

田 思 無 邪 滙 寶。

傅慶活・王秋佳 主編

[姑妄言] (3)

／清・三韓翳主編 編

思無邪滙寶 參拾捌 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姑妄言]^(三)

／清・三韓舊去晶 編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合作出版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明清豔情小說叢書

《思無邪滙寶》

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為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真面目，也難於作為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為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為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滲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為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為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為《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為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為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為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清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挿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為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為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為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為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為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為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為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為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為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為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說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為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 and 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為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為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敘寫性愛或以敘寫性愛為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敘寫男歡女愛為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為《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為《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為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為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叢書總序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為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匯為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鴻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思無邪滙寶》

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 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 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標示。

(2) 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標出。

(3) 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標出。

(4) 原書文字湮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5) 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插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編輯凡例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入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目錄

思無邪滙寶

(考)(訂)(例)

冊

目錄

《思無邪滙寶》總序

編輯凡例

目錄

姑妄言(一)

思無邪滙寶(叁)(拾捌)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姑妄言」(三)

清・三韓曹去晶 編

姑妄言第六卷

鈍翁曰。嗚呼。男風一道。雖所由來者久矣。然未有盛於今日者也。此輩幾幾半天下。不但恬不知恥。猶欣欣以爲榮焉。得人人皆有聶變豹之孽。且使此輩聞而畏避。庶可洗盡此頹風。

釵（鉸）羸陽家世並梨園子弟。履歷許多趣話。令人噴飯。

突然撰出個閔氏來。不但羸陽感激。看書的人亦感激。此何故。無閔氏則羸陽不得生。羸陽不得生。則無陰氏並皎皎。無陰氏並皎皎。那得這兩回熱鬧書看。

一部書偷漢之婦人不少。並無一相重者。即此一回內。陰氏之偷漢。是衆學生誘他。乃略知竅。男子誘一不知竅之幼女。是一種行事。金鑽之偷陰氏。是兩人同誘。兩個都是老手。又是一種行事。皎皎之偷漢。是他先誘龍家小廝。兩個都是知情而不知味的。又一種行事。至於了緣之

姑妄言

第六卷

六四〇

思無邪淫

偷皎皎。則是強盜之行事矣。

嬴氏如不遇了緣。焉知久之不爲良婦。被這賊禿一偷。以至辱身出醜。若非鄔合以天闔自責之夫。使嬴氏不知至於何地也。僧人中如了緣者。正復不少。緇流一途。原是盜賊藏垢納污之所。奈愚人往往爲其惑。有守土之責者。不可不嚴察此類。有佞佛之流。見余此評。必合掌曰。枉口白舌。何苦謗僧。孰不知余非謗之。正是爲大雄氏做功臣耳。

龍家小廝酒後一篇不忿的話。直欲逼走嬴陽耳。不然。住到何日是了。嬴陽不去。聶變豹之仇何日得報。皎皎與龍颺之情緣何日得絕。今日嬴陽之走。異日死龍陽之地耳。許多線索。不留心看不出也。

阮大鍼之請鐵按院。乃嬴陽報仇之節目。鐵按院反覆盤問。足見細心。安得爲官者肯個個如此。則無冤民矣。

寫游混公又爲龍家小廝之師一段。總是寫他到極不堪處。且又使之

一現。不致冷落也。

鄔合羸氏二人成親後。一個無用的天闌。一個貪淫的女子。恰恰合在一處。何（如）何下筆。此段寫得情景逼真。設身處地一想。不過如此而已。

羸陽何等人物。暴發二千餘金。眼眶更大。就要做財主身分。嗟夫。錢之能大人也若此。

古語謂構訟云。無賴不成詞。閱此。誠哉言也。羸陽在按院前供聶變豹之罪。固係實事。而自護之語亦不少。因說得近情。故能聳人之聽耳。王酒鬼一個挑水的老兒。泛泛然看去。是個極無關係沒要緊的人。後來洩露幾（機）關。反是個極要緊的節目。此等處令人如何捉摸。

姑妄言卷之六

第六回 贏氏貪淫爲淫果始改淫心 賊禿性惡作惡深終罹惡報

附 閔氏垂慈 代巡聽訟

話說這贏陽係蘇州府昆山縣人氏。他家世代單傳。從無兄弟姐妹。

偶

笑談。家世代單傳。人謂彼云。一個兒子是個險子。其人問道。你有幾位令郎。答云。只有一個小女。此人笑道。我的個兒子還強如你的兩個姪。

積祖以學戲爲生。他父

親是個花面。人都順口叫他做贏丑子。娶妻養氏。

以他養兒子使妙。若陰癭之癭便不妙了。

只生得

贏陽一個。贏陽六七歲時。生得甚是美麗。柔媚如女子一般。他父親視

爲奇貨。以爲此子將來不但能克紹祖業。還必振興家門。遂將他送入

一小班中。做了一個正旦。你道這樣好兒子。不送去念書。反送去學戲。

是何緣故。但他這崑山地方。十戶之中。有四五家學戲。以此爲永業。恬

不爲恥。就是不學戲的人家。無論男女大小。沒有一個不會哼幾句。即

姑妄言

第六回

六四三

思無邪匱寶

姑妄言

第六回

六四四

思無邪滙覽

如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是一個道理。故此天下皆稱爲崑腔。

因崑山係蘇州所轄。又稱爲蘇腔。但這些唱戲的人家他並無恆產。

生衣飯皆從此出。只可餬得眼前。安能積得私蓄。所以兒子不得不接

習此藝。只三五年間便可出來唱戲餬口。他這戲子中生得面目可憎

者。只得去學花面。不但怨天恨地。還怨祖墳風水不好。又怨妻子陰戶

不爭氣。

這笑(怨)怨得可笑。陰戶冤哉。

不得個標致子孫爲掙錢之本。將來何以存濟。若

稍有面目可觀者。無不兼做龍陽。他那青年之時。以錢大之一竅。未嘗

不掙許多錢來。但這種人又喜賭又好樂。以爲這銀錢只用彎彎腰蹶

蹶股就可源源而來。何足爲惜。任意花費。及至到有了幾歲年紀。那無

情的鬚鬚。他也不顧人的死活。一日一日只管鑽了出來。

笑

雖然時刻

擷拔。無奈那臉上多了幾個皺紋。未免比少年減了許多丰韻。那善於

修飾的。用松子白果宮粉搗爛如泥。常常敷在面上。不但遮了許多缺

陷。而且噴香光亮。還可以聊充下陳。無奈糞門前後長出許多毛來。如西遊記上稀柿衝內又添上了一座荆棘嶺。擗不得。刺不得。燒不得。把一個養家的金穴如柵欄一般擋住。真叫人哭不得。笑不得。令人笑殺却無可奈何了。真是。

一團茅草亂蓬蓬

從此倩郎以陌路。

要知這就是他腎運滿足。

腎運二字新大約即係花星更夕耳。

天限他做不得此事的時候了。

到了此時。兩手招郎。郎皆不顧。雖在十字街頭把腰彎折。屁股蹶得比

頭還高。人皆掩鼻而過之。求其垂青而不能。要想文見面萬不能

夠了。

龍岡君看到此。定被掩鼻而位。

到了唱戲。伸着脖子板筋疊暴着掙命似的。或一夜或

一日。弄不得幾分錢子。還不足餬口。及悔少年浪費之時。已無及矣。纔想到這件掙錢的傢伙。比不得種地的農夫。今歲不收。還望來歲。只好像行醫的話。上下改三個字便是的評。說的是。

姑妄言

第六回

六四六

思無邪滙覽

趁我十年嫩。

有股早來春。

這贏丑子生得一臉黑麻子。又鬼頭鬼腦。宛然天生得一個醜態。故學了丑。少年時。他見同班中朋友俱有人愛。都會掙錢。獨到了他。人皆介不與。他睜着兩個眼睛。看得好不動火。人人都穿得齊齊整整。獨他只一件舊布直裰。有人問道。別人都體面。爲何你獨如此。他也無別話可對。但慘然指着面上道。你看我的臉哪。他人無不大笑。他間或做個媚態去撩人。這也是無聊之極思。人皆不顧而唾。掃興。時常對鏡自嗟自嘆。自怨自艾。到那無聊之極的時候。自己摸着糞門。嘆道。我比他們雖不能掙錢。他們放的都是散屁。散屁二字甚奇。要像我這個囫圇屁眼也。萬萬不能夠了。今見兒子如此標致。以爲是祖宗積德所致。方有此跨竈之子。又常撫摸養氏的牝戶。贊道。不意此癩蚌內產生此一個美珠。這贏陽又甚聰明。生來該吃這種茶飯。教的戲就會。腔口吞吐也好。身段□模更覺窈窕。裝

扮起來。宛然一個嬌媚女子。學了三年就可上場去唱。無一人不喝采。無一人〔不〕羨慕。因他年紀太小。故尙有待。到了十二三歲。就有個

大老官愛上了他。對贏丑子說要賞鑒他兒子的嫩臀。他豈不樂從。那

大老官送了他一大塊銀子。又替贏陽做了兩套時款紬絹衣服。替他

把聰明孔開闢出來。此後果然技藝益發精妙。見者無不消魂。一二年

間。他也正正經經掙了一注大錢。因他年幼。尙不知浪費。得來的銀錢

皆交與父母。那贏丑子夫婦喜得屁滾尿流。把兒子的糞門視同聚寶

盆一般。異想處甚然。非異也。郎通糞門中更有一座錢山。偶然一日。贏丑子忽然放了一個大響屁。清

越異常。心有所觸。不覺慘然長嘆。養氏笑道。放了一個屁。爲何做出恁

個樣子。你捨不得這一響麼。贏丑子道。我因此屁想起兒子來。他雖掙

了幾個錢。今生要像我放這樣個響屁。斷乎不能的了。不覺傷心耳。近日

放屁不響者甚多。不知他父親向傷心否。那贏陽後來就漸漸不似先。俗云。近珠〔朱〕者赤。近墨者

姑妄言

第六回

六四

思無邪淫

黑。被這同班中朋友一陣引誘。嫖賭嚼搖四個子。并施行。銀錢雖有。東手接來西手去。一文也到不得家。那贏丑子原有個弱症。近來舉發。唱不得戲。一家衣食皆倚仗賢郎。可還敢管他。敢怒而不敢言。抑鬱在心。病漸加重。就嗚呼哀哉了。贏陽雖是個戲子。他各班中相識者多。都來上紙弔孝。他要圖體面。無不從豐。上曰詩禮之家。於親喪無不從儉者。視贏陽猶不若也。及至喪事畢後。

他向來所掙家私也就去了多半。那時城中有個財主。姓聶名變豹。生性淫惡。他有個妹子嫁在京中。一個皇親家爲寵妾。他倚勢行凶。把持官府。無惡不作。納了一個監生名色。同這知縣衙官分庭抗禮。眼空一世的樣子。人人側目。雖有一個理刑要拿他。但這蘇州欽差來的織造。並駐防太監出京時。那皇親諄諄之囑托護庇他。那時太監的威勢。雖撫按也不敢得罪他。何況以次官員。他因有此靠山。所以更橫行無忌。殺人性命如草菅。占人妻女如囊寄。鄉人皆惡之。就把他的名字同音

而改。都稱他爲孽便報。他家房產深邃。姬妾衆多。既貪女色。又慕男風。女子中雖被他奸淫無數。而男子總未試新。這是甚麼緣故。這樣作孽之人。就生了個作孽之具。他的陽物雖只有六七寸長。竟有鍾口粗細。也還不足爲異。那個龜頭竟如驢腎一般。弄入陰中。一發了興。開了花。就如同一個喇叭。婦人的陰戶門小而內寬。入去還易。拔出時如小碟子一般。這一撐還禁不得。年小些的婦女乍經了他。還弄得七死八活。那龔門中不能容得此物。他在家中同妾婢們弄時還有些須憐惜。若高興去嫖。任意衝突。不管死活。娼妓們多受他的淫毒。因此背地都叫他驢驢子。有此大名在外。這些龍陽雖然愛錢。誰肯做這賈胡剖腹藏珠的事。拿性命來換錢使。古語說得好。

留得五湖明月在。

不愁無處下金鈎。

若果然有個好臉。再有一個嫩股。何往而非銀錢。豈肯來輕試他這個

姑妄言

第六回

六五〇

思無邪滙覽

孽具。況這件事如賣房地文契結尾兩句一般的。此係兩相情願。並無逼勒等情。那小官不願領教他這件奇物。他也沒法。他屢屢看上了。羸陽托人多番作合。又以重利誘之。羸陽再不敢輕諾。這聶變豹恨入骨髓。想道。定設一計使他入我牢籠。一文不得。白白的痛弄一番。更置之於死地。纔出得這口惡氣。一日。他想了個主意。向着他一個愛妾閔氏商議此事。閔氏勸他道。老爺請想。你這件東西。我們婦人家跟久了。你還難禁受。何況姣童。人的性命不是兒戲的。他之不肯。大約也是知道大名在外。不敢應承。也是人情。必然有罪。何至於死。據我想來。前後滋味大概相同。何不棄彼而取此罷。聶變豹大怒道。我這樣的家私。如此的聲勢。況又有此奇具。若不一嘗這美男子的妙臀。是我負天所付了。你既如此護着他。把你的後庭我試試。我就不要他了。閔氏怎肯從井救人。嚇得閉口無言。半晌道。老爺息怒。我們遵着行就是了。聶變豹又

叫了他一個心愛的標致丫頭名喚垂絲來。吩咐道。你與姨娘兩個人明日替我如此如此行事。要洩露了。我也不處治你們。只將屁股每人弄一下。至於死活。那就憑你們的造化。那閔氏同垂絲你我相顧。面容失色。唯唯領命。到了次日。聶變豹傳了贏陽這班子弟來家中唱戲。到半本落臺時。已有二鼓。合班人吃飯了。一個個都出去淨手。贏陽落後出來。尿完了。剛要轉身。後邊有人將他衣襟拽住。忙回頭一看。月下見得分明是個俊俏女子。却是丫鬟裝束。贏陽疑心。問道。你做甚麼。那女子近前低聲道。你姓甚麼。答道。我姓贏。那女子喜孜孜攜着手道。到那黑影處。有話對你說。這裡怕人撞見。贏陽此時魂都不知往那裡去了。同他到了黑處。那女子反將他摟過來。親了個嘴。附在耳上道。剛纔我家姨娘在簾內看戲。見了你。着實心愛。想要同你會會。有許多好處到你。叫我來問你。明日可有戲。贏陽道。明日沒有。女子道。你今夜戲散了。

姑妄言

第六回

六五

思無邪滙覽

合班同行。大約脫身不得。明日到日落時候。你到我家花園後門外等着。我出來接你。那是沒人的地方。只管放心。又道。恐你疑惑。這是姨娘送你的表記。你可收了。遞到他手中。又一把將羸陽攬得緊緊的。道。親。你怎這等愛人。我姨娘生得玉美人一般。我總成了你。你不要忘了我。羸陽還是個十五歲的小孩子。知道甚麼利害。少年心性。以爲奇遇。喜得話都說不出來。只點頭道。我定來。我定來。你務必出來接我。不可誤了。那女子道。不用多說。看有人來。抽身去了。

先見此婦名華綠。以爲隨手調一名字耳。至此方知有雙關一音。妙。

者。海棠也。故用之爲婦名。一者謂以此婦爲香餌垂釣綠輪之上。以釣羸陽。上釣且書中此類甚多。不能盡爲指出。惟觀者留意焉。

羸陽不便打開。將那包兒裝

入鈔袋中。又來唱戲。散了回家。已將五鼓。到了家中。取出包兒。燈下打開一看。一隻大紅緞子睡鞋。滿幫白梅花。豆綠拽拔。白綾底兒。尖上釘着黃豆大的珍珠。長僅三寸。裡面一個紅紙包兒。打開是一個噴鼻馨香的香囊。上繡着交頸鴛鴦。還有一根金並頭蓮。一根金雙頭如意簪。

四個連環戒指。十個滾圓雪白珍珠。羸陽喜得心窩亂癢。將那鞋親了幾個嘴。叫了幾聲心肝。仍包好放在鈔袋內。脫衣上床。把那鈔袋摟在懷中而睡。朦朧之際。到了聶家與那女子相會之處。那女子一見喜笑道。好信實人兒。我等了好一會了。上前拉着手道。我們進去。羸陽猛省。站生脚道。倘遇見你家老爺怎麼處。此。頗有等。羸陽雖係無知。孩子却是個聰明少年。遇許多事。心領手應。有見。想。大見。情。未。嘗。不。省。得。

特爲迷魂陣。因住耳。

那女子道。我家姨娘們多。每夜輪着陪老爺的。各人各屋不妨

事。難道你怕。我們是不怕的麼。

有此一轉。更自放。即他人亦必應其術中。何況羸陽。

因接着笑道。小冤家。

你這樣多心膽小。羸陽此時精魂俱失。雖刀鋸在前也不顧了。仗膽同他進來。到了一間齊整屋內。燈下一個美貌婦人。笑吟吟上前拉住道。小冤家。想殺我了。拿臉兒偎倚着。羸陽見這光景。興不可遏。不暇開言。攜手上床。脫衣解帶。見那婦女柔軟如綿。淫樂了一度。還想要敘敘情意。只見那女子揭開帳子。道。天大亮了。快走罷。羸陽見日光果然射入。

姑妄言

第六回

六五四

思無邪滙覽

忙穿衣同他往外飛跑。不防被門檻一絆。幾乎跌倒。一驚醒來。原是

個大夢。鈔袋還抱在懷中。淫精已溢於被褥。看窗上時。已日上三竿。定

神自思。夢境宛然。暗喜道。今晚必定成就佳期。這夢兆大祥可喜。

真是驚人說夢

誰知此夢不應在婦人之前面。而應在自己之後面。好說夢者謂之又圓夢。如夢哭尋笑。夢笑尋哭之類。亦是此意。

他那包兒不敢與娘知道。仍帶在

身邊。慢慢起來梳洗。吃罷飯。步到聶家後園門口一看。果是一條死巷。

無人來往。一塊空地。更自放心。

精細。

又走了轉來。坐了一會。又去。天色尚

早。只得又回。眼巴巴再不見晚。急得來回只是走。看看日色銜山。心中

大喜。到了園門時。已東方月出。正在遲疑。猛聽得園門呀的一聲。羸陽

心下一驚。

寫少年心感。戀性情景逼真。

仔細看時。正是那女子。心纔放下。那女子道。趁沒

人。快進去罷。羸陽隨了進來。丫頭關上了門。兩人攜手進入園中。互相

樓抱。親嘴。咂舌。調笑了。

會。

以前則羸陽對所定之計。此處之親愛。定是垂絲自添者。

纔又同行。轉彎抹角。走

了好一會。

照前房屋深遠句。

到了一間房內。尚未點燈。月光照着。甚是富麗。以爲

應夢。心下私喜。那女子低聲道。你等一等。我去看看。若老爺睡了。我接了姨娘回來。佯徇去了。羸陽等了多時。尚不見來。心中也有些懊悔疑慮。怕有人來看見。要想出去。既不認得路。又恐遇着人。又轉念道。昨夜夢兆好。料不妨事。

處處拿定好夢一字。後來確傳好夢。活是癡心少年自哄自語。

大約是那裡脫身不得。況且這

女子有這樣情意到我。決無他故。王凝眸注目的盼望。忽見兩個大亮燈籠。一陣人走來。羸陽舉目看時。正是聶變豹。那魂錚的一聲。已不知何往。嚇得跌倒在地。聶變豹進門一見。大喝道。有賊。快拿住。不要放走了。兩三個家人上前拾起跪下。

拾起。妙。是嚇癡了的樣子。

聶變豹看了。一看。問家人道。

這不是羸日麼。家人道。正是他。聶變豹坐下。大怒道。好大膽的奴才。你晝夜直入我內室。非奸即盜。小廝們。剝了這廝上下衣服。緊緊的綁起來。明早送到縣裡處死這奴才。家人上前正剝了衣服。褪了褲子。聶變豹道。他那帶子上是甚麼。家人道。是一個鈔袋。聶變豹道。拿來我看。家

姑妄言

第六回

八五六

思無邪滙覽

人遞上。他一打開。假意吃驚道。我當是他纔進來。原來把鞋同首飾都偷到手了。明明是盜。又想借此鞋囑奸。好惡人。明日到衙門夾打着。追他的餘黨。羸陽被網得如一個粽子相似。精光着睡在地板上。疼痛難忍。流淚哀告道。老爺天恩。我怎敢私自人來。是老爺府中一個女子昨夜約小的來的。這東西也是他給我的。並非敢偷。的少年無知之語。此話可是做得辯辭的。聶變豹道。這女子姓什麼。如今在那裡。羸陽又告道。小的不知他的姓。是他帶我到這裡。他就去了。聶變豹更怒道。這奴才胡說。你連人的姓都不知道。就敢跟他進來。計差毒而既來做賊。又誣賴我家的人。污蔑我家。益發可恨。就算真有其事。明是奸了。罪更重些。小廝們。出去把衆丫頭都叫來與他認認。若是沒有。也叫他死而無怨。衆人答應一聲去了。少刻。有數個丫頭各拿着一個燭臺。都點着明晃大燭進來。房中照得雪亮。聶變豹道。他說是你們那一個帶進來的。可到他面前叫他認。衆丫頭上

前齊道。你認真了。自作孽自當。不要混賴無辜。羸陽一個個看了總不是。他也還有些良心。不肯冤人。哭說道。都不是。是一個瓜子臉。雪白的面龐兒。穿着青衫白裙。腰裡繫着一條紅汗巾。聶變豹道。這奴才信口胡說。我家並沒有這個人。正說着。只見一個美婦走進來。在傍邊椅上坐下。聶變豹向他道。這就是羸旦。我纔回來就到你屋裡。看見他正在此做賊。叫小廝們拿住綁了。還只當不曾偷得東西。誰知把首飾並一隻鞋都偷了藏在身邊。反誣賴我家有個女子誘他來的。你說可惡不可惡。明早送官夾打死了。方除我恨。那美妾道。老爺不消動怒。丫頭們取酒替老爺消氣。丫頭答應。去不多時。捧了酒看來擺下。擡過桌子。斟上酒。美妾在傍陪飲。那羸陽又是疼。又是怕。哼一會。哭一會。說道。你哄了我進來。這會兒你不知躲在那裡去了。叫我受罪。又叫一會冤枉。聶變豹怒道。這奴才還敢胡說叫冤枉。丫頭們打嘴。那些丫頭看見這樣

姑妄言

第六回

六五八

思無邪滙寶

粉團般一個標致男子。光光的綁在地下。好不心中又憐又愛。誰還認（忍）來打他。因主人吩咐。不敢不遵。一個大丫頭走近前。背着身子。手拍手響了兩下。妙極。寫上嬌愛。低聲道。不要噴聲了。何苦捱打。羸陽到此時以死

自聽。見那丫頭說。也不叫了。只得閉着眼哼。那美妾心中老大不忍。斟了一杯酒。站起敬與聶變豹道。我乞老爺一個恩。聶變豹道。甚麼事。那妾道。這小子罪雖該死。不過是明日到官。自有官法處治。此時饒了他。綁拴在這裡。料他也飛不出去。聶變豹還不肯。那妾再三哀求。纔依了。那妾叫丫頭放了他。丫頭忙都上前。七手八腳替他解了。羸陽渾身細麻了。這一放。更疼得動不得。睡在地下哼。那妾見他嫩白皮膚細得道紅。道紫。更覺慘然。又道。拿他件衣服與他遮着身子。一個丫頭忙拿衣服替他蓋上。只見又走進一個丫頭。到聶變豹面前道。奶奶叫來請老爺。有要緊話說。聶變豹躊躇道。這早晚有甚麼話說。你去說。有話

姑妄言

第六回

六五九

思無邪匳寶

明日說罷。那妾慇懃道。奶奶既來請。必定有要緊的話。老爺去去再來。何妨。那聶變豹站起道。也罷。我走走就來。兩個丫頭忙點燈籠照着去了。且說這聶（變）豹。他雖惡甚。他的個正妻單氏甚是賢慧慈仁。他待這些妾婢不但不醋。且個個加恩。聶變豹甚是敬他。他每每但知丈夫做人那惡事。亦更苦口相勸。聶變豹雖不能全聽。十分中也還聽他一二。那垂絲去哄羸陽。因奉主人之命。不敢不遵。大非本願。他哄羸陽到了閔氏房中去。回復了聶變豹。見他去了。忙來向閔氏道。羸陽已哄到姨娘屋裡。老爺去了。不知他死活何如。姨娘快去解勸解勸。救他的命要緊。不然這個罪是姨娘同我造的。閔氏道。我先去。但恐我的面皮小。救不下來。你可悄悄去稟上奶奶。求奶奶力量。或者還有幾分指望。閔氏來後。垂絲忙到單氏房中。將主人叫哄誘羸旦的話詳細稟上。求奶奶力勸。救他的性命。又道。奶奶只說聽見傳說。千萬不要說是我來

姑妄言

第六回

六六〇

思無邪滙覽

稟奶奶的。恐怕老爺嗔怪。那單氏聽了。嘆了兩聲。念了幾聲佛。忙叫丫頭去請翬變豹。他一去後。那妾立起。走來羸陽面前蹲下。用手撫摩他的身上。道。我看你也是個伶俐人。怎麼大膽到這裡來。羸陽先見他求情放了綁。此時又如許見憐。感激不盡。哭訴道。實是有個女子約我進來的。奶奶救救我的命罷。那妾道。人約你進來的話並無見證。就到了官。這句沒指實的話也不信。況你人賊現獲。一陣夾打再不能免。總是你自己的錯。怨不得人。我同這些丫頭那一個不可憐你。有此一位。使翬變豹之惡。愈著。你看老爺那性子。可是勸得的。叫我如何救你。羸陽道。奶奶的恩典。我死了也是感激的。我死。怨命也罷了。但只一個寡婦娘。又沒有兄弟姊妹。可惜白養我一場。就嗚嗚的哭起來。那妾也滴了兩點淚。附在他耳上道。只有一件可以救你。你可依得。羸陽聽得救他。就住了哭聲。道。奶奶肯救我。就是我重生父母了。有甚麼不依的。那妾道。我家老爺酷愛小

姑妄言

第六回

思無邪

官。你捨着同他睡。救了命罷。羸陽癡了一癡。也悄說道。外人傳說老爺的東西連婦人還禁不得。我們如何承受。那妾悄悄又道。你依了罷。大約受些狠苦。也還未必就傷命。因爲他愛你。你屢屢不肯。纔下這毒計。你再也不依。他不但強弄了。還白白送了性命。送官是假。此時他要害你。性命值甚麼。你難道還不知他平常的狠毒麼。羸陽方恍然大悟。儘着叩頭道。奶奶你是我救命的恩人。我要不死。後來報你的恩罷。嘆了一口氣道。罷了。料道跳不出去。捨着身子。性命交與他罷。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大矣哉。羸陽此數語。今日才死於羸變豹之手。異日羸變豹必死於他矣。那妾道。既如此說。等他來。我救你說了。仍回位坐下。只見羸變豹來了。那妾道。我有一句話。老爺肯聽麼。羸變豹道。甚麼話。那妾道。這小子雖來做賊。賊物既不曾拿去。又不曾有奸淫的事。恕他年少無知。他纔突（哭）訴家中只有一個寡母。並無親人。他也還生得好。叫他拿身子替老爺陪罪。也可出得氣了。不必再深究了。我纔問他。

姑妄言

第六回

六六

思無邪滙寶

他也情願。鼯變豹道。既你說情。我依了你。因向羸陽道。我看他面上。饒你一條狗命。你須順順的。若拗手拗腳。我却不算。叫丫頭們擡過一條春凳。鋪上褥子。地板鋪了紅氈。叫他扶起。爬在春凳上。站在氈上。羸陽此時身不由主。憑他們擺佈停當了。鼯變豹渾身脫光。笑對那妾同衆丫頭道。你們都不許去。在這裡看我老爺試新。他走近前。摸着羸陽的屁股道。你不許動。羸陽知道有個性命相關的局面。也不看他的大小。低頭閉目。伏在凳上。那鼯變豹吐了一口唾沫。抹在糞門上。又自己擦些。垂着首。捏着陽物。對準糞門就頂。那裡進得去。還不曾進得些。須羸陽已覺火燒火辣。那鼯變豹不得其門而入。發起性來。憑身用力往裡一擡。擡進去了一個龜頭。只聽得羸陽大叫一聲。哎呀。我死。就不做聲。下。那鼯變豹那管他死活。幾送到根。任意抽送起來。半晌。只見羸陽

應得
好夢。

透過一口氣來。渾身亂顫。聲氣也顫。驚疏的哭道。不得活了。不得活了。

女色男風雖是一件樂事。然必須兩情相洽方有趣味。而自強好婦女及此。聶變豹所爲有可笑處。予不知此輩是何肺腑。

那妾同丫頭們看得毛髮都豎

起來。替他害疼。又不敢上前來勸。那聶變豹笑嘻嘻只是搗。一面說道。

你只當在衙門裡捱夾捱打。那難道是不疼的麼。他本有半夜的本事。

喜得是初試此竅。只要了半個更次就完了。他把陽物拔出大半截來。

猛然一攢到根。忽一下拔出那個大喇叭頭子。將他臟頭帶出有五六

寸來。鮮血長淌。那羸陽先已被他搗得一陣陣發昏。眼中金蒼蠅亂冒。

被這一下。疼得迷了過去。跌倒在氈上。聲氣全無。聶變豹哈哈大笑。

個丫頭忙將一塊細帕。替他把陽物拭淨。他就精赤條條坐在椅上。說

道。這沒福的奴才。當日要好好的依從我。何等不妙。今日一半的也被

我弄了。那妾心甚不忍。也顧不得聶變豹在面前。忙上前抱住他的頭。

叫道。快取開水來。丫頭們忙忙碌碌倒了一甌水來。灌了好一會。纔聽

得他哼了幾聲。微微醒轉。聶（聶）變豹道。不要管他死活。叫小廝們拉

姑妄言

第六回

六六四

思無邪滙覽

出去。撻在空處去罷。那妾道。這小子罪不至於死地。況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老爺請安歇去。我同衆丫頭們慢慢救他。明日天不亮叫人送他回去。也是老爺的一點陰騭。聶變豹呵呵笑道。憑你憑你。披上衣服。也不穿褲子。

此時只披衣不穿褲。是變極。異日被訪拿時。衙役只許披衣不容穿褲。是悲生。兩片扇相奇。蓋蓋點一對。

一隻手摟着個丫頭。

兩個丫頭提着燈籠。纔要走。那妾又道。老爺且請住着。這小子夠他受的了。那包東西只把鞋留下。那些首飾賞了他罷。聶變豹恨了一聲道。便宜這奴才。說罷去了。

此一段雖是寫閔氏怒。然時是愛妾。方敢乃爾。不然豈不懼聶變豹疑已。

兩句俗語說得好。

常將冷眼觀螃蟹。

看你橫行到幾時。

聶變豹初意要置贏陽於死地以雪恨。今竟寬放了他。一來是看閔氏之面。二來實虧單氏請他去時。苦口力勸數番。故只淫毒一場。了其宿願。便寬怒了。再說贏陽此時心中也明白了些。見這美妾如此憐惜他。心中想道。我是那裡造化。遇見這位恩人。不然這性命完了。那妾見聶

姑妄言

第六回

六六五

思無邪匳寶

變豹已去。叫丫頭將羸陽扶到凳上睡下。叫拿個枕頭與他枕着。拿燈照他的肛門。裂做數瓣。大腸拖着。一面叫拿塊舊紬帕把血拭了。叫丫頭們替他往裡揉。又親撫摩他身上繩痕。又叫拿了杯熱酒來叫他吃。羸陽喫不下。那妾道。你勉強吃些熱酒活血。羸陽却不過他的情。強呷了一口。又閉下眼。迷迷的不做聲。那妾叫拿床被來替他蓋上。約到三鼓時分。羸陽已大明白了。只是肛門疼得受不得。身子痛得動不得。舉目看見兩三個丫頭。東倒西歪的睡着了。只那美人還坐在傍邊替他抹身上。他掉淚道。蒙奶奶救命之恩。我殺身難報了。那美人將口附在他耳上道。我與你同病相憐。我家姓閔。也是好人家女兒。已許過人家。不知甚麼人說我生得標致。他叫人到我家。說要娶我做妾。我父母不肯。他竟差許多家人搶了我來。也似你一般將我淫毒。我是個少女兒。幾乎喪命。後來聽得我夫家同我父親告狀。他假捏我父親賣女

姑妄言

第六回

六六六

思無邪淫

文書反說我父親同夫家串通。夥騙官處。俱受重責。我今日在他家雖算第一個寵愛的。但我恨毒在心。因是女子。不能報仇。他愛你久了。幾次叫人去說。你不肯依。他恨極了。故下此毒計。前同我商議。我再三勸他不可。他大怒說。若不依他。就要拿我替你。你想這可行得。我還疑你乖覺。未必就上他的美人計。誰知你竟投在他羅網中。今逃出命來。就算造化了。又道。他家這些惡奴才。沒有一個不是幫主人作惡的。我明早叫他們送你到家。你把這個包兒還帶去變賣了將息。因拔下一根金耳挖。插在他頭上。道。家中人若送你到了家。不曾拿你的東西去。你到家時。拿這耳挖來回覆我。若不曾送你到家。或拿了你的東西去。切不可與了來。我好追究。

真所謂救人救徹者。有智婦人勝於無能男子。

贏陽感恩無地。只叫恩人。閔氏

起身。開了櫃子。在一個皮匣內。拿出有十多兩一封銀子過來。說道。我雖得寵。不管銀錢。頭面雖有。都有數目。給不得你。這幾兩銀子你帶去。

盤纏。又拿着那隻鞋道。這就是我的鞋。他前要了去哄你的。我今贈你。
先向喜慶行說留下者。欲免其疑。今竟贈與真。陽者。欲記其恨。此轉真一下。固有心人也。 贏陽道。我怎敢要。閔氏道。我贈你。不是私

情。有個緣故。你切記着。一來你今日之事。因此鞋而起。見此鞋就想今日。再不可如此孟浪了。二者你這一去。不要癡心想要告他。我對你說的。千萬緊密。一露風聲。他知道了。你我都是死數。你做戲的人見大官府處多。看有風勸官府。將你我二人的毒害呈上。千萬救拔出我去。一片

施恩熱腸。只重在此句。

恐你日久忘却。故贈此鞋。要你覩物思人之意。也不枉我救

你一場。這樣惡人自有天報。但恐一旦玉石俱焚。連我也不能免了。說着。不覺悲慟流淚。贏陽只在枕上叩頭道。奶奶天恩。我若敢忘了。死於千萬刃之下。正是。
因贏陽年少。不知計策。拆橋蓋房。那曉！流之過。冰色成心。不知利害。

唯有感恩並積恨。

萬年千載不生塵。

閔氏聽聽外面已五鼓盡了。說道。你去罷。恐他醒來又有他變。遂叫醒

姑妄言

第六回

六六八

思無邪滙覽

丫頭扶他起來。替他穿衣着褲。那羸陽彎着腰。直不起來。站不住。閔氏叫丫頭指名。叫了兩個老成些的家人進來。吩咐道。老爺吩咐。叫你兩個攙扶羸日。送他到家。要一個憑據。來回我話。那羸陽見有人。不敢多說。跪下去。要叩頭。方要跪。一交跌倒。閔氏道。不消。不消。叫家人快扶起他去。那兩個人上前扶了出來。因係得寵的姨娘吩咐。不敢怠慢。問了住處。送到他門口。天已大明。二人道。送你到家了。有甚麼並（憑）據與我們拿去。羸陽拔下耳挖。遞與道。有勞二位大爺遠來。回去時替我叩謝奶奶罷。二人接過去了。羸陽敲門。他母親出來開了。一見兒子爬在地下。面如青紙。嚇了一跳。儘力扶起。跌跌撞撞。攙了進來。放他床上睡下。羸陽一把抱着娘痛哭道。我同娘娘見面時再世了。若非恩人救我。也不能生回了。養氏也哭着問他緣故。他把始末原由細細說知。又在身邊取出銀子。同那個包兒交與娘看。養氏忙把他褲子褪下。見他通

紅的腸頭拖着。肛門裂腫。好不難看。

不看東西。只看他屁股。是娘愛子之心。有先安輕重也。

心疼得要死。

面哭一面咒。又一面感念閔氏。忙去弄了湯水來與他吃。又煩人請了外科來看。用藥調敷。足足有一個多月纔下得床。那臟頭只上去了寸餘。還有三四寸來長不得上去。醫生說。若是趁熱當時整治。還收得進去。因是冷了治不得了。遂成了一個殘疾。辛苦勞碌。便淌血水。腰就疼得彎着。戲也不能常唱。只好偶一爲之。至於後庭主顧。不但新孤老不能相與。連那些舊相知看見糞門如此。但道可惜而已。掩鼻而避。

盆雖然壞了。他腎運却也退了。

且按不下題。再說羸陽住的這一條街上。有一家姓陰的。門

寶聚

前開着個小雜貨鋪。夫妻二人只得一個女兒。三口過日。這女兒到了十二歲。因他長得高。像個十五六歲的身軀。就留了頭。嬌模嬌樣。甚是聰明。他隔壁一家姓關。是個住閒的小鄉宦。有兩個兒子。一個十五。一個十一。請了個先生在家教書。這鄉宦因家寒不能獨舉。遂將左右鄰

姑妄言

第六回

六七〇

思無邪滙寶

舍有子弟要念書的約了同出束脩。他家收拾了三間書館。拿家中舊隔（榻）扇。榻扇二字須記着。隔了一間做先生臥室。共總有七個學生。四個大的。

三個小的。大的都不過十五六歲。小的也有九歲十歲。這陰老兒忽然高興。向婆子道。我家女兒生得甚好。又伶俐。何不送他隔壁關老爺學中去念書。識得幾個字。就是個全人了。你道好麼。那婆子倒知事。說道。一群男學生。把女兒送去。恐怕不便。陰老兒道。我難道不知道。女兒纔十二歲。怕甚麼。若是十四五歲。我自然不肯了。何待你說。那婆子也就不阻他。這關鄉宦時常到門口走走。間或也到他鋪中來閒談。恰好這日走來。陰老兒連忙讓坐。篩茶送上。說了些閒話。因說道。一句話正要請問老爺呢。鄉宦道。有甚麼話只管請說。陰老兒道。我有個小女。生得也還伶俐。今年十二歲。我的意思托老爺的福。想送到府上學館中。多少學兩個字兒。先生的束脩不過是意思而已。老爺說可行得麼。關鄉

姑妄言

第六回

六七

思無邪匳寶

宦道。這是極好的事。有甚麼行不得。添一個女孩子。先生能費多少心。束脩任你。我去說。再沒有不依的。因見黃曆掛在壁上。取下來翻開看。道。好。明日就是入學的日子。你趕得及麼。陰老兒道。沒有甚麼不及的。只用買本女兒經。紙墨筆硯。是小鋪中有的。明日便好了。那關鄉宦坐了一會去了。晌午時。關家一個小廝來說道。我家老爺對先生說了。叫我來說。你家姑娘只管請去。陰老兒笑道。煩你去多謝老爺。那小廝去了。陰老兒忙去買了一本女兒經。封了一錢銀做贄見茶。拿出紙墨筆硯。叫婆子拿個拜匣盛了。就把桌椅先送了過去。次早。把女兒收拾停當。親送到關家來。拜了先生。與衆學生都相見了。又煩館童帶上去見關〔鄉〕宦夫婦。那關奶奶倒愛這孩子。與了幾枝絨花。一條湖縐汗巾。然後出來念書。衆學生見這女子妖妖嬈嬈。雪白的嫩臉。鮮紅的嘴唇。黑髮披肩。好生消（俏）麗。這一個向着那個努個嘴。那個望着這個

姑妄言

第六回

六七

思無邪滙覽

擠眼。各各含笑。他這先生三六九要去會文。又時常要去料理家務。一月只好半月在館。次日。先生不在。四個大學生同到一處商議道。這樣一塊好肥肉放在嘴跟前。要不嘗他一嘗。不可惜麼。一個道。他小呢。恐怕不知道情趣。一時喊叫起來怎處。一個道。慢慢的說法引誘他。可是硬開得弓的。須是如此如此。或者可以引得動他。一個又道。他三個小的須瞞不得。怕他們告訴人就不好了。一個道。叫他們來。我們同他商議。遂把三個小學生也叫了來。道。陰家這女兒你們可愛麼。一個笑道。怎麼不愛。我方纔見他彎着腰在地下拾筆帽兒。一個滾圓的屁股。衣服凹進去一條溝。好不有趣的呢。一個大學生道。我們算計要弄他一弄。想看看他的是個甚麼樣子。但你們小呢。還不會幹。我們大家湊些錢與你三個。你不要對人說。等你們大些。少不得給你們嘗嘗。關一道。他方纔到後院裡去溺尿。我悄悄跟了去。張。想看看他的屁股。誰知他

拿裙子遮得嚴嚴的。一些也看不見。他起來了。我去看看。他的尿把地下衝了個窩兒。好不有趣。我不要錢也要看看。弄得弄不得不要管我。不然我就告訴先生。那兩個小的也道。我同他一樣。也是要看看的。那一個大學生道。既如此說。也罷了。須是如此去做。衆人商議定了。各回位坐下。一會兒這個去買些糖來請他。一會兒那個去買些果子來讓他。到底是女孩兒家。害羞不吃。這個道。我們同學念書。就是親兄妹一樣。怕甚麼。那個道。休說兄妹。連夫妻還沒有這樣親熱呢。他也知瞅人一眼笑笑。人兜他說話他也不答。過了幾日。熟了。也就說說笑笑。再三讓他東西也就吃些。一日。先生又出門。衆學生頑了一會。看見院子裡兩個雞打賊。一個指着笑道。這雞打賊。屁股對屁股。努一下子。那有什麼趣。難道也快活麼。一個道。他這樣不快活。你看那母雞把渾身的毛鬆了。那一抖。大約也像人兩口子弄酥了的樣子。一個說。到底是有屌

姑妄言

第六回

六七四

思無邪滙覽

子的好。你看那鴨子。他有個廐子。弄得那母鴨子快活得鴨鴨的亂叫。一個道。甚麼相干。你看狗廐子上那樣個大疙瘩。難道弄得那母狗不快活。怎不見他叫呢。一個道。大約是快活得很纔叫。你看驢子那樣個大廐子。弄得那草驢把嘴巴答巴答的響麼。又一個道。倒不知人弄着可叫不叫。一個道。怎麼不叫。我家隔壁的裘老大。一個金剛也似的大漢。娶了一個老婆。指着道。也只好有陰姑娘這樣大。那一日我聽見隔壁哼。我當是有人害病。在板縫裡一張。原來是裘老大把他老婆按在床沿子上弄呢。是那老婆哼。我張見他的廐子又粗又長。疑他老婆是害疼哼。誰知看了一會。他老婆叫道。快活死我了。哥。你再狠些。快些。裘老大像搗碓似的。又狠狠的弄了一會。那老婆嘴裡混哼亂叫。那個快活的樣子那裡看得。我也沒有打手銃。就把賊冒掉了。一個笑道。我不信這話。像陰姑娘這樣大。只好同我們這樣大的人小廐子弄。那裡禁

得那大臊子。一下子不尙壞了麼。一個道。甚麼相干。女人們生了這個
屎來給人弄。那怕甚麼大。越大他越弄得快活呢。衆人哈哈的大笑。那
女子也側着耳朵聽他們說。臉紅着。也不住的笑。一個道。說了這一會。

好不難過。臊子怪脹得慌。要是陰姑娘在這裡。我們大家打個手銃。賽
個遠近。又一個道。陰姑娘他後來嫁了人。還見的是大的呢。稀罕我們

的多大一點子。怕甚麼。一個道。不是這話。他的捨不得給我們看。我們
的爲甚麼給他看。一個道。也罷。我們到屋裡去打罷。遂大家笑着一轟

到屋裡去。把門掩上。這女子雖年小。心性伶俐。聽這些人說得村淫如
此。他就情竇大開了。也覺得津津有味。但不好問得。見他們說去打手

銃。不知怎個打法。心中想看看這物件是怎個形狀。遂悄悄走到桶子
眼裡去張。先寫隔先生的臥室用舊桶扇。我疑是寫學房處多用板隔。怕太
重出故特改。看至此始知留爲此女張人之地。幾被作者竊却。見他幾個人臉向

着門外。用手勒那東西呢。畫出衆人
有心引誘。這四個大學生裡面。有一個的竟有

姑妄言

第六回

六七六

思無邪滙覽

四寸多長。那三個都只有三寸的光景。那三個小的只得指頭大。他看得好不動火。想道。可惜人多了。要是一兩個。我就同他試試看是怎樣。他們纔說快活得很。不知是怎樣快活法兒。也將一隻手縮進袖子去。伸入褲襠中。將小牝摸摸。又拿指頭探探。不知是怎樣局面。只見那幾個勒了一會。這個冒出點漿子來。那一個冒出點清水來了。忽然悟道。我聽見人說賊。想就是這東西了。雞蛋黃上那一點子不是他麼。想出了神。眼定定的望着這屋內。這起小子他們雖然在屋裡打手銃。原想誘他去看。手裡打着。眼睛却射在桶子外邊。影影的見他在那裡張。忽齊跑出來。見了他。笑道。陰姑娘偷看我們的呢。嘻嘻哈哈的大笑。那女子羞得臉緋紅。笑嘻嘻跑上位坐着去了。衆人道。我們吃午飯去。快些來。來遲了的罰五個錢。那女子先去了。衆人商議道。看這丫頭也已動心了。怎麼個弄法。關大道。人多。若齊上手。他必定不肯。等我若哄上

姑妄言

第六回

六七七

思無邪匳寶

了。你們一個個陸續上。就不怕他不依了。你們吃飯遲些來。我等他來了。調戲他。肯不肯。大家的造化。衆人笑嘻嘻答應去了。關大忙忙吃了飯。先來學中。那女子緊鄰也來得快。這關大安心要哄誘他。坐在一張椅子上。將陽物拿出。用手攢着。眼睛向外看着窗子。只見一個女子的影子。知是他來了。遂口中叫道。我的好陰姑娘。弄得我好快活。好心肝。好寶貝。好嫩尻。那女子正要進門。聽得他說。打窗洞一張。見他嘴裡叫着。用手勒那屢子。忍不住笑嘻嘻一笑。關大忙跑出來。一把抱住道。姐姐你救我。救罷。趁沒有人在這裡。那女子也不狠拒。被他抱到房中先生的床上。就扯他褲子。那女子道。我怕疼。關大道。不怕的。那個女子不同人弄。要疼誰還肯呢。哄得有呢。那女子也動心久了。任他脫去。他乍見這條細縫。不知從何處弄起。低下頭用指頭擗門。看明了穴道。那女子閉了眼睛只是笑。他用上許多唾沫。然後對上了。向內一塞。女子道。哎呀。疼。

姑妄言

第六回

六七八

思無邪滙覽

得很呢。關大道。頭一次乍弄。規矩有些疼。你忍一忍兒就好了。弄過這一次。下回就只有快活的了。我聽見人說。頭一回刀割。二回鎗戳。三回快活。你疼過這一回就好了。那女子只皺着眉。也就不噴聲。弄了一會。關大覺得內中一噓。噓得無比受用。頃刻完帳。那女子用手一摸。看了看。說道。被你弄出血來了。關大掏出塊汗巾。替他拭了猩紅點點。那女子拿過來塞在褲帶上。正穿完了衣褲。衆學生一齊跑進來。道。你兩個幹的好事。一樣的人。爲甚麼偏一個向一個。除非都給我們嘗嘗。不然等先生來稟了。大家弄不成。那女子羞得徹耳通紅。背着臉坐在床上。關大道。你們不要着急。事好商量。衆人道。有什麼商量的。大家弄弄就完了。不然我們去告訴陰老爺。你兩個了不成。關大道。你們且出去。我同陰姑娘計較。衆人出去了。關大搜着他道。這怎處。你除非同他們大家弄弄纔好。不然這一鬧開了。怎麼了得。女子道。都是你引的頭。關大

道。生米已成熟飯。抱怨也沒用。你同他們弄弄罷。一來壓口風。二來纔得長久。這女子一來恐怕鬧得先生父母知道。二來初次乍弄。也不覺

十分苦楚。後來或有樂處。也戀戀不捨。遂道。我的還疼呢。關大道。你若肯了。那裡定在今日。明日何妨。女子道。人多得很。那裡行得。關大道。豈有一齊同來的理。輪流着。或一個或兩個。憑你心裡就是了。那女子低

了頭不做聲。關大道。你們來。衆人進來道。怎麼說。關大道。陰姑娘肯了。但你們不許亂來。從明日起。一日一個輪流着。或是一爭吵。陰姑娘不

肯。我就不管了。笑道。你們還不謝賞呢。衆人齊笑着跪下叩頭道。謝姑娘賞了。話是一群頑皮。關大拉他轉過臉來。笑着道。你受他們的。他也紅着臉低

着頭笑。那女子年小。到底羞愧。向關大道。我回家去着。下床來就走。關大見他害羞。也不留他。囑咐道。明日等你呢。他也不答。寫女孩。却是個女孩。又羞又喜的樣子。回

到家中。他娘問道。今日如何。老早回來了。他沒得對。說道。我身上有些

姑妄言

第六回

六八

思無邪滙覽

不自在。那娘見他頭髮亂了。問道。你頭怎的了。他拿鏡子一照。是方纔在枕上揉的。細極。此等處亦不編。說道。我在先生床上睡了一會就散了。他娘也不

疑他。他這一夜又喜又愧。到次早。已梳洗了要去。忽又愧心一萌。道。這

麼些人。我怎麼好同他們弄。

這。轉念妙甚。是個初被（破）身的女兒。事若全端則不然矣。

況且今日不知疼不

疼。要只是這樣疼起來。有甚麼趣。他們都說快活。不知是真是假。又將

個指頭將小牝挖挖。與前原封大不相同。塞些進去。也不知不覺。笑道。

疼是大約不疼了。到底不好意思。還推不好。不肯去。他娘也不強他。早

飯後。先生又出門去了。衆學生道。他今日不來。有些古怪。要是羞了不

肯來。只便宜了關老大了。關大道。都是你們這些冒失鬼。捱兩日等他

熟滑了。又得了些趣。再大家上就好了。纔頭一次就想都要到手。他

個小女孩子不害羞麼。這一弄塌了。大家沒戲唱。一個道。都不消埋怨。

他要來。他老官就取桌椅來了。多半是害羞。等我去說先生叫他。看

姑妄言

第六回

思無邪

他可來。衆人道。有理有理。他遂到陰家來叫。那女子想道。先生既在學裡。就不怕他們囉唆了。遂往學房裡來。一進門。見衆人在地下頑跳。不見先生。抽身就要回去。衆人上前攔住。道。我們昨日頭都叩過。賞也謝了。你如何翻悔得。他紅着臉笑着。到位上坐下。關大走近前。附着耳上道。昨日已說明白了。講不得。你同他們弄弄。堵堵他們的嘴。後來肯不肯就憑你了。那女子此時也有些情願。但不好答得。只低了頭。關大捏了他一下。道。你依我好呢。遂向衆人道。我再三求陰姑娘。他依了。但你們怎麼個輪法。今日該誰。這個道。是我。那個道。讓我。爭個不住。關大道。你們這麼鬧就成不得了。依我一句話。我做長草兒。你們抽。長的在先。短的在後。不許再爭。若再妙（吵）鬧。我就不管了。衆人道。依你依你。關大做了草。叫他們抽。那個九歲的抽了一根長的。關二是第二個。原子大的是第三。別的都抽定了。衆人道。還到屋裡床上去。那女子坐着不

姑妄言

第六回

思無邪滙覽

肯動。關大上前抱起他來。道。都是成日會的熟人。怕甚麼羞。將他抱到裡間床上。女子說道。不好。昨日回去娘娘問我頭髮怎麼散了。我說謊哄過了。今日頭髮再一亂。回去怎麼答應。關大道。那不是先生的梳鏡麼。再梳梳就是了。又道。我先替你脫了褲子着。那小人兒不會弄。那女子笑着。關大替他脫了。放他睡好。將他牝戶看了看。又拿指頭探探。笑道。與昨日大不相同。包管你不疼了。那女子只是笑。兩人又親嘴咂舌。頑戲了一會。出來叫那小的道。你去。那小學生進來。見女子仰臥着。忙爬上床來。把褲子褪了。那小屋子纔有小拇指大。爬上肚子。向腿縫中戳了幾下。說道。我不會。換他們來罷。就下來出去。道。還給我幾個錢罷。我不會弄那東西。一個道。你都弄了還要錢。他急了。道。你去問問。看我弄了沒有。關二拿了五文錢給他。道。給你罷。等我去。遂進來上床。就爬上身。他却伶俐在行。用手摸着了孔竅。然後捏着陽物送入。

一個小的中。寫關二却是一個

大臉停頓。孩子。可也是帶透了的人。看他先去張這女子。試探。並比時的弄法。便知其入。

覺得甚是有趣。不住道。快活快活。不幾下

就冒點清水完了。那女子不但不疼。反被他戳得癢酥酥的難過。想道。這不濟。到底是大些的好。那關二爬起出來。那大學生道。你這樣快。該我了。走進房。見那女坐起要穿褲子。他上前攔住。道。且不要穿了。他們不濟。你要不棄嫌。我同你試試。那女子正未盡興。就住了手不穿。那學生知他心肯。將他放倒。取出肉具。那女子昨日張見過他。是頭一個大物。說道。你的大。比不得他們。不要冒失。他笑道。這還要你說。把龜頭上抹了些唾沫。將他兩條小腿架起。往裡輕輕一送。他那小牝纔被關二弄濕透了的。一滑就進去一半。問他道。可疼麼。女子道。 shadows 的有些。他道。不妨事。又幾送到根。女子道。脹疼呢。他一抽。拽了一會。見那女子屁股扭呀扭的。知道有了些好光景。向他道。你要覺裡頭有些癢癢的。你拿手把我腰抱着。我好用力。又抽了幾十下。見那女子兩眼水汪汪。

姑妄言

第六回

六八四

思無邪滙覽

漸漸餻了。伸手將他抱住。知是火候到了。一陣亂抽。只見那女子面上通紅。打了一個寒噤。知他丟了。又狠抽幾下。也就大洩。那女子將嫩股向上就了兩就。他伏在身上笑問道。可快活。那女子微笑點頭。他抱着親了個嘴。要舌頭。那女子扭頸笑着不肯。他道。你不伸過來。我也不放你起來。那女子只得伸出些。被他緊緊含住了。啞。那裡肯放。那女子將他一擰。他纔吐出道。好甜舌頭。又笑問道。那小的怎麼樣來。他笑道。在腿縫裡戳了兩下跑掉了。兩人笑了一陣。纔下肚子來穿褲。那女子也起來穿了。到桌子跟前拿鏡子照着攏頭。抿完了。衆人都進來望着他笑。他低着頭也笑。那大學生對着那小學生道。陰姑娘惱你呢。說你把他的腿縫都戳腫了。衆人哈哈大笑。那小的羞得臉通紅。跑出去了。關大道。飯時了。姑娘吃飯去罷。那女子就走出來。關大送他。他道。先生不在。我不來罷。口說不來。却是關大道。家裡坐着也悶。不如來。大家說頑話熱

姑妄言

第六回

六、五

思無邪匳寶

鬧。弄是說定明日。今日弄不弄由你。又問道。方纔弄得好麼。那女子含羞不語。關大笑道。我同你還怕甚麼羞。他微笑着點了點頭。到家吃了飯。心裡想不來。却有些像放不下甚麼一般。由不得那兩隻腳又走了來。剛坐下。只見那兩個不曾弄的大學生近前低聲道。我們雖派定該是明日。但都是一樣同學的朋友。他們都占了先。把我兩個熬着。姑娘也心忍麼。況那大的也不該是今日的。姑娘方纔也肯依了他。爲甚麼在我們身上又薄些。我們也不敢強。憑姑娘的情罷。因叫那個十歲的道。你來。我們大家跪着求。看姑娘怎麼吩咐。那女子此時也不覺得羞了。又先得了些甜頭。想道。這事也沒有甚麼苦處。那個小的算不得數。只他兩個也不害甚麼怕。那頂大的都弄過了。何況於此。索怪（性）也弄弄。看看是怎麼樣。況且那幾個弄過的倒罷了。這三個不曾弄。相對着倒不好意思。大家弄了熟了倒好。見他三個跪着。也不答應。立起身

姑妄言

第六回

六八六

思無邪滙寶

竟往屋裡走。這三個知他肯了。滿心歡喜。輪着的這一個笑嘻嘻跟着進來了。見他坐在床沿上。一把抱了上床。替他脫了裙褲。二人就弄起來。陽物雖不甚小。只二三十抽就完了事。那女子將有些好意思。見他已不動。甚不樂意。推他道。你這個樣兒也想幹這事。那學生羞得忙忙下床。那一個來道。你這樣不濟。等我來服事姑娘。遂上床來就弄。這一個甚是在行。工夫也久。竟將女子弄丟了兩次。然後纔洩。還伏在他身上。捨不得拔出。只見那個小的在床前站着道。好新鮮東西。大家嘗嘗新罷了。你一個人儘着獨自受用起來了。那個笑着拔出來。道。讓你他爬上來。將牝戶一摸。見濕漉漉的。笑道。哎呀。姑娘。他弄出你的尿來了。妙極。是個從未見過的小孩子。那女子笑笑。拿帕子揩了揩。那小的弄了進去。陰戶裡面被兩人的陽精塞滿。但覺黏黏滑滑。總不得個邊岸。那女子也毫不知覺。他亂戳了幾下。爬起道。我當是怎樣有趣。還不如打手銃受用。早知

道是這樣。我也不如要幾個錢便宜些。

更妙。此一段難寫。爲費事。七個學生是七個上法。七個弄法。無重者。

女子也

起來拭淨了。又梳了梳頭。天色將晚。大家散去。這女子得趣之後。大清早就到學堂來。只巴先生出去。那兩個小的不算數。就是關二到底年小不堪大用。這四個大的。一日內定要輪過。念了兩年。交十四歲。陰老兒道。女兒大了。叫他不去念罷。他不肯道。既讀一場。索性念得多識幾個字。我便大了。怕人敢把我怎麼的。是極。難道弄得錯不成。定要丟他。父母拗他不

過。只得由他。這兩年來。那幾個大學生都長成大漢。陽物都發了些。連那三個小的。自經破身之後。那小廝子也都改頭換面。漸漸大些。他遇着先生不在。任他的意思。要張就張。要李就李。一日四五次取樂。他有一種絕技。又無人傳授。是他自己悟出來的。那陰中一鎖一收。好不利害。遇着歡喜那一個。憑他多弄一會。要不樂意。只幾鎖就請他下馬。這幾個又愛他又怕他。奉承恐後。他這個快活如主母一般。豈肯撒了

姑妄言

第六回

六八八

思無邪滙覽

回去。又痛弄了一年。到了十五歲。長成一個大婆娘。不但父母阻攔。自己也覺得不好再去。只得在家。他一連熱鬧了三年。乍乍的冷清清。獨自在家高坐。不勝苦惱。却說不出口。他生性聰明。雖同人混弄了幾千次。三年來也還識了許多字。再說這起惡少夥同奸騙了這女子。先因有利於己。故互相囑咐秘密其事。以圖久遠。所以三年之久。竟未洩露。注得好。今日見他不來了。知道已無所望。常於談笑之間。向人道出陰家

姑娘之美行。而久之傳得前後左右街坊無一不知。聞其名者。以爲如此年小便淫穢至此。皆掩耳趨避。所以擔遲到十九歲。尙無人議親。陰老兒也頗有所聞。悄悄告訴婆子。那婆子怨罵了老兒數日。道。我當日不肯。是你定要叫去。弄出這樣好名來。將來如何嫁人。此後那婆子留心。恐怕女兒在家又弄出笑話來。行監坐守。時刻相伴。夜間叫老兒在鋪子裡睡。他便同女兒睡。賊去了。關明何益。那女子不但被娘監住。況且淺房窄

屋。便有情人也無地可做。無可奈何。日間惟有長吁短嘆。夜間則槌床搗枕。那娘明知他的心事是想女婿。不好說得。十分聽不過。數說幾句。那女子只當耳邊風。不曾聽見。再說那羸陽自受創之後。那掙錢的臉。雖仍舊貫。但那掙錢的糞門是沒用了。

大約是他家風水不好。他老子有好糞門。而無好臉。他有好臉。又無好糞門。豈非祖宗積德未全。

他因臟頭長拖。走路兩腿渣着。腰又有些彎。如何還做得正工。只好在班中裝小軍打雜。或打打鑼鼓。間或分得幾分銀子。尚不足家中日食。十七歲上。他娘又死了。向來所積已幾幾將罄。三年孝滿。要想娶個妻子看家。

余閱至此。不覺掩卷長嘆。羸陽何物。尙至一年孝滿。方想娶妻。世上詩禮之家。竟有父母喪中完姻者。是何人哉。

他因自己標致。一心要娶

美婦。常想道。我這樣個面孔。弄個醜婆娘來。如何相對。萬不可冒失。除非自己看中再講。偶然一日到陰老兒鋪中來買些東西。只看見一個標致女子。掀着半邊布簾。同陰老兒講話。見了他。忙把簾子放下。却還拿雪白的手攥着。掀開一縫。兩隻俊眼釘釘望着他。羸陽嘴中雖對陰

姑妄言

第六回

六九〇

思無邪滙覽

老兒說話。兩眼不住睜着簾內。陰老兒把東西查了付與他。他不好再站住。只得出來。還不住回頭望。那女子也露出臉來。目不轉睛的望。看去遠了。問他父親道。這是個甚麼人。爹爹怎認得。陰老兒道。街上的娃娃。怎麼不認得。他在西頭住。唱戲旦的贏大官。那女子就想道。好個清秀男子。比當日那起學生強多了。我若嫁得他。夜裡摟着睡覺。便不怎麼也是快活。怕未之款。得離之後。恐有望焉。那贏陽一頭走着。一頭想道。常聽見陰家有個好女兒。也不過說是看得過罷了。誰知這樣標致。只恐怕不是。又想道。他家並無多人。不是他是誰。他方纔不轉睛的看我。也有愛我的意思。我得恁個老婆也罷了。又轉念道。不好。我聽得人說他十二三歲就同六七個學生們混弄。是個大破罐子了。要他做什麼。又回想道。那裡有這樣的事。大約是有人惱陰老兒的。賊埋他的女兒。就是破的。怕甚麼。人家還有娶姨子的呢。我煩個人說說看。到家過了兩日。請了街上陰

姑妄言

第六回

六九一

思無邪匱寶

老兒的一個厚朋友到酒館中飲了兩壺。煩他到陰家去求親。那人擾了他的酒。只得去說。到鋪中向陰老兒說了。羸陽求親的話。這老兒把女兒養到十九歲。從沒有人來說親。今忽聽這話。心中也喜。暗道。可惜是個戲旦。隨道。你請坐。我同老妻商量商量。去到裡邊向婆子說知。又道。論人物倒也罷了。同女兒配得過。但我家雖窮。把女兒嫁個戲旦。恐人笑話。那婆子見兒女長得大。又從沒人題。日夜見他怨天恨地。知他是想嫁人。況且自己已有年紀了。養他到那一日。說道。女兒大了。果然人品好。許了他罷。如今時年。戲子還有做官的呢。那老兒道。且不要急。事從緩來。那女子在內聽得老子向娘說贏家來求親。喜得了不得。見老子說他是戲子不肯。心中發急。就要發話。聽得娘勸的話甚是入耳。以爲老子必依了。誰知還是活落話。不由得心裡的話從口裡攻出來。道。每當沒人來說。又抱怨養老女兒在家了。既有人來說。又嫌好道歹。

姑妄言

第六回

六九

思無邪滙寶

的。戲子罷怎麼的。難道戲子人家是不吃飯的麼。我們崑山有一半戲子呢。難道都是沒有老婆的。我知道安心要養我做老女兒了。嗚嗚的就哭起來。婆子道。你聽麼。他既情願。就允了罷。那老兒瞪了一瞪。心裡道。我活了一把年紀。把年一紀四字。天下皆有此口聲。余雖聞之甚熟。却不知作可解說。遇一妻之意妄之。把者。丘指也。或謂五十妻之外乎。從不見這

等老臉女兒。

容或有之。

嘆了一聲道。看這樣子。當日人的傳言大約也有幾

分。豈上幾分而已哉。

罷。料道也沒有人要。將錯就錯。與了他去罷。遂出來道。纔與

老妻商議了。既是老兄金面來說。許了他罷。都是過日子人家。我也沒得賠送。他家也不必費事。兒大女大。將就完成了罷。那來人道。兩家體貼。這便更好了。回了羸陽的信。喜之異常。他要圖好看。將家中所有私囊盡行取出。把關氏與他的簪子並珍珠鑲了對冠簪墜子。換了幾件首飾。做了兩套衣服。雖不甚豐。樣樣都有。江南謂人家借貸娶妻者曰。實債。緊。羸陽幸未蹈此。擇日送了過來。那女子見了那好珠子金簪。心中暗喜道。嫌他戲子呢。只怕不是

戲子還未必跟得上他家呢。到了吉期。頭一日陰老兒也還有些妝奩送去。次晚娶了來。兩人覷面。互相心愛。夜間成親。這贏陽的厥物也還成文。工夫也還支持得住。陰氏嫁來時。以爲外貌雖佳。內才未必甚妙。只求及得上那個學生。就心滿意足了。孰意更有勝焉。真出望外。他久矣不知道羞字是怎樣解說。今得了這表裡如一。的個丈夫。喜得心花

俱開。這一個同贏陽千般恩愛。萬種溫存。贏陽原是拿定娶破罐子的。他的陽具魁偉。那陰氏當日也不過經的是輕風薄浪。又不曾生育。故

四五年來身子又胖了些。他此內也甚豐盈。贏陽只覺其緊美。不覺其寬深。見他偶然鎖上幾下。更覺有趣。又見他旖旎溫柔。足足愛到百分

男名陽而女姓（姓）陰。白然陰陽相得。如魚似水矣。

次日起來。有許多同行中人來賀喜。又收了許多分

子。請了好幾日酒。陰氏在家時。因陰老兒做人孤介。從沒親友往來。今見他家如此熱鬧。更自歡喜。夜間倍加恩愛。占五。勢利起於家。此更勢利起於床。韓矣。贏陽一連

姑妄言

第六回

六九四

思無邪淫

數日日間辛苦。夜間斷喪。舊病發起來了。腰疼得彎着。大腸中不住流血。動不得了。陰氏好生心疼。殷勤服事。問起得病之源。羸陽細說前事。他感激閔氏。不消說得。把羸變豹足足咒了四五日。羸陽過了十多日纔好了些。他這病。當日因無妻室。故不甚舉發。今娶了妻子。且又是少而美。美而淫的。可忍得住。十日半月三二日定要高興一番。高興之後。次次要睡倒。一日。陰氏因愛他得很。違着心苦勸他。妙在。心雖違着苦勸。此道却不肯違他也。他那裡捨得。定要常常鑽研。不上個把月。把一個美小官弄成個黃皮寡瘦。又睡到將及一月。纔起得來。此時方知道本草上不曾載的這種發物如此利害。纔稍減了些。我因此在本草上後添了一段。使後人見之好知避忌。

婦人陰物一名曰牝。通稱曰屢。北人名曰巴子。閩人呼曰啣

歪。川人謂之批。形如淡菜。有肥瘦大小毛光不等。雖微有小

異。其形總一。性鹹有微毒。少服令人陽不亢。常服則多嗽。多服則體弱成虛怯症不治。家產者良。市中產者雖比家產較美。然多毒。誤服有毒者。生楊梅下疳諸惡瘡。野產者味極佳。有大毒。恐有殺身之禍。病人不宜服。一切病後尤忌。服之必發。名曰色復。醉飽後服之。傷五臟。主怪病。每服後忌一切冷物。恐成陰症。反涼水。

這種物件。自古及今以至萬國九州。無人不把他當做家常茶飯。見了我這話。大約沒有一個不笑其迂者。但要明白內中的道理。自然有益而無損。譬如人參。偶然服些。自有補益。若把他當做飯吃將起來。可有不傷命者。豈是人參之過。乃服參人之過耳。此猶是藥餌。即如絕精的白米飯。噴香的細點心。以至珍饈海味。何嘗不美。一日或三次兩次。每日八分飽。自然養人。若因其好吃可口。無日無夜。時時刻刻往肚中強

姑妄言

第六回

六九六

思無邪滙覽

咽。定然要撐出病來。如酒多了害酒。茶過了害茶。飲食尙還如此。何況婦人的這件東西。世間事總不可過。同一理耳。且說羸陽自娶了陰氏來家。捨不得撒他出門。又常有病。連戲班中都不去了。在家無事。見陰氏識字。更加歡喜。教他念角本。他念三五遍就會。又教他腔口。也只教幾遍便熟。羸陽吹笛子。合他得三板不走。喜得羸陽抓耳撓腮。陰氏也因無事。覺得唱曲甚是有趣。將丈夫日脚風流的戲學會了許多。羸陽向他道。我雖是正日。那小旦貼日的曲子我都會。就是男脚色我也會。我同你一齣齣的串了頑。遂把小旦貼日的曲子也教會了他好些。又將關目科白都傳授了。兩人同串。有不是處。羸陽一指撥。他就明白。他到底是婦人的身段風流。語音嬌媚。不假造作。更自有一種可愛。羸陽覺有珠玉在前。自視以爲不及。有幾句贊那陰氏道。

額裏包頭。霏霏黑霧。面擦鉛粉。點點新霜。脂添唇艷。引商刻

羽。啓口處。香滿人前。黛然修眉。含笑佯嬌。上場時。翠迎人面。

真可壓倒。喬扮卵孫。實要妒殺時興兒子。

他夫妻也快樂了多半年。羸陽娶他時也就囊罄了。又因害病服藥。坐食山崩。這些時陰氏的首飾衣服也陸續當了許多。漸漸不繼起來。陰氏心疼丈夫。倒也賢慧。當他東西。一絲不惜。寧甘淡薄。並無怨辭。羸陽一日向他說道。這日子看看過不得了。說不得我還往戲班裡去混。多寡掙些回來添補。陰氏道。我難道不知道。只是你多病。如何去得。總是還有些須東西。且當着過罷。羸陽道。不是常法。只有出沒有進。當完了怎麼樣處。還是去的是。陰氏見他說得有理。不好再阻。他從此又到班中。南邊的戲多是夜坐。常常夜間不歸。陰氏獨自好不孤悵。一日。羸陽出去兩夜未歸。陰氏到門口來望他。只見一個少年。也只好二十年紀。是個貴介行藏。風流瀟灑。甚是華麗。心中道。我只說我家丈夫算標致。

姑妄言

第六回

六九八

思無邪滙覽

的了。誰知男子中還有這樣人物。心作此想。那眼睛由不得就到那人臉上去了。化工之筆。必至之精。那少年猛見一個美婦頻頻顧盼。他那眼光也釘在

陰氏臉上。陰氏忽然想起在門口。恐有人看見不雅。將身子縮進些。禁

不得那人十步九回頭的望。由不得身子又探了出去。

寫兩人俱着魔光景。甚妙。陰氏未嫁時因望贏

陽。贏陽回望而遂成真夫妻。此時又望金鎖。金鎖回望而遂成假夫妻。婦人必心邪而後望人。望而兩心相同。再無不成肝（奸）者。甚矣。婦人靜坐深閨始得爲良婦也。

那人去遠了。他纔

進來。坐不多時。坐不穩。覺得那人還在街上一般。那兩隻脚不知不覺

又走了出去。說也甚奇。他纔到門口。恰好那人也走到面前。陰氏心中

暗道。我覺得像他來了。無心出來看看。誰知果然來了。不覺啞然一笑。

他這一笑。倒也非有心勾引。是笑自己的癡情。那少年以爲他是情笑。

新。字也笑着回頭回腦的望。一步做兩步。慢慢走去。陰氏又回房坐了

一會。贏陽回來了。愁着眉。只是嘆氣。陰氏道。你怎的了。贏陽道。辛苦了

兩夜。掙了錢數銀子。想拿回來買些柴米。今日一個朋友家有喜事。合

姑妄言

第六回

六九九

思無邪匳寶

班邀我出分子。我娶你時又接過他的禮。臉面錢不得不出。怕你盼望。只得回來和你說聲。晚間還要去。明日又有戲。不得回來。家中柴米俱無。一個銅錢也沒有。怎麼處。陰氏道。呆子。你急急就有得錢來麼。分子是該出的。沒有柴米罷。我餓一頓甚麼要緊。羸陽笑道。第二頓呢。我後日纔得回來。你難道就餓兩日不成。陰氏道。不論拿些甚麼。且押幾十文錢來買點柴米着。遂將頭上一枝銀耳挖拔了遞與他。羸陽接着。嘆了口氣。去了一會。買了二升米兩束柴回來。道。押了八十文銅錢。除買柴米。這是剩的。留着你買小柴。陰氏接過收了。羸陽道。我去了。你關門罷。明日不必望我了。陰氏關了門上床。尋思道。我家丈夫病病痛痛的。日夜辛苦掙來的錢。還不夠盤纏。倘累倒了怎麼處。那真正就要餓死了。看他時時焦愁。又可憐見的。實在也沒法。胡思亂想。忽然覺得那少年又像站在面前一般。他笑道。有了。我看那人定是個富貴人家子弟。

姑妄言

第六回

七〇〇

思無邪滙覽

他那個樣子倒也有心在我。我若勾上了他。倒還不愁穿吃。況且未必就把我弄壞了些兒。但丈夫恐怕嗔怪。又想他如今也窮極了。又勞苦得很。若有碗現成飯吃。●他也落得閒閒。我看他自己多病動不得。見我青春年少。孤眠獨宿。他也有些過不得意。我就走走邪路。諒也還不怪我。我要瞞着他做。就是我沒良心了。竟同他商議。看他如何說。他若肯依。豈不是一舉兩得。又暗笑道。我癡心妄想是這打算。那人心裡不知如何呢。且看機緣再講。想着就睡着了。到天明起來。梳洗罷。吃了飯。信步到門口看看。只見那人又來了。望着他出了神。袖子中一把扇子掉落地上。陰氏見他呆着臉望。掉了扇子都不知道。又不好說得。不由得笑着用手往地上指。那人一面回頭忙拾起扇子。左右望望無人。便走近前深深一揖。道。多謝娘娘指與我。不然掉去可惜了。陰氏忙將身子閃在門後。回了一福。那人嘻着臉問道。府上貴姓。看官且住。天地間

姑妄言

第六回

思無邪匳寶

可有無原故的一婦人。男子忽然作揖扳談起來。有個緣故。這婦人是有他的心了。故不覺望着他笑。又指扇子。明明是開門揖盜。那人姓金名鑣。他父親是科甲出身。現任知縣。家中有萬金之富。專一吟風弄月。何所不知。見這婦人兩次三番望他留情。知他心中已判了肯字。他昨日見了兩次。後來訪問人。知是贏口的妻子。聽說他家近來着實艱難。故今日帶了些銀子。安心來想乘釁而入。以利動他。恰有此機緣。可還有不近身的。若是婦人正顏厲色。他就膽包了身。可敢無忌憚至此。

這（頓坐）（挫）妙極。不解說明白。豈不是老大落空。

陰氏答道。寒家姓贏。那人道。我們縣中此姓甚少。有

一個贏大官是戲班中朋友。可是一家麼。陰氏道。那就是我家丈夫。那

人道。我賤姓金。知縣就是我家父。贏大官常在我家唱戲。是認得的。何

必（不）請他出來會會。陰氏道。有生意去了。那人道。府上還有甚人。陰

氏道。就是我一個。那人意思還要說甚麼。陰氏問道。門口恐人看見不

姑妄言

第六回

思無邪滙覽

七〇

雅大爺請回罷。金鑣聽得他家沒人。放大了膽。便道。得遇娘娘。千載難逢的事。如何就去。外邊不雅。裡面說說兒罷。就跨進門來。陰氏抽身往後走。當說道了。他回身將門門上。隨後跟了進來。陰氏假作怒容道。我們雖係小戶人家。有個內外。大爺進來做甚麼。他上前一把抱住。道。我那前世的娘。這兩日把我的魂都被你勾掉了。來成就了好事罷。陰氏故意發惱。道。青天白日強奸起良家婦女來。不看你是個貴公子。我呖喝起來。就了不得。還不放手。金鑣見他亂（辭）勵而意不峻。雙膝跪下。道。你若不可憐見我。我定然要思想死了。倘蒙娘娘見愛。我不敢輕慢了你。你一家衣食盤費。我都供得起。陰氏一來愛了他。見他這句話正撞在心坎上。便道。我見你這樣多情。我依了你。你後來不可負心。金鑣見他肯了。忙說誓道。我若負了你。天誅地滅。陰氏伸手來扶他。他就着那一扶裡。雙手連腰抱住。到屋裡床上。先替陰氏脫了褲子。看了看。摸了摸。

嘖嘖贊道。好個寶貝。又替他解上衣。陰氏道。大白日裡。穿着罷。他道。你家又沒人來。穿着衣服雷雷堆堆的。那有甚趣。陰氏只得任他脫光。他然後自己也脫了。陰氏見他陽物粗不過一圍。倒有七寸來長。送了進去。他誇道。好東西。向陰氏道。我也見了些婦人。沒有見你這又緊又乾的美物。陰氏笑笑。也不答應。原來金鑛極會鑒戰。他這陽具長而活泛無比。在婦人陰中東一鑽。西一戳。無微不至。凡婦女遇他。真有無窮之樂。陰氏見他幹法在行。心中暗喜道。我所遇算他第一了。他與贏陽久潤了。不多時便丟了一度。那金鑛（鑛）要逞本事。不歇氣又有千餘。陰氏久曠的人。見他陽物堅硬。幹法又強。要圖快活。不肯鎖他。一任他弄。連丟三次。意思要歇歇再來之意。說道。且歇歇着。金鑛賣嘴道。還不會頑了。半工夫。你就想歇。等你告饒的時候。我纔歇呢。陰氏笑道。當真麼。他道。怎麼不真。陰氏笑道。我是不告饒的。你不要告饒。金曠（曠）笑

姑妄言

第六回

七〇四

思無邪滙寶

道。你要我告饒。除非把你的這東西加些鋼來。陰氏又笑道。話要應口。嘴裡說着。兩隻手將他兩股扳緊。金鑲覺那龜頭不似先任意了。且又扳緊了。不得抽動。戳到這邊。一夾一夾的。像人拿嘴含着唾的一般。戳到那邊。亦是如此快活難當。不到一盞茶時。一洩如注。他一把抱住陰氏。道。親親。你原來有恁個寶貝。我何福遇你。此後與你開交不得了。陰氏笑道。你還敢來麼。他道。你放鬆了。我還可以來個連拳。陰氏放手。道。你來。果然那金鑲少年精壯。雖然洩過。陽物還是鐵硬。他又如前那樣亂戳猛破。陰氏一把摟住。又是一陣鎖。不由得又洩了。陰氏笑道。說的郎中沒好藥。可還敢不敢。金鑲親着嘴。道。心肝。我知道你的本事了。我告饒罷。陰氏還摟住不放。道。我也要你丟三次纔罷。金鑲道。要說再來。我也還來得。後面日子長着呢。我有話同你商量。陰氏見說。放了手。他道。你家的今晚可回來。陰氏道。不來了。他道。這更好。我今日在這

姑妄言

第六回

七〇五

思無邪匳寶

裡過夜罷。陰氏道。你是貴人。我家沒有好床鋪你睡。他笑摟住道。天下還尋得出你這個好褥子來麼。又道。我且家去。叫小廝們送些酒菜來。我們晚上好談談。遂起來。兩個拭抹了。各人穿衣。他在袖中掏出個包兒來。道。這是十兩銀子。你且留着盤纏。陰氏接了。暗喜道。倒是個肯出手的。他道。我去了就來。陰氏送到大門內。看他去了。把門虛掩。進來坐下。暗笑道。天無絕人之路。得遇這樣個在行的人兒。已是遂心。況又多情。若得他時常照看。便是造化。又想着笑道。他的本事。要不是我。別的婦人實在要告饒呢。知道今晚要來過夜。燒了些水。將牝戶洗得乾乾淨淨。床鋪拂拭拂拭。取出個新枕頭來。的是新嫁未久的人。不然家中何得有此便宜之物。剛收拾完。聽得外邊門響。正要去瞧。已進來了兩個小子。擡着個食盒。上面放着一罇惠泉酒。又一個小子背着一個大包袱。他進來笑道。都放下。揭開盒蓋。是十二個菓碟。六大碗菜。一對通宵大燭。都掇出來放在桌上。吩咐

姑妄言

第六回

七〇六

思無邪滙寶

道。兩個擡了食盒回去。這一個留在這裡伺候。那兩個小子去了。叫這

一個去關門。

這小子去關門。妙甚。筆墨毫無痕跡。不然小子在傍。人如何調笑。粗人不(可)看得出否。

他笑對陰氏道。這是合疊的

筵席。忙了。不要嫌不堪。指着燭道。這是花燭。不用花罷。把那包袱打開。

是一床嘉錦被。一床閃緞褥子。四疋色紬。指着一個紅一個綠的道。這

兩個你做小衫子褲子穿。陰氏道。多謝你的美情。留着做上蓋罷。他笑

指着陰戶同乳頭道。我怕布磨壞了這兩件寶貝。纔拿來你穿的。要上

蓋。我還會再做與你麼。陰氏笑着抖開被褥去鋪。他一眼看見枕頭。

笑道。好好。我要拿個來的。不好拿得好(拿)了草來再裝又費事。誰知

你先備下了。因摟着親了個嘴。道。人說夫妻有同心。一點弗錯。又笑道。

枕頭原該是女家備的。他道。還忘了一件。除下巾頭。上拔下一根金豆

瓣簪兒。一根金如意。替他關在頭上。笑道。人家是先插戴後成親。我同

你是成過親纔插戴的。陰氏笑道。你太過費了。我怎麼當得起。他捧着

陰氏的臉。道。親親。我同你還要說客套話麼。陰氏也感激他了不得。也將他一抱抱住。忙伸舌頭到他口中。互相啣了一會。金鑪叫那小子來道。謂笑已畢方你去熱菜煮飯來我們吃。陰氏道。等我去。他那裡會。金鑪

叫小子妙

不肯。陰氏道。他小孩子家那裡摸得着。須我去照看。金鑪也隨同着到

廚房相幫。舀水添柴。拿這樣遞那樣。陰氏道。你是貴人。不敢勞你。請坐着去。他道。你在這裡收拾。我也忍心去坐麼。陰氏暗喜道。倒是個多情的人。但得長久就好了。收拾完。二人攜手同到房中坐下。小子斟上酒來。掇着上桌。不必細說。到晚。掌上雙燭。陰氏見他情厚。一心要籠絡他。歌喉婉轉。唱了一隻曲子侑酒。金鑪喜得話都說不出來。只叫。活寶活寶。囑道。你必須想法。要得長久相與纔好。坐飲了一會。金鑪情興復濃。叫撤了要睡。陰氏叫那小子在西間廚房裡睡。二人脫衣上床。這一夜雲情雨意。不消說得。次早起來。梳洗了。他問陰氏道。我這去幾時可來。

姑妄言

第六回

七〇八

思無邪滙覽

陰氏道。你的厚情。我巴不得時刻相聚談。但這件事瞞不得我丈夫。遂將丈夫有病。受不得辛苦。故捨身養活他的話說了。又道。不想有緣遇着你這多情多義的人。你午後着這小人兒來討信。金鑲見他說捨身養夫。慘然道。你原來有這番好心。難得難得。同你丈夫說明白。我情願養活你夫妻二人到老。就帶着小子去了。已飯時。贏陽回來。陰氏迎着道。今日來家早。贏陽嘆了口氣。又笑道。命該餓死了。陰氏道。甚麼緣故。贏陽道。今日分得錢數銀子。又扣了一個分資去了。我連辛苦了幾日。又有些腰疼。又有幾日去不得。明日定下了又不得不去。這不該死麼。陰氏道。且不要焦。你坐着再商議。贏陽一到房中。看見床上的被褥。大驚道。此書無嫌字多前處。先云陰氏迎着道一句。是陰氏迎到堂屋中與贏陽說話也。不然贏陽入門便到房中。即看見芝阿蝦更有閒說。此等處非作者絕心不能到非我也不能看出也。這是你

的。陰氏笑着把絀子銀子簪子都拿與他看。贏陽道。這奇了。果是那裡

的。陰氏笑道。你每常唱一夜戲。只掙得幾分銀子。我只串了一齣戲。

聞日

夜裡夢得了這些東西。羸陽變色道。哦。是了。你見我家日子過不得了。敢

串的是崔氏逼嫁麼。

不得不

陰氏笑道。

婦人偷漢。差知無恥者。相對於夫。暗口再無不萌愧。今陰氏對羸陽。連幾回之羞。身兼與人。有菜。此心是

實爲養之。故以之。生

你好呆。我同你是何等恩愛夫妻。怎說這話。我串通的是

曠野奇逢。羸陽見妻子不是要棄他的話。也疑他三分是走邪路。又想

道。他要做壞事。如何肯向我說。又王正經經的問道。不要說頑話。端的

是甚麼緣故。陰氏一把拉着他的手。紛紛墮淚。就把如何見他多病。枉

受辛苦。掙錢又不多。不足用度。恐一時累倒。兩口都要餓死。故捨身救

他。又把如何得遇金公子。昨日來得一夜。給了若許東西。還許養活他

兩口子的話說了。又道。你今後也不必進班去了。養養身子罷。哥哥。我

實心爲你。你不要疑我是偷漢。說這好看的話欺你。我若是圖己快樂。

你多在外。少在家。我豈不會瞞着你做。又肯告訴你麼。羸陽先也斂然。

聽他說到這裡。點頭沈思道。果然。他若瞞着我偷漢。那裡去查帳。自己

姑妄言

第六回

七〇

思無邪滙覽

實在也動不得。無吃少穿。其然沒法。便道。你既一片好心。任你罷。他還說來麼。陰氏道。他午間着小子來討信。羸陽道。事已至此。說不得了。他若要來。我出去讓他。你對他說。但是來時。先着人來說一聲。不然兩下相遇。到底不好意思。

婦女偷漢。男子當急。初破臉時。再無沒有羞愧之者。久之。則不覺矣。日看戲場。此時之言。並要請金鑲在旁。吏司叩之。

陰氏去熱了

昨晚剩的酒肴來與他吃了。臨去。陰氏囑道。哥。你明日早些歸來。今日就辭辭他們班中朋友罷。羸陽應諾去了。午後。金家小子來討信。陰氏叫請了金鑲來。把丈夫的話向他說了。金鑲心喜非常。又宿了一夜。次日回去。送了幾疋尺頭來給他做衣服。又送幾擔白米。許多柴炭之類。陰氏收了。也將前日的碗碟器皿付他拿去。細此後金鑲常常來往。不必繁敘。過了數月。陰氏竟得了孕。二人便加親厚。半年有餘。陰氏陸續得過他有百餘金。還有許多衣服首飾。街坊上的人漸漸知覺。有多事的人就編出謠言歌語來唱道。

陰家姐兒忒子個騷。

嫁子個男兒又挑子個槽。

金家公子來同他子個睜。

把贏小官變子個大龜老。

數日之間。大街小巷都唱起來。向日同陰氏相厚的。那些學生聽見了。

氣不忿。聚在一處商議道。陰家女兒同我們相厚了幾年。嫁了贏家。那也罷了。既然養漢。放着我們舊情人不相與。倒去相與別處的新人。如何氣得他過。我們大家拿他一拿。就不怎麼的。且斷了他這條路。纔出得這口氣。那關二也長成了一條大漢。內中惟有他便不服氣。便在贏陽左右人家放謠言。又約了幾個地棍不住來踩看。兩下就隔絕了。贏陽也知道街談巷論。同陰氏商議道。這個光景。我們此處住不得了。我閒養了大半年。覺得病比當日倒好些。我又不老。還可以入班子。南京大去處。我夫妻同往那裡去。你正在青年。又會許多曲子。要遇着個好大老官。不怕不弄他。一大塊銀子到腰。說了笑起來。那陰氏也笑了笑。

姑妄言

第六回

思無邪滙寶

忽又慘然道。金大爺這一番好情。今日搬（撤）了他去。心裡覺難過些。羸陽道。外邊些光棍。踩得緊。他也來不得了。瞞了他就是我們沒良心。收拾桌菜。我去明公正氣請了他來謝他。並辭辭他罷。陰氏無奈。只得依允。羸陽把房子先賣了。添着金鑲歷來所贈。除半年來所費之外。還將百金。算了算。儘夠途費。並到彼可以安家。把傢伙什物全寄在丈人家。陰老兒風聞得他令愛所行。也不好相留。羸陽諸事完了。那日家中收拾下酒菜。他親自去請金鑲。金鑲有一個多月不會陰氏。正在想念。今日見他丈夫來請。坐了轎。跟了幾個家人來。羸陽讓了進去。金鑲因他丈夫在前。不好深敘。說了幾句閒話。送上酒來。他夫妻二人滿斟。杯敬上。金鑲接了。他二人一齊跪下。金鑲忙道。請起來。我領就是了。羸陽道。小人夫婦蒙大爺向來恩典照看。但近日街坊上口聲不好。此處住不得了。要往南京去。今日備一杯水酒。一來叩謝大爺。一來辭別。求

大爺上過一杯。金鑲聽見他要去。竟癡了。兩眼望着陰氏。只見陰氏淚如雨滴。並無一言。金鑲忍不住也掉下淚來。滴在杯中。

經

忙把眼拭拭。一口乾了。道：你夫妻請起來。他二人叩了個頭爬起。金

情種。引好夫在
絕食在者大相懸

鑛讓他夫妻兩傍坐下。問道。路費有了麼。陰氏道。向蒙你給。還有些。昨日房子又賣了一三十兩。夠了。又問道。你們幾時起身。羸陽道。船已雇了。準在後日早行。金鑛道。我到家就叫人送些路費來。你買小菜吃。他夫婦道。蒙大爺的恩多了。也不敢叨賞。又讓他吃酒。他道。此時心已碎了一滴也下不去。你倒撒了開。說說話罷。羸陽見他不用。掇到那邊屋內。陪他家人吃。明騰個空兒。讓他兩人作別。陰氏見丈夫去了。忙把門掩上。一把拉着金鑛。低聲哭道。你不要怨我薄情拋你。我就在此。你也來不得了。我們且去幾年。或有相逢日子。你不要惱恨我。金鑛抱他在懷。也哭道。只恨這些奴才壞了我二人的好事。我怎肯怨你。別了你多

姑妄言

第六回

七四

思無邪滙寶

日。我。肚子話此時一句也說不出了。平情語。非情淡者不知此語之味。二人攜着到床上。餞了餞別。多悲樂少。不能盡興而止。起來依依不捨。只得要別。金鑲懷惶上轎而去。陰氏掩門而入。這正是。

流淚眼觀流淚眼。

斷腸人送斷腸人。

金鑲次早着小廝送了十兩路費。兩隻金華火腿。十尾松門白鯊。並兩瓶醬小菜來。又送陰氏八兩別敬。夫妻二人千恩萬謝的收了。他夫妻二人又回到丈人丈母家來辭別。大家痛別一場。回家打疊行囊。次早上船而去。一路無話。到了南京店中住下。要尋個有勢要的鄉宦。投在門下做靠主。聞得阮大誠（鍼）酷喜女日的這件道地行貨。遂送了一分蘇州土儀。拜在門下走動。就在他家左近租了兩間房子住下。過了四個月。陰氏生了這個女兒。因他潔白如玉。故此小名皎皎。古詩云。皎皎河漢女。聞過了年餘。資囊坐食將罄。羸陽只得入了一個蘇

此名皎皎者。謂羸陽與金鑲所生。不知何漢子之女耳。

蘇

州班內做戲。南京城中戲班更多。生意更有限。掙不出錢來。夫妻商議。陰氏竟入班做了一個雜旦。他不唱正本。只做些雜齣。他姿色既好。唱得更好。又風流又騷浪。還有一種驚人的技藝。專會替這些公子們。或財主大老官。箍肉棒槌。因他這種絕技。着實動人。人贈了他一個雅號。叫做滿床飛。滿床舞或可比。曰。飛不知如何飛法。贏陽也不做戲了。只帶領皎皎。或班中相幫。

打雜。阮大鍼酷愛陰氏。白擾了他胯下那件美物。也不計其次。一文纏頭之費也捨不得相贈。自己過意不去。他雖品行不端。却有些才名。又相與的人多。替他四處推揚。逢人說項。所以不幾年就掙了二千餘金。他做了戲子中一個暴發戶財主。有些體面。就不肯做這兩樁舊買賣了。置了百餘金一所小房。小小一間。大門進來。前院正房三間。一間堂屋。東一間收拾做客座。西一間做臥室。後院中一間廚房。收拾得十分潔淨。他學做清客。琵琶絃子。笙簫管笛。掛了滿壁。牆上貼了許多蘇畫。

姑妄言

第六回

七六

思無邪滙寶

桌上擺設些蘇鑄香爐宜興壺。建甌瓶插些花。宣磁盤放幾個香櫛佛手木瓜之類。雖是不甚值錢的玩器。倒也熱熱鬧鬧。半雅半俗。他做戲的人。喫慣了這家茶飯。却不會做別の生意。恐坐食山崩。想了一個妙策。請向來同他阿政相契厚的這些公子財主們。內中有好賭者來家中賭博。他在傍拈頭。那陰氏會整理得上好看饌。絕精蘇碟。款待來客。甚是豐盛。時常他也在傍揷趣。那些嫖過他的人。背了他丈夫的眼。也還親嘴摸胸的頑耍。又還有很親厚的。就是那要緊去處也許撫摩撫摩。但只輪嘴不輪身。故此引得這些人眼中火出。不住時常來往。頗不寂寞。所獲之錢。除日用之外。尚有餘剩。因家中無人買辦物事。央了隔壁姓龍的人家一個兒子名叫龍颺。來家中使用。認做乾兒。每常也幫貼他些須衣服盤費之類。那小廝的父貧窮愛小。得他些週濟。也落得叫兒子相幫。這猴子不但希圖替他家買辦可以落錢。且日日可以

肥嘴吃。連夜間就在廚房裡打個鋪睡。竟常在他家不回。混了幾年。他這女兒皎皎不覺年已十五。打扮得花枝一般。兩道水鬢描得長長的。

一雙金蓮裹得小小的。粉森森一個白臉。紅通通一個嘴唇。

元寶陰之ハハハ是
九ハ可謂是

母是女。好不俏麗。戲子人家女兒何所不知。況他幼小時。母親時常同人

肉麻。間或落在他眼裡。如今大了。漸漸知覺。夜間知覺他父母的床鋪在前邊。他另鋪一張小床。做了字樣在床後。他父母夜間或有動作。以爲兩床相隔。又都有帳子。不甚防他。孰不知他父母的床在外。迎着南窗上的亮。他在黑處。又隔不遠。且又都是夏布帳。他父母雖看不見他。他却看得明明白白。徐疾動止。抽拽簸擲。一目了然。且高興中那一種聲息。他父母恐女兒聽見。自然要忍住些。孰不知到忘情之際。男子喉中之喘。婦人鼻內之哼。不知不覺就露出來了。自己反不覺得。却被這妮子聽了個滿耳。看了個滿眼。到了下邊那滿湃乒乓之聲。那時連忍

姑妄言

第六回

七八

思無邪滙寶

也忍不得的。皎皎聽了。雖不知何故有此響聲。他自己聽得難忍。那不曾開關的牝中也有些清水流出。他也就悟到了幾分。請想。這樣聰明女子。又十五歲了。情竇大開。可有個不動心的。他在夜間或一時聽得很難過。也拿個指頭在小牝中摳摳挖挖。並不覺有甚妙處。他暗想了一個主意。相機而行。他父母因有了幾個錢。要圖臉面。倒也拘管得甚嚴。十二歲時。陰氏便不許他見人。妙。回憶當年。自己是十二歲被衆生引誘也。但有人到他家來頑錢。都在東屋。叫他倒關着房門坐在西屋裡。人雖知他有個女兒。却不得見面。皎皎因不得見人。不過時常在窗洞中往外張張而已。要往後邊去。他屋後還有一小門可通。連堂屋都不消走得。皎皎他久矣。看上了這龍家小子。要想同他權且暫爲夫婦。奇談異想。以免怨女曠夫之急。只因不得其便。有其心而無其地。時常對着那小子。瞞眉撻眼。犯嘴撩牙。做出那些假笑真顰的浪態。那小子十三四歲時。就被人騙做龍陽。如

姑妄言

第六回

七九

思無邪

今十七八歲。何事不知。他也想算計這女子。因恐他爹娘知道。打脫了這肥主顧。不但蛤蜊肉不曾嘗得。反把這現在的殘湯剩水。雞鴨腳。魚頭肉屑。都不得吃了。豈不可惜。二來年幼。到底膽小。不敢下手。恐設或變卦。叫喊起來。怎處。無巧不成話。一日。他家中無人來賭。他父親出門去了。他母親閒着無事。在房中睡午覺。皎皎偶到後院中來走走。也未必出於無心。諺之云。此即前所想的。主意相幾而行者也。見那小子背着臉小解。他明明知道。一心要看看這金剛鑽的形狀。故做不知。忙走上前用手搭着他肩頭。笑着道。龍家哥。你做甚麼呢。那小子回頭一看。見是他。因尿尚未完。只得一把攔住。笑嘻嘻把嘴挨着他嫩面上。道。你猜猜看。皎皎笑道。你拿着甚麼東西。與我看看罷了。猜的是甚麼。隱隱這小子是靈透心的。見他撐岸來就船。可還有推辭的理。放了手。將兩個指頭捏着向他。道。請看。是這麼個活寶貝。他因尿未撒完。脹得挺硬。一跳一跳的。又冒了一股尿。

姑妄言

第六回

七〇

思無邪滙寶

皎皎笑嘻嘻的道。

樂哉。虛度十五。今日方得細觀此異物。

好個磗東西。光頭光腦。又紫又黑得難

看。這小子道。我的磗。你的必定好看。我既與你看了。你的也與我看看。拉住了他。伸手就扯他的褲子。皎皎假做不肯道。我叫喊呢。看我娘娘來看見。只是口說。却也手不推。脚不走。那小子知道他父親不在家。母親睡覺。那裡聽他。拉開了褲腰。一伸手下去。摸着了又光又嫩的東西。鼓蓬蓬的。上面一條細縫兒。低頭一看。不覺魂消。有一個黃鶯兒贊他道。

兩片肉蓮蓬。小花心吐縫中。光光乍乍形如蚌。奇珍易逢。名

花易逢。羨他此竅誠難夢。鼓鑿鑿。想嘗異味。須得入其中。

他情急了。摟着親了兩個嘴。道。親親。你不嫌棄。我們到廚房中我的鋪上試試看去。

到廚房裡去。一個會蛤蜊。一個會棍子魚。正是地方。

皎皎道。不好。恐一時娘娘醒來怎處。倒

在夜間。我將後門虛掩着等你。等爹娘睡着了。我開了放你進來。兩人

約定。又親嘴咂舌。肉麻了一會。方纔走開。到夜間。皎皎果然悄悄的把他引進房來。上床弄起。一則龍陽此物甚微。二則皎皎雖未經弄過。却時常樞樞挖挖。也非原封的了。雖微覺有些疼痛。恐父母驚醒。只得隱忍。事完了。又悄悄出去。二人得了這甜頭。遇便就偷。却提心吊膽。再不能暢快。他二人暗地商量道。我們夜裡做這件事。就像做賊一般。心是拎着的。一點趣也沒有。設或被爹媽知道。弄得就不好了。此後等有人在家要錢。爹爹拈頭服事。是時刻不離。娘娘在廚下收拾酒飯。你悄悄到房中來。方可放心取樂。約明了。但是夜間有人來賭。就把小子約了進房。關了門。方得放心大弄。他母親若敲門。他故意遲延。假做睡醒的模樣。半晌纔來開門。那小子已悄悄開了前門去了。好一會了。偷得次數也多。不必細說。此書寫婦人淫亂之罪。報應俱有輕重。即如此一回內。陰氏之淫。初爲衆學生所誘。後因羸陽有病。捨身養夫。其罪可原。故始終未遭淫毒。至於皎皎。是他先誘龍鳳。設計私與相合。皆出自他。後又與鄧合。跟了綠逃走。故受創幾斃也。

又過了年餘。羸陽見女子大了。央媒要尋女婿。他

姑妄言

第六回

七

思無邪滙寶

因有幾個臭錢。就忘了是戲子出身。且不止於戲子。便出了個大題目。

題目差大。不意後來文章竟是小作配了。一個驚開。

說道。我如今相與來往的都是財主公子。

此語可謂借光。是令政的後(風)友何嘗

是你

有體面的人。白衣人如何做得親家。須要宦家門第。或詩禮人家。

又要家當過得。可來說合。你想這正經人家子孫可肯與他做女婿。小

戶人家來求。他又做身分不肯。因循循。又過了年把。皎皎已十八歲

了。他母親忽然見他胸高腹大。吃了一驚。闔上房門。拉到床上。解開胸

膛一摸。將圍腰扯開。只見兩枚滾圓的大乳突的跳將出來。

語趣。

倒嚇了

陰氏一跳。再用手一撈。乳汁直冒。又伸手將肚子一摸。已鼓蓬蓬的墜

了下去。將近要生外孫了。

更趣。

急得那陰氏將女兒掙了幾把。問他緣由。

他倒反使性子哭道。你問我。我知道嗎。

答得妙極。楚人云。昭王南巡而不復。君請問諸水濱。却得甚是乾淨。今皎皎道。我知道嗎。意思為腹

中之物。你可問之陰氏。何得問於我也同一意。

陰氏怒道。沒廉恥的小騷奴。你還強嘴。你不知道你肚

子裡的私鹽包是那裡的。追逼得沒奈何。他纔細細供出。陰氏方知女

兒腹中是龍家小子的種。氣了一個發昏。料瞞不得。只得告訴丈夫。那
羸陽第一是怕張揚出醜。二來恐傳了出去。女兒不好嫁人。忍了一口
氣。尋了個事故。將龍驤好好辭了他去。急急贖了兩劑打胎藥。與女兒
吃下。誰知這野種比家種分外下得堅固。輕易不肯下來。沒奈何。等到
月分滿足。肚疼了兩陣。呱的一聲。養了一個白胖兒子。人家正經妻
子坐產好不煩難。惟有這樣娃娃生得好不順溜。那陰氏忙忙把小孩
子撈在淨桶中。蓋上。同丈夫到後院暗暗埋了。推說女兒有病。臥了
月。方纔起來。這回羸陽見女兒做出恁場把戲。再遲不得了。又叫將媒
人來說。但是略斯文些。有碗飯吃的人家。也就罷了。也不爭一絲財禮。
事成厚謝。恰好郎合也。央媒人尋親事。媒人就提起他來。羸陽素常
在大老們家走動。也見過他。人物也還乾淨。年紀又不多。連鬚影還沒
有。此一件大有可疑。說便允。媒人向郎合說了。郎合一個做幫閒的人。比戲子

姑妄言

第六回

七四

思無邪滙寶

也高貴不多。那管這些。見不爭財禮。且有賠事。歡喜非常。將就行財下聘。擇日娶了來家。他家住在一條死巷內。甚是清靜。左右不過三五家。那鄰舍都是小買賣老實人。他家有間獨院。二間房子。一間隔做兩截。前半做客位。後半做廚房。有一個小門。後邊一個小院做毛廨。那一間做了臥房。做幫閒的人連衣帽都要用香薰透了的。何況房中不乾淨。雖沒甚富麗。床帳却也收拾得一塵不染。羸陽因有心病。賠女兒也還豐麗。床帳箱櫃。樣樣俱有。且又是個獨女兒。內囊中衣服首飾也都有些。鄔合喜出望外。娶了羸氏進門。丈人是外鄉人。無甚親戚。他自己也沒甚親友。淡然而已。這羸氏正同龍小官打得火熱。忽然被母親識破。分開了。如小孩子乍斷了奶。好不難過。沒奈何。淹心的苦咽在心裡。今聽得嫁人。這場喜歡不小。只望那一晚到了他家。安排一場潑戰。又聽得媒人說新郎是三十來歲的人了。自然比龍家小子二十來歲的分

外雄壯在行。且另試新物。以廣見識。以暢心胸。不想到了夜間。那新郎官至誠得很。只把上蓋衣服替他寬了。放他睡下。還等他來解帶子脫褲。少不得要假做些新娘腔調。誰知新郎竟不動手。也自脫衣而睡。心中還疑是今日辛苦了。必定稍俟養精蓄銳。大動干戈。心下慮着。恐不能支敵。爲新郎所笑。竟有三分畏怯。等到半夜。孰意這新郎是讀盡魏史的。學羊祜陸凱守邊之法。各保疆界。不但不來交鋒。且並不來答話。只急得眼耳口鼻中慾火直冒。幾乎有個焚了祆廟的樣子。下面清水長流。恐怕把新褲新褥濕得斑斑點點。不好意思。死命夾緊。那知這個作怪的眼子越夾得緊。越唧出來的更多。竟像黃河倒了壩。輕易再堵他不住。自焚緊了。贏氏進門起至此。無一處一字不令人笑倒。我亦不能寬。只拍案叫絕。大笑而已。一夜到明。目未交睫。新來乍到。又

不好問得。次夜仍復如此。是不知黑洞洞葫蘆中賣的是甚麼藥。猜詳不出。過了數日。顧不得羞了。盤問起來。只落一聲長嘆。兩淚交流。你道

姑妄言

第六回

七六

思無邪滙覽

是何緣故。原來這鄔合是個天閹。沒有陽物的。有調黃鶯兒贈他道。

這物太稀奇。體雖雄却是雌。腰中並沒風流具。腎囊太癭。玉

莖太微。怨爹娘少下些兒費。漫驚是天閹是號。上下兩枚臍。

就如太監一般。他本來不打帳娶妻。所以獨處到三十來歲。因他數年來做這幫閒買賣。不費本錢。只用屈身利口奉承得大老官歡喜。不但有吃有穿。銀子還成大塊掙了來。蒙他有了這小小家業。終日在外無人照管。既無親人可托。要約個人來做伴又不放心。他要尋個妻子。初意如搭伴修行一樣。若人家有嫁不出的石女兒更妙。倘尋得着。這就是天賜姻緣了。天生石女者。知不是與天掩。配者。但恨不能恰巧。怕女。合。三。若萬不能有這般巧事。就是年大些的寡婦也罷。他是嘗過滋味的人。或不在此道上做工夫。或恐不然。便是四五十歲的也情願。要不過借個夫妻名色。原不求生兒育女。只煩他看家而已。或是窮家小戶女兒。他在家無穿少吃。娶了他來。拚着費幾

姑妄言

第六回

七二七

思無邪匳寶

個錢給他好的穿好的吃。他尙未經歷其中滋味。即如在家老女兒一樣。或可相安。起初原不過是這幾個主意。都對媒人說過的。不想媒人只圖兩家成事。好二姓索謝。那管男女死活。就總成了他這個奇貨。是個久在行。連娃娃都養過的後婚女兒。後婚女兒。俗稱。他先也只說一個戲子的女兒。不過是將就人物。誰知是這樣個花朵般俊龐。他一見時。心中也有些老大愧悔。暗暗跌脚。將來這一項簇新時款的綠頭巾。此頭恐不能免。却沒有多送回去的道理。又不好先呈履歷。今見贏氏問他。這可是瞞得過去的。赧顏假笑。只得合盤托出。滿心以爲他是個女孩家。還未必在此事上做工夫。豈知這贏氏就如一個善啖的大肚漢。餓了許久。今日滿擬來吃飽飯的。不想倒從新絕起他的飲食來。警。妙。你道苦惱不苦惱。他聽了這話。不便高聲。暗暗哭了兩三日。那鄒合自知不是。他是奉承人的慣家。百般溫存。十分愛惜。贏氏雖然下口沒得繕（鱔）魚

姑妄言

第六回

七二八

思無邪滙寶

吃。上口却每日有肥雞臘肉。美酒佳肴的受用。況且吊桶已落在井中。無可奈何。又見鄔合趨奉得十分到家。不但連馬桶替他去倒。他蘇州人最愛乾淨。每晚定要洗洗下身纔上床。鄔合一到日黑。就去掇一腳盆水來。只等他一褪了褲子。蹲下連忙就替他洗淨。用塊舊紬帕輕輕揩拭。猶恐重了擦得他疼。間或天冷。嬴氏夜間要小解。他怕淨桶冰了。他忙先下去坐在上面。等溫暖了。纔扶嬴氏下床。又怕他熱身子冒了風。把脊心替他拍拍。等尿完了。方扶上床。苟多情至於日間掃地鋪床。燒飯煮茶。像活菩薩一般供養。除非有事出外方罷。嬴氏見他這樣週到相憐。倒也換出一點好心。過了幾日。性氣癱了。也好好起來。恩恩愛愛過日子。把個鄔合喜得屁滾尿流。別人看着他是一對好夫妻。誰知竟是兩個乾兄妹。且按下一邊。却說那羸陽自從女兒嫁出。兩口子捏了一把汗。他的着數都已排定。若是女婿試出女兒是個破罐子。有甚口

角。拚着與他兩百銀子討小買和。不想女兒嫁出。女婿文雅溫柔得很。竟無一言半語。他夫妻不勝歡喜。兩口子暗地猜詳不出。●陰氏說。想是女婿的陽物大得過當。故不覺女兒是已經風雨的。羸陽說。各人的毛病各人知道。大約是女兒伶俐。善於遮飾得好。故此不曾露出馬腳來。再不然。女婿雖然年老。於此道中或者不曾歷練。被他瞞過了。總想不到這位佳婿雖是男子。下邊是替女兒一樣的毫無陽氣。竟不曾試得。再說這龍家小子自從在龍（羸）家出來之後。也知是皎皎露了破綻。攆他出來。敢怒而不敢言。先還癡心妄想。他女兒肚中現懷着我的種。就盤問出來。怕有醜聲。或者就嫁與他也不可知。每日呆着望信。打點好做他家的嬌客。不想隔了些時。竟嫁與鄔家去了。一腔悶氣如何出得。真叫做老羞變怒。這小子十三四歲時曾跟着游混公念過書。游混過（公）自宦尊家出來。開了個散學館。那個無品的人。他愛這小子

姑妄言

第六回

七〇

思無邪滙寶

生得乾淨。背不得書也不打。寫不得字也不罵。他倒暗地與他錢買果子吃。把他吃厚了。就把他一個團團圖圖的後庭。替他開出一條大路。後來有幾個大學生知道了。告訴他父母。打鬧了一場。將兒子叫回。游混公的館也就自此散了。這名一出。誰家的父母肯把孩子送來從他。這小子自下了學。就在贏家幫了這幾年。不曾去看得這位大花子先生。自有先生以來。未聞有此。有奇緣也。他在贏家時。每日有得好的吃。又有錢落。七八年來受用慣了。今回到家中。頓頓一碗糙米飯。熬青受淡起來。心中如滾油燒的一般難過。要想修修舊業。因想。雖有幾個孤老。總沒有先生當日這一番相愛。因此到游混公家訪故。游混公鰥居久了。正用得着他。且是故人故物。更加親厚。這小子常到他家以股換食。這叫做以其所不愛易其所愛。這日。偶然在路上遇着了游混公。撒嬌撒癡。拉着問他要酒肉吃。游混公正同他相厚。推却不得。同他到了。一個賣肝板腸的鋪子。

裡。又粗又肥的腸子。炒了一大碗。要了兩壺燒酒。痛飲了一番。費了游混公青銅百文。這游混公怎肯容他白擾了輕輕的放他去。帶他到一個荒園中。一間毛廝房。將他後庭着實盤弄一番。

毛廝房內正是做此事的去處。

纔放他回

來。這小子上下都飽足了。欣欣得意而歸。剛到贏家門口。有幾個街坊上的閒人站在那裡說白話。衆人見他醉醺醺走來。問道。龍小官。今日在那裡吃得這樣春色滿面。他倚酒三分醉。答道。今日人請我吃酒消氣。故此多了幾杯。內中一個笑道。騷鬍子膀胱氣。你有甚麼氣消得。他道。一個老婆被人占了去。還不氣麼。衆人都只當他說笑話。又一個合他笑着頑道。你的老婆在丈母娘腿肚子裡轉筋。還不知養了沒有。如何就被人占人（了）去。衆人都笑了。他又道。我的老婆連孩子都養了。還說養了不曾。又一個道。你的孩子呢。他道。我的孩子被丈人丈母弄死了。又一個笑道。你丈人姓甚麼。在那裡住。爲何弄死你的兒子。把你

姑妄言

第六回

七

思無邪滙寶

老婆怎樣了。他就指着贏家的門道。這不是我的丈人家。他嫌我窮。故把我老婆嫁與鄔家去了。內中一個老成些的人喝道。小孩子家吃了兩杯酒。嘴中胡說亂道的。他道。老爹。我酒在肚裡。事在心裡。怎麼胡說。一個酒吃在人肚裡。難道吃在狗肚裡不成。你老人家不知道我們的這些彎兒帳。他從小認我做乾兒子。就是要我做女婿的。親口把女兒許過我。他女兒知道同我終就（究）要做夫妻。就預先合我好了這三四年。今年有了七八個月肚子。見我家窮。倒把我攆了出來。把女兒另嫁了人家。衆位老爺如果要不信。問那忘八可敢出來說話。我有本事到他後院裡挖出小孩子來。若沒有真贓實據。把我舌頭割下來。再不然。我把他女兒渾身的上下是怎麼樣兒。同尿是怎樣的。我說了。叫他當着人把女兒剝光了。看我有一句說的不對。憑着把我怎麼處治。這沒良心的女兒的尿。差不多被我貪谿了。從新反悔起來。衆位老爹請

姑妄言

第六回

思無邪

想叫我氣不氣。衆人見他說得鑿鑿可據。倒不好意思。大家含笑散去。這小子也回去了。衆人說話的時候。那羸陽正開門出來。要往別處去。聽得有人大吆小喝的高談。他且不開門。站住了聽。原來是龍家小子述他女兒的美行。氣了一個直挺。本要出來打他。恐怕小子越發胡言亂語。更不好意思。要經官動府。又怕牽連着女兒。忍着氣回到房中。細告與陰氏。夫妻商良（量）道。這個醜名一張。此處如何還住得。有甚臉面見人。不如作速搬回家鄉。我們有這些家私。儘可過日子了。女兒不成器的東西。撇了他罷。倘或偷雞的貓兒性不改。在人家再做這些醜事出來。越沒顏面了。趁早去的是。

在家因有妻子醜聲而來。在此復因女兒醜聲而返。絕妙文法。商量已定。把

房子並器皿傢伙全賣了。雇了船。臨行時方來辭阮大鍼。到了他家門首。看門人傳了進去。出來叫他入見。羸陽見大廳上結綵懸花。肆筵設席。鼓樂梨園。許多人在那裡。阮大鍼正在支派家人收拾。羸陽上前叩

姑妄言

第六回

七四

思無邪滙寶

頭。稟道。門下離鄉久了。如今要回家去。特來叩辭老爺。門下荷蒙天恩。護庇十數年。今來叩謝。後來稍有長進。再圖報大恩罷。阮大鍼向日白。受用了陰氏的美牝多次。歷來四時八節。又常受他些孝敬。今聽得他要回鄉。要賞他路費。少了拿不出。多了又不捨。若一毛不拔。又覺過意不去。躊躇了一回。猛然想起。說道。你回去。我一點東西沒得賞你。

先說這句妙

隱合着下意。

你向日求我說那姓聶的話。我常常在心。遇不着一個好可托之

人。我今日請新按院鐵老爺。他是個鐵面無私。敢做敢爲的漢子。又是我同年。你在這裡伺候着。說話中得便。我托托他看。他若肯替你報了這個仇。也不枉你在我門下一場。他依不依。這看你的造化了。

說此者鐵按院生了。

自誤自己居功。設或不依。非我不盡情。你沒造化。耳將奸巧人心。驅盡。

贏陽忙又跪下叩頭道。門下蒙恩多了。要再蒙

老爺替門下報了仇。門下粉身碎骨也報答不盡也。阮大鍼道。你起來。這鐵老爺他衙門事多。不得來。我再三去請。他却不過。纔允了。大約也

就到。你等着。原來這鐵按院。他雙名鎮惡。乃建文時忠臣鐵鉉之後。燕王大殺靖難諸臣時。鐵公有一妾。腹中懷孕。他夫人托這妾的父母帶他遠逃。後來把鐵公二女發了教坊。查拿他家屬甚緊。他父女逃到陝西延安府住下。

延安府。妙。謂到此方安然得延忠臣之嗣。

後生了一子女。鐵鎮惡就是他嫡派子孫。

他生性忠直。大有祖風。不避權貴。真是個鐵面御史。姓鐵。他那性情也就是。一塊生鐵。他素鄙阮大鍼爲人。故辭席不赴。因他再三敦請。却不過年誼。只得來走走。來到阮家。阮大鍼冠帶出迎。羸陽遠遠看他烏紗豸服。一臉殺氣。令人望而起畏。到廳禮畢坐下。阮大鍼道。多承老年臺不棄。弟叨光多矣。鐵按院道。弟非敢過辭。實因敝衙門事繁。承老年臺厚意殷殷。不得不撥冗赴召。看見戲子桌席。說道。弟先告罪。實不能久坐。梨園^①可以不必。也不消在此坐。移一席到書房中。我二人促膝談一談。潤棕倒妙。阮大鍼道。一卮魯酒。原不足敬老年臺的。久不相晤。奉

姑妄言

第六回

七二六

思無邪滙覽

屈少敘以盡弟之鄙敬耳。鐵按院道。不敢。承老年臺如此過愛。弟心領就是了。你我年家至契。何必拘此客套。弟之鄙性。薄奢華而敦儉素。老年臺所洞悉者。在書房中知己談心。還可多坐一會。若必欲在此。弟先告過三杯之後即告別了。阮大鍼知他是個拗性的人。只得道。既承尊諭。敢不如命。既然如此。就請到書房中寬坐罷。讓到書房中。請他寬去官服。然後安坐。二人飲酒。閒談了一會。阮大鍼道。老年臺按臨南直。這些黎庶皆得蒙覆載之恩了。鐵按院道。弟雖不敢自謂欲澤民爲堯舜之民。然一片鉏惡之心。欲爲民除害。雖夢寐不忘。即權貴之家。弟亦不懼。揜此官以救百姓。捨此一身以報朝廷。上不愧祖宗。下不負所學。此弟之素志。這此話向來既阮大鍼說真如冰炭弟辭朝之時。把功名二字已付於度外了。但恐耳目不廣。或有漏網吞舟者。則負弟之初心耳。阮大鍼乘機道。這是實言。如大奸大惡。他上下皆有線索。互相蒙蔽。代爲隱瞞。一時如何查

訪得出。即如蘇州府崑山縣巨惡聶變豹。戕殺人命爲兒戲。奪人妻女。占人田產。無惡不作。且大肆淫毒。一縣之民爲所魚肉幾盡。歷過多少代巡。他尙安然無恙。即此一端。便可概見了。鐵按院道。老年臺何以知之甚詳。阮大鍼道。受害之人屈指難數。因指着羸陽道。此人即其一也。鐵按院道。此是貴紀綱麼。阮大鍼道。不是。他夫婦受害。幾至喪身。避難到此。猶恐他追求。投在弟門下爲之護庇。今十數年了。他思鄉念切。欲返故園。適間來辭。弟因老年臺談及奸惡。弟偶然想起他來耳。

其人則非。其言甚巧。

說得毫無痕跡。

鐵按院問羸陽道。你受過他甚麼害。他作惡如何。你不可妄爲加

減其辭。若果情真。本院自有公道。羸陽忙走過。叩了頭。跪稟道。蒙老爺下問。小的敢有一字涉虛。就是欺天了。小的名叫羸陽。祖籍崑山。小的有一個表姐關(閔)氏。生得頗有幾分姿色。自幼曾許過人家。聶變豹他家這些惡僕。專一在外替主人探聽得美男俊女。肥產良田。就去報

姑妄言

第六回

七八

思無邪滙寶

知主人。以圖功賞。就將小的表姐報他知道。他着人來說要了做妾。小的母舅不肯。又不敢得罪他。婉回已許過人家了。不然敢不遵命。他遣了一三十個惡奴。公然搶去。小的母舅約同親家告到縣中。他反假寫小的母舅賣女文書。買出硬保。說小的母舅串同光棍誣告圖騙。反受重責枷號。至於小的受害。事屬鄙穢。不敢上稟。恐污老爺金耳。鐵按院搖頭道。不妨。只管說。他又叩了一個頭。哭起來道。小的今日得在老爺臺下訴冤。也是再生了。小的少年時生得略似人形。他不知如何知道。忽然一日。他家着了一個人來對小的說。你家姐姐約你去說話。恐你不信。這是你姐姐頭上的簪子爲據。此時小的又不知道表姐的死活存亡。聽得有信來叫。歡喜不盡。那裡還思前想後。二來少年孟浪。就跟了他去。領進內室。叫小的等着。他說去叫小的的表姐來。等了片刻。聶變豹帶領多人將小的拿住。搜出簪子。說小的是賊。剝光綑縛在一間

屋中。小的的表姐聞得。奔了來哭救。悄向小的說。這惡人想漁男色。昨日他家人說你標致。故設此計騙你來。你若不從。就不能生出此門了。你忍受他一場淫毒。或天可憐見。逃得性命。我姐弟二人將來此仇或

可有報復之日。倘你不幸而死。我報仇無日。你此來因我而死。我決不偷生負你。鐵按院笑道。這件事南人皆以爲常。爲何你說得如此利害。

這就是挾仇的誑語了。羸陽又叩頭道。小的敢有一字欺天。罪該萬死。他有名叫做聶驢子。這些娼妓不幸遇他。尙還啼哭不禁。少年女子爲他所淫者。十存四五。還俱帶疾。何況男人。小的那時不能自主。尙圖一線之生。只得依允。他好狠。將小的綁在凳上淫媾。將小的臟頭帶出尺餘。至今尙拖數寸。老爺不信。求差人驗着。彼時小的已經死了。虧小的姐姐救了半夜始得復生。小的醒後。姐姐哭說小的死了的時候。他叫家人拉出去擻。是小的姐姐再三求告。纔留得性命。次早買囑他兩個

姑妄言

第六回

七四〇

思無邪滙寶

家人送了小的回家。鐵按院問道。你表姐在他家作何項下。就可以自主救得了。羸陽道。小的表姐悄告小的說。初到他家時。聶變豹恨小的母舅抗拒。將小的表姐淫毒。也意欲主意死地。微倖不死。又幸虧有幾分姿色。他還有絲毫憐惜。命人扶養數月纔好。後來竟得他專房之寵。所以纔救得小的。小的姐姐又說。我之不死者。豈貪他之豪富寵愛。他拆我父子。分我夫婦。且我父翁皆被他陷受官刑。我與他之仇不共戴天。養此身。忍辱報仇耳。鐵按院點頭道。果如你說。這閔氏也還算個好婦人。羸陽又道。小的表姐又囑小的道。你逃出命去。萬不可想要告理。不要講府縣。雖撫按衙門也是無用。倘有不妥。我姐弟二人命都不保。皆做負屈之鬼了。你可到南京去。或遇有鐵面無私的上臺哭告。或可除恨。小的含忍多年。今得見青天老爺金顏。是小的姐弟之萬幸了。按院想了一想。問道。這是你多大的事。答道。那時小的纔十五歲。又問道。

姑妄言

第六回

七四

思無邪匱寶

如今呢。答道。小的今年三十八歲了。又問道。你到這裡幾年了。答道。小的到此十八年了。又問道。你那幾年在那裡。答道。小的逃得性命歸家。病倒一年有餘。小的並無兄弟姐妹。只一寡母。又因家寒。心既疼兒。又加紡績勞苦。及至小的病好。小的老母又病倒了。臥病數月故了。此時小的家無一文。力不能葬。小的不忍遠離。苦掙數載纔葬了。又問道。你既如此貧窮。你妻子如何娶。又如何來。反復駁問。足見細心。恐仇口有冤民也。嬴陽見他駁問得利害。心下倒吃起驚來。又答道。小的自幼父親在日。定下陰家女兒。後來小的丈人見小的力不能娶。那時小的二十歲。他女兒十九歲了。小的丈人也只兩口一女。家道也甚寒薄。無可奈何。贅了小的入去的。按院點了點頭。他又稟道。小的幼時曾附搭在金知縣家館中念書。他的兒子同小的着實契厚。他憐小的冤苦。贈了幾兩路費。纔到了這裡。投在阮老爺門下。蒙恩護庇。直至今日。按院微笑道。你也讀過書。怪道你

姑妄言

第六回

七四

思無邪滙寶

話語中也還明白。又問。你會做何事業。答道。小的因無資本。自幼學得些吹唱。在大人們門下做幫閒。按院笑道。這是你蘇州人的長技。又道。他還有何過惡。把你知道的說上來。稟道。小的離家年幼。不知其詳。不敢妄對。大約合縣之內。無不欲食其肉。就是招告。人懼他的積威。寧負屈也不敢伸理。要是先拿役放告。若無多人伸冤。小的領誑言之罪。願死臺下。按院又問道。難道地方上就沒一個好官。容他如此放肆麼。稟道。小的每遇鄉人問故鄉之事。聽得說當日有兩位刑廳老爺。訪問得他的罪惡。也要拿他。但他是皇親的瓜葛。但是來的欽差太監。那皇親諄託護庇。他上下大小各衙門書吏又俱情熟。事未舉行就有人報知。太監在撫按上邊就挽回過了。有此手段。故爾橫行無忌。按院怒道。俟本院再訪。只你姐弟二人的事。要果情實。這奴才就該一死了。何況於他。把你名字開來。羸陽叩了個頭。起來寫了。跪呈上。按院接着。上寫羸

姑妄言

第四回

思無邪

陽崑山縣民。表姐閔氏。遂遞與他家人。道。等到蘇州稟我。家人答應接過。又向羸陽道。本院方纔駁問你者。你若有虛情就答應不來了。屢問屢答如流。其冤苦或者似實。你幾時回去。羸陽跪稟道。小的兩三日內就行。按院道。你到家不可露出風聲。打聽本院按臨蘇州。你到衙門裡來投狀就是了。羸陽叩頭道。小的謹遵。按院吩咐道。起去罷。羸陽道。叩謝老爺大恩。叩了四個頭起來。按院也就告辭。阮大鍼款留不住。衣冠送出。上轎而去。回到廳上。羸陽又叩謝了回家。阮大鍼將酒席差人送了。一桌與陰氏作別。羸陽把前話向陰氏說了。夫妻好生歡喜。要起身。這一日來辭女兒女婿。郎合不在家。對女兒說了要回蘇州的話。羸氏吃了一驚。流淚道。我嫁了不上一個月。爹娘爲甚麼好端端起這意思。撇了我去。妙。因未滿月未嘗回家。故羸陽夫婦不得知女婿是天賜也。若住久也。豈有不知之理。此雖未明明補出。却是不補之補也。他老子不好說得。只嘆了一口氣。道。都是你替娘老子添的光彩。你攆了我們去。倒說我們

姑妄言

第六回

七四四

思無邪滙寶

撇你。嬴氏不解其意。問母親這話緣故。陰氏遂將龍家小子在街坊上怎樣放屁辣騷說你的話。硃磣死了。令人聽不上耳。將醜名哄揚得鄰舍全知。如何還住得。所以要回去的話。說了一遍。嬴氏面赤低頭。無言可答。只痛哭了一場。羸陽留了五十兩銀子與他兩口子。也哭了一會去了。嬴氏坐在房中。心中悲慘了一回。又想起龍家小子。切齒恨道。我一朵鮮花被你探去。和你相好了三四年。懷了肚子。爲你出乖露醜。你倒如此花敗我。就不顧我一點臉面。又把我父子都弄得分散了。無情無義。我有日相遇。把他的肉咬下一塊來吃了。與肉何干。當咬去他的陽物。纔出得我的恨。有此數語。故後日死龍家小子毫無憾也。且說鄔合歸來。嬴氏拿銀子給他看。說父母要搬回故鄉。鄔合趕了去送。方知已去久了。回來問嬴氏丈人搬去之故。他如何好說自己偷漢出醜的話。只說父母想念家鄉。因此回去了。再說這嬴氏自到鄔家。雖無房慾遂心。却衣食件件如意。那鄔合又十分疼愛

他。有好東西。鑽頭覓縫弄來奉承。要是出去幫閒。必定將家中肉菜果品各樣買些。知道贏氏能飲一杯好酒。也成大纒擡放在家裡纔去。贏氏倒也安心樂意。不想久而久之。他飽暖又想起人肉來了。此句話難寫。換二字覺新。

因郎合在外的日子多。他家中從沒有個親友往來。只有個送水的王老兒。綽號王酒鬼。有七十歲了。在巷盡頭住。下此一句有因。只他每日早間送擔

水頭到他家裡。餘外別無一人。他是常到門口站。站半日不見一個人。過。如此多次。一日。王老兒送水來。贏氏問他道。我們這條巷通那裡的。怎不見有人走。王酒鬼道。這是條死巷。那裡有人走。街坊又不多幾家。都是外邊做生意的。每日早去晚歸。如何得有人來往。這贏氏聽了。心中一把火被冷水一澆。先還妄想。或者遇巧相與個把趣人兒解饑。誰知連看的人都沒有。這個老兒又是過了時用不得的了。只得死心塌地。夜間同郎合也臉兒廝貼。口兒相親。摟抱着親親熱熱的睡着。只是

姑妄言

第六回

七四六

思無邪滙寶

下邊少安上了那一點筍兒。也竟是一對恩愛夫妻。日間但是鄔合不
在家。他便插了門坐在屋裡。闌了睡一覺。悶來飲幾杯。即如長齋吃久
了。也就不大想葷腥吃。那鄔合十回九次來家。見嬴氏閉戶而坐。心中
暗喜。以爲這樣貞靜女子。可以牌坊都建得起的。那裡還疑

有此句。後面方引許多疑

字來也。

心他。是以更加恩愛。就知這女子如窮漢。手中無錢食肉。苦捱淡

薄而已。光陰撚指。不覺就是二年有餘。他家這條巷口。有一個土地廟。
向日原有個老和尚看守香火。因這巷內人家少。沒得養贍。別處去了。
空了許久。忽然來了一個和尚。叫做緣。生得濃眉暴眼。力壯身強。有
三十多年紀。要來此廟中修行。來拜衆人。衆人就說。我們這巷內只有
四五家人住。都是小本經紀。供給不起。只好各家每日出一碗盞飯燈
油。佈施一些。沒有。所以前時的師傅住不住方去了。怎好留你了。緣道。
阿彌陀佛。出家人原是苦行修行。捱餓也不妨。何況有飯吃。這就是列

位的慈悲了。衆人說。你既願看守香火。是極好的了。我們有個不依的麼。你只管來住。了緣聽說。遂來住下。前後打掃潔淨。這座廟是個大門進去一個院子。三間小房。供着本坊土地。還有個土地奶奶。泥土地還要奶奶。活和尚苦得

不要婦人。

後面一道牆。又一個小門。也是一個小院。兩間西廂房。一間做臥

房。一間做廚房。這和尚原來是江洋大盜。事犯收監。越獄出來。他向來所蓄的財物約有千金。埋藏在地。逃出時起了出來。藏在身邊。剃了頭髮。做了和尚。護住身子。逃走在外。因想南京繁盛之地。四方人煙湊雜。可以混跡。故雲遊到京城來。又怕熱鬧處不便安身。被人識破。尋了多日。剛剛尋着這僻靜巷內這座小廟。得意之甚。每日只往各家去收蓋飯。回來便在廟中高坐。從不出門。衆人都說他是一位有德行的高僧。他原來掛名出家。如何斷得葷酒。手中有的是金銀。只是不肯自己買來受用。這個王酒鬼每日來替他送水時。常坐了閒話。了緣知他好飲。

姑妄言

第六回

七四八

思無邪滙寶

拿錢煩他去買來。二人共酌。又常把腳步錢與他。這老兒喜得沒入腳處。一日。王老兒送了水來。閒話中。他道。我蒙老師傳這樣厚情。恨我沒錢。要有錢。買些甚麼來孝敬你。出家人的東西。不是常常白擾得的。了緣笑着道。你要請我。是殺雞是宰鵝。王老兒也笑道。你出家人也用起葷來了。了緣道。狗肉我也吃。你不聽得人說。心好不用齋麼。王老兒只當他說頑話。笑答道。等我有錢着。買狗肉來請師傅。了緣笑道。只要你肯買。我出錢買來同享。如何。遂向房中取了三百文錢遞與他。道。不要買生的。或熟雞鵝鴨。或熟牛羊狗肉。不拘甚麼。買來都可。那老兒嘴笑得咧着。眼白瞪着。撇着幾根白鬍子。看着他道。師傅可是當真的麼。了緣道。不當真難道是假。那老兒每日挑水掙幾個錢。沽飲之餘。買米還不夠。成年不見葷面。今聽見買肉來與他同享。那饞蟲已爬到喉嚨上來了。嚥了兩口唾。拿着錢往外走。了緣又叫了他回來。他倒猴急起來。

道。我說你是哄我。了緣道。不是哄你。你明明的拿着。人看見了不好意思。取了個筐子。遞與他。道。買了放在這裡面。上邊不論甚麼菠菜白菜。買些。蓋得嚴嚴的。不可與人看見要緊。那老兒笑着。一面走。道。不勞吩咐。我知道了。去了不多一會。且是來得快。笑嘻嘻的。拎着筐子來了。買了大塊熟牛肉。兩隻燻雞來。了緣又取了二百文錢。一個大瓦罐與他。道。我切着菜。你可去把上好乾燒酒不拘多少。只打滿了來。沒有人看見便罷。有人見了若問。只說是你買的。他聽得打酒。更跑得快。頃刻而回。他二人關起大門來。大斟大嚼。直吃到天晚。那老兒酒醉肉飽。千恩萬謝。起身要回。了緣道。我還有話說。你每日早間往人家送水不得閒。到午後你閒了。到我處來。替我買東西。我還請你。又與他一百文錢。道。這與你買雙鞋穿。你千萬酒後不要對人說。若人知道。我住不住。你就沒得吃了。那老兒喜出望外。連忙答道。我的頭毛都白了。難道還不知

姑妄言

第六回

七五〇

思無邪滙寶

好歹。師傅這樣好情待我。就殺了我。也是不告訴人的。作別而去。此後習以爲常。每日將午就來。替他打酒買肉。二人受用。這王酒鬼生平也沒有過這樣好日子。快活不過。再說了緣。每日往這幾家收盞飯。從不曾到鄔合家中來。他也從未見這嬴氏。嬴氏也並不曾看見他。這是何緣故。鄔合因多在外少在家。只一個少年婦女在家中。恐怕不便。先對他說過。我家無人。不必來收飯。每月送他五升米。到日來取。做定了規矩。先來過兩次。皆值鄔合在家。街上去買了米。就送與他去了。那日又到日子。鄔合偶忘了這日。夜間天氣甚熱。蚊子又多。這嬴氏一夜沒睡。次早天涼。方朦朧睡着。鄔合要出門去。叫婦人道。我要出去。你起來關門。嬴氏睜得很。說道。我要睡睡。關了門。停會老王送水來又要開。我不耐煩。你帶上去罷。那鄔合也就依他。把門帶上去了。恰好這了緣是收月米的日子。他也知鄔合常不在家。故清早來尋他。走到門口。見門還

關着。只他還未起來。等了一會。不見開門。用手一推。原來是虛掩着的。他叫道。郭大爺可在家。叫了兩聲。不見答應。走進來伸頭住客坐內一

盜盜行徑。

張。不見有人。到臥房窗眼中往裡一看。只見一個婦人精赤條條。

上下無一遮蓋。仰擗着睡在床上。一身雪白淨肉。一雙小脚穿着大紅睡鞋。因怕蒼蠅。用芭蕉扇將臉蓋着。雖隔着一頂冰紗帳子。看得明明白白。真可愛也。真如。

竹絲簾上。橫堆着一段羊脂白玉。

冰紗帳裡。煙籠着一簇芍藥嬌花。

他打頭頂心上一麻。直酥到脚底。這個賊禿四顧無人。此時性命都不要了。那裡忍得住。悄悄將房門推開。脫了衣服。揭開帳子。輕輕爬上床來。再一細看。這婦人因怕熱。將兩條腿揷得大開。一條還擱在竹夫人上邊。那件寶貝雖然生產過。因兩年多不曾弄聳。長得飽飽滿滿。他身

姑妄言

第六回

七五

思無邪滙寶

子比當日又發胖了些。此物越發滾圓。竟像放光的一般。只露一條細縫。微微張開。紫巍巍一個小花心吐出。上面又光又滑。並無毳毛。那賊秃淫興大發。那個小和尚直豎豎在腰中。混挑起來。足有七寸餘長。鍾口粗細。他也不敢造次。吐了一口唾沫。抹在龜頭上。又擦些在他陰戶門首。低頭看準。往那縫裡一頂。早把個小和尚的腦袋鑽進紅門裡去了。那婦人夢中驚醒。把扇子揭開。眼睛一看。原來是一個和尚。驚問道。不怒而驚。可見情願。你是那裡來的。這麼大膽。那賊秃將他抱得緊緊的。道。女菩薩。小僧是來化緣的。一面說着。下邊亂抽。那婦人久曠的了。忽然嘗新。已美不可言。又從未經過這樣驢大的行貨。覺得內中滿滿塞住。無微不至。下下皆中癢筋。話也說不出來。任他橫衝直闖。這賊秃身體強壯。力氣粗雄。極力衝突。把個嬴氏弄得面紅耳赤。骨軟筋酥。受用不過。但恐樂極悲生。命因奸喪。要知二人後事如何。須將下回接看。

姑妄言六卷終

校記

① 此句原書右有夾批「可傷」二字。

② 以下有錯簡。下文自「這個女兒」至「桌上擺設些蘇」為一葉，原置於此，書眉註明，此篇在後九篇接簡，亦即當接九葉之後，就在他家左近租了兩間房子住下，過了三四個月，陰氏生了「句下」（此行書眉註明「後一篇」、「前一篇」）。今據文義改正。

③ 此段批註，「的是」原作「是的」，「何得有此」原作「何此有得」，據文義改。

④ 「也」字原置「合」字之上，據文義改。

⑤ 「不出」原作「出不」，據文義改。

⑥ 「梨園」原作「園梨」，據文義改。

姑妄言第七卷

鈍翁曰。贏氏受了緣色癆錢癖之創。雖是寫賊禿獄卒之惡。然不有此一番茶毒。後來贏氏仍回郎室。不能悔心相安也。

捕快之獲了緣。足見此輩之能。亦顯此輩之惡。尙過於盜也。寫了緣避難之盜心虛如見。

王酒鬼之懷恨。因了緣先親後疏之故。所謂遠之則怨是也。足見人之處世。待小人不□(可)不留一番心思。

忙敘事中夾寫知縣去接旨。爲魏忠賢建坊。筆力何等矯捷。

世間之惡。到了獄卒。再無過於此輩者。漢周勃云。吾曾將十萬兵。身爲大帥。不知獄吏之尊若此也。千古皆然。爲官者能禁其惡。犯罪者得稍甦其苦。自當獲福無量。于公治獄。大興馴馬之門。豈非前轍。

鐵按院之誅蟲變豹。鉏凶去暴。雖是警醒惡人。乃是了結贏陽報閔氏。

姑妄言

第七卷

七五六

思無邪滙覽

一番公案。閔氏嫁金鑲。亦是趁此完結二人。省得後來累筆。

龍家小子事中。隨筆即出楊爲英。充好占。郝氏。何等筆力。且無痕跡。

龍颺來尋贏氏。欲續舊好。情雖可惡。郎合夫婦處以此法。似乎太過。然不如此。將來終不能斷絕也。又要累筆。如此結去。何等乾淨。

牛質之好淫。即有荀氏好淫之妻。牛質喜胡旦之後。荀氏即喜胡旦之前。已與紅梅所生之子反棄之。胡旦與荀氏奸空（宿）之子反留之。貪淫之人。神鬼奪其魂魄處。香姑更不知爲誰氏之兒。彼自欺之。夫復誰尤。其報應之說。正文已見。茲不再贅。

此一部書中。婦女貞烈賢淑者少。淫濫潑悍者多。或謂將婦人貶之太過。此一回內有三奇女焉。閔氏忍辱報仇。高女矢貞死節。單氏善賢預化。亦足以揚婦女之至矣。

這兩回書中。陰氏有一奇焉。前一回。他自幼淫蕩。到後來竟能潔身自

處。一奇也。此一回內。他與金鑣可謂厚之至矣。且金鑣又長於戰法。而彼竟辭之。不復與淫。又一奇也。以陰氏所爲言之。淫只可謂之二。而情有七。較諸婦淫濫不堪者。高出許多頭地。宜乎後有好處也。

姑妄言卷之七

第七回 凶淫獄卒斃官刑 奸險龍陽遭暗害

附 重陽報舊恩 苟氏私新寵

話說那贏氏正在睡中。做那巫山之夢。不想被這賊秃一陣衝突醒了。那賊秃也是熬久了的。只要了不多工夫也就洩了。方伏着不動。婦人甦醒了好一會。才喘過氣來。問他來歷。賊秃道。我在巷口土地廟中住。來了兩三個月了。並不曾見你的嬌容。若早知道。我也來親近久了。說着。那小賊秃又硬起來。他又要弄。婦人被他一陣弄丟了數次。渾身酥軟。又怕王老兒送水來。推住他道。你既住的不遠。我們有日子頑呢。反是婦人先說。
寫盡淫婦之淫。此時怕老王送水來撞見怎了。你快穿衣服出去。賊秃聽了。滿心歡喜。親了幾個嘴。纔洩出那話來。還是硬幫幫直豎着一條紫皮

姑妄言

第七回

七六〇

思無邪滙寶

甘蔗。婦人看見。倒反吃了一嚇。暗想道。我說裡邊怎麼這樣有趣。原來這等粗大。比小龍的竟有兩個還旺些。虧這裡頭怎麼容得下他。兩人拭抹了。一齊穿衣下床。那賊禿捧着婦人的臉。又親了幾個嘴。要他約個日子好來。婦人道。我家的或在家或不在家。日子定不得。你留心。但看見他出去。左右無人。你來輕輕敲門。我便放你進來。這裡鄰居稀少。你只管放心。賊禿歡喜得了不得。兩個人笑嘻嘻的攜手同出房來。不想王老兒送了水來。撞了個滿懷。先蘇氏說怕王老兒來。此時偏就撞着。天地間有此等巧事。笑問道。老師傅來作甚麼。賊禿忙答道。我來收月米。低着頭忙忙的走出去了。這婦人也急忙縮回身來。那王老兒只當鄔合在家。也不管閒事。倒了水自去。婦人出來關上了門。進房坐在一張杌子上。沈思道。不想今日無意中遇着這件活寶。不但粗大。而且又長久。不枉我胯中生了這件東西來。蹺開腿。伸手把陰戶一摸。還像個沒牙的嘴。一般大張着。尚未閉嚴。心

中又喜又是好笑。且說那賊禿回到廟中。想道。我也遇過好些婦人。總沒有他這種標致風流。看他又騷淫得有趣。得這個妙人兒長遠守着。隨早隨晚的高興便弄。方纔暢快。也不枉我出家一場。

不是強盜。算計不到此。不是強盜。算計不到此。亦

算計不到此。若在家入。雖有壞者。或尙無此等惡毒算計。

須設個法子騙了他來。想了一會。道。有了。須如此如

此。方才便得動他。這賊禿留心在廟門口守了一日。不見鄔合回來。捱到掌燈時候。知他家無人。走來輕輕敲門。這婦人二十多歲。今日午經了這番快樂。秋清氣旺。此時正小飲了幾杯。正等鄔合回來好去睡覺。忽聽得門響。即走來開門。原來是和尙。笑吟吟放了進來。隨把門門上。到了房中。那賊禿假作驚慌。道。不好了。早間我兩人出去。被老王看見。他午間吃醉了。到我那裡發話。說我來同你私偷。我再三分說我來收月米。他說我明明看見你兩個人手拉着手走出去。難道他家沒男人。你拉着婦人的手笑嘻嘻的。化(普)天下化米化緣的也多。我七八十

姑妄言

第七回

七六二

思無邪滙寶

歲了。從沒有聽見這個化法。

說得活像。不由婦人不信。

兩人明明是通奸。還要胡賴。被他

他拿住筋節。我沒得說了。只得軟求他。他說要不張揚。須送他一百兩銀子。方買住口聲。不然要告訴你郎大爺。還合同衆街坊送你我到官處治。我哀求了半日。求他寬我十天。我湊銀子給他。他才依了。他說明日還要來向你講話。如今是那裡這些銀子給他。這怎麼處。那婦人那裡知道賊禿是詭計騙他。也着了急。哭道。這是你做的事。就到官。我也實供是你偷我的。賊禿道。這如何辯得清。兩人做的事。官府也不肯偏信。我怕甚麼。就是問了和尚的奸。不過打頓板子。枷號還俗。只是你也要褪褲子打光屁股。枷號官賣。我一個出家人那裡怕他。佛家弟子隻身一口。何處不去。但恐連累了你。心中不忍。

好慈悲。不枉是和尙。

特的來同你商議。

那婦人聽了這些利害話。越發哭起來。道。我一個婦道家有什麼主意。人家說一夜夫妻百夜恩。我的身子也與你睡了。你可想一個主意救

我才好。賊禿道。可不是呢。我要不爲你。我就悄悄去了。他往那裡去尋。我因放你不下。纔來和你說。我倒想了一個主意。只怕你不肯依。婦人道。你說了看。賊禿道。千着萬着。走爲上着。除非你同我逃走。方免得這禍。婦人道。逃往那裡去。賊禿道。我原是好人家的兒女。也做過一任官來。強盜也。而云曾做過官。是盜而官乎。官而盜乎。今人笑道。或少年時做過一官。則未可知。因看破世情。出家也不久。我家還有大

房產地土。你同我去。我留起頭髮來。作個長遠夫妻。你還是一位夫人呢。真是壓寨夫人。我的家私儘夠受用一輩子。你依不依。憑你酌量。不然我明日

獨自逃去了。等他來同你吵鬧。婦人也沒了主意。雖不知他這些話是真是假。實在有幾分戀着這和尚的本事。問道。依你說。要走幾時走呢。賊禿趁機道。安心走。今晚就走。若到明日。露了風聲。人防範起來。就走不脫了。婦人只得依他。那賊禿滿心只想騙這婦人。他銀錢自有。不稀罕他家的東西。婦人趕忙只收拾了他行經的絹帕睡鞋。又拿了兩把

姑妄言

第七回

七六四

思無邪滙寶

梳子。拿塊布包了。塞在裙腰上。

精細之甚。此數件物是婦人萬不可少者。

此時已將起更。街上靜悄

悄的。他同了婦人出來。反帶上門。往廟中來。那婦人與鄔合二載有餘乾夫妻。雖無實事。也感他那相愛的恩情。雖然有些捨不得他。到了此時。也顧不得了。到了廟中。將兩層門都關上。進房坐下。他有現成的酒肉。取出來讓婦人吃了些。他自己呷了幾碗燒酒。見婦人不用了。將傢伙撤去。撥明了燈。替婦人脫衣上床。他也脫去衣服。然後擺開陣勢。將起來。怎見得。

一個光頭元帥。一個豎嘴將軍。那光頭元帥仗着黑纓鎗。分心直攬。那立嘴將軍忙持紅邊劍向腦就吞。這元帥連珠炮一出二子。那將軍皮擋牌兩瓣雙迎。那元帥怒豎倒生鬚。這將軍笑張無齒口。那元帥鎗鎗單刺紅心。這將軍劍劍只含紫腦。那元帥越加梟勇。戰多時。光頭上爆火出來。這將軍漸

覺酥麻。敵不住。豎口中流水氾濫。

這賊禿真有不歇不洩的本事。日間因是久不見婦人。故此易洩。這一回上手就是幾千抽。弄得這淫婦心花內都是快活。欣欣暗喜。誰知他只管弄將起來。有一個更次。那贏氏丟了數遍。有些受不住了。說道。歇歇罷。讓我透透氣兒。那賊禿那裡聽。便道。早呢。倒從新鼓起威來。自首至尾。搗了有幾千下。搗得個婦人氣都接不上來。大張着嘴。白瞪着眼睛。兩個鼻孔一張一張的。賊禿看見他這個樣子。略慢了此。婦人纔回過氣來。哀求道。我受不得了。明日再弄罷。這裡邊有些疼了。可謂甘盡苦來。賊禿親了個嘴。道。你略忍忍兒。我丟了就好了。一面說着。又一陣亂抽亂搗。這一陣也不計其數。更加凶猛。一陣緊似一陣。起先婦人陰中有些滑溜。還自不覺。此時他拿出那做強盜的本事來。如扯風箱一般。陰中淫水被他扯乾。一出一進。連皮帶肉。扯得火燒火辣生疼。婦人苦苦哀求。

姑妄言

第七回

七六六

思無邪滙覽

他那裡肯聽。抽一抽。那婦人疼得哎喲叫一聲。他也只當不曾聽見。那賊禿覺得裡面乾乾緊緊的。箍着陽物。如口裹着一般。快活不過。又弄了有一個更次。忽然像瘋了似的。極力亂搗了一陣。也覺樂極。方一洩如注。纔肯歇手。外面已交五鼓。這婦人被弄得七死八活。眼淚也流了不知多少。下眼之水流盡。上眼之水又流。何此婦水之若是其多也。見他歇了。如放赦一般。痛得哼個不住。

側身而臥。這賊禿先飲酒時也有八九分醉了。乘着酒興。不管人死活。足足搗了一夜。也乏倦了。倒下頭。鼻息如雷。鼾鼾睡去。這婦人那裡睡得着。覺得陰中疼痛難忍。伸手摸摸。原來裡外都腫了。裡邊因乾的緣故。被他一陣蠻扯。皮都扯塌。所以這般疼痛。這婦人雖好飲一杯。不過三更鍾的量。適興而已。那裡禁得拿大碗如長流水一般灌起來。自然要吃到潦倒不堪。妙。甚趣。況他這樣一個嬌怯怯身子。可經得這等狂風大浪。他經了這一番。反拗（懊）悔起來。暗想道。當初幼年雖行得不是。

同龍家大小子私偷。彼此還有些情意。後來嫁了鄧家。雖然是乾夫妻。他這種恩情實令人感激不盡。今日遇了這和尚。只說也必定有些恩愛。跟了他來。誰知這樣狠毒。將來定然死在他手中。如今既走了出來。

料道又回去不得。左思右想。忍不住嗚咽嗚咽哭將起來。

應前欣欣暗喜。此可謂喜極生悲。

時夜短。天已大明。和尚也睡醒了。看見他哭。說道。你哭甚麼。攬過脖子來親了個嘴。爬起來道。我還有些餘興。再弄弄着。那婦人把腿夾得死緊。用手推着道。還弄呢。被你弄得稀爛的了。且說正經話。你昨日說要走。今日爲何還在這裡住着。此處近着家。不是當頭的。和尚原是要騙他來。何嘗有心要走呢。哄他道。我般（船）還沒有雇停當呢。等停妥了再走。又對婦人道。你日間只在這屋裡。關着門窗坐着。若外邊有人敲門。你躲在這口大櫃子裡面。鎖了櫃門。神鬼不知。櫃子裡雇兒我已去掉了。後邊的板也打下來了。坐在裡頭。此也不悶氣。

不做過強盜決想不到此點。強盜可謂點矣。其

姑妄言

第七回

七八八

思無邪滙寶

如滑。善子更滑。奈何。

且躲兩日再走。我這裡也從沒人到來。你只管放心。

妙。有此。方見他才敢。另婦人又也。

不然。難家咫尺。也非惡。吳者。何敢大膽至此也。

那婦人只得依他。賊禿說着。又扳婦人的腿要弄。婦人

死也不肯。他笑道。也罷。讓你養了精神。夜裡再弄罷。說罷。穿衣下床。婦人只得也起來。關着門窗。坐地又是間西廂房。天氣炎熱。幾乎悶死。到晚來。他吃一個飽燒酒。抵死要弄。他力氣又大。婦人又拗不過他。又不敢叫喊。但弄一遭。定弄得死而復甦者數次。你想一個作強盜的人。殺人不眨眼的魔君。可還有甚麼情意。那婦人陰中腫破。又是汗螫着。痛不可忍。一日到晚。只得揸開了腿坐着。透些涼氣。還略好些。兩邊膝骨又被他撞傷了。兩隻腿如折了的。一般。又揸不得多工夫。捱到下晚。天氣略涼。痛才稍止。他又要弄起。這婦人此時求生不得。求死不得。一連過了四五日。並不見他提起走的話。再三問他。只含糊答應。又聽得王老兒每日送水來。歡歡喜喜替他買東買西。並無話說。方悟到是被他

所騙。說不出口。只是暗暗的哭泣。再說鄔合那一日從清早出了大門。

到宦家去幫閒。遇有酒席。晚了未能回家。次日一早回來。恐家中少長

缺短。沒有嬴氏的食用。到了門口。方要敲門。那門隨手而開。他道。娘子

今日如何起得這樣早。倒開了門了。或者是昨晚忘了關。走進來。見臥

房門也開着呢。他道。原來起來了。走進房來。却不見有人。一眼望到床

上。被疊得好好的。這是昨日疊的。未曾動。他疑是今日早疊。疑看他下邊寫許多疑字。都

有層疑他在廚房燒火洗臉。走去一看。清鍋冷竈。不但沒煙火。連人都

不見。疑二疑是在後院上毛廝。走去一看。也沒有。疑此必無之事。不得不疑到此。心中動疑

道。想是家中沒了火種。往鄰居去討火去了。但他從不出大門。四疑。疑到無可疑處。

只得疑忙走到鄰舍家去問。都答道。你家娘子這兩三年了。從不曾到我

們家來。我們還不曾見他的面目。是甚麼模樣呢。大清早夕他來做甚

麼。是寫兩年多靜處之嬴氏。故愈動鄔合之疑。鄔合聽了。心中疑他逃走。忙回家來查點。東西一絲

姑妄言

第七回

七七〇

思無邪滙寶

不少。

五疑。真令人猜疑不出。

復疑道。要是同人逃走。有個不拿東西的。難道是投井

去了不成。但井在盡頭。他也認不得。又沒有吵鬧拌嘴。如何尋死。

六疑。到水窮山

盡無可疑處。不得（不）疑到此。

又疑道。莫不是爲我沒這東西。急了去尋死。但也過了這幾

年。又不見有甚聲色。真急得沒法。就走到井邊一看。那是個石頭井欄。

只有盤子口大。僅容得個小竹吊桶。跳不下人去。

七疑。這一疑更不可少。寫郎合總猜疑不着。走投沒路處。真妙筆也。

疑他還是逃了。復來問這些鄰居。此時男人都出去了。只有婦女在家。

他問道。我家女人不見了。大嫂們素常可曾看見有甚麼人在我家走

動。或者同人逃走了。

八疑。自然還要疑到此。

那些鄰舍婦女們道。你家娘子極賢慧。

不但從不見面。這幾年連大聲氣也不曾聽見他的。他輕易門邊也不

出。又沒個人到你家來。如何會走。

鄰家如此說。郎合越猜疑不着。連逃走尚疑在是否之間。

正說着。王老兒送

了水來。問道。郎大哥。你在這裡說甚麼呢。郎合將不見了妻子話告訴

他。他也吃了一驚。放下桶道。你娘子終日在屋裡坐着。如何會不見了。

我成年家送水。十回還有四五回不見他的面呢。又想了一想。道。我昨日送水還看見他呢。往那裡去了。

和尙拐去。屬氏才一夜。此時王老兒與他尚無恨。故不肯說出和尙妙。

鄔合道。正是

此說。不知何故不見他。四處訪問了一日。全無影像。次日只得到兵馬

司去遞失呈。求他緝捕。竟數日杳無踪跡。這一日對宦萼說了。宦萼發

了名帖。差長班雇人替他寫了張失呈。送到縣中。煩他上緊緝拿。這知

縣是宦實的門生。見兄來托這點小事。敢不遵命。即刻傳馬快來吩咐

了。發了捕批。立了限期。過期不獲。定行責處。這幾個快手領了批出來。

到鄔合家中問了詳細。鄔合又送了一個東道。折乾的封兒。捕快們拘

齊了鄰舍來問。衆人同答道。他娘子從來門邊兒也不出。他家又從沒

個人來往。這不見得蹊蹺得很。我們如何得知道呢。差人道。你們都是

緊鄰。這地方又沒多人。推不得乾淨的。大家都有干係。若拿不着人。少

不得你們都要到官。衆鄰居見說。都是膽小的人。從沒有見過官府。聽

姑妄言

第七回

七七

思無邪滙覽

見了這話。有些着忙。大家背後商議。一家拿出一百文錢來。共湊了五百文。向捕快道。師傅們到這裡來。我們應該備一杯清茶奉敬。窮家小戶不便宜。我衆人湊了個薄禮。衆位師傅請茶館中坐了罷。衆捕快道。我們怎敢受你們的禮。衆鄰舍陪着笑。道。原輕微得很。不是敬師傅的。但我們都是窮漢。可是人說的。顯道神跳井。盡盡心兒罷了。一個捕快道。既承你們的情。我們領你們的了。你們有甚麼話說麼。五百哥。說話可嘆。衆人聽見他口氣鬆了些。就借因兒推說道。鄔家這件事。要求衆位師傅照看。我們都是做小買賣的人。早出晚歸。從來都不到他家走動。只有王酒鬼與他家送水。是每日到他家去的。有人來往沒有。或者他還知道。捕快道。王酒鬼在那裡住。答道。他住在盡頭那一家。門口有井的就是。捕快道。你衆人同我們去找他。衆人只得跟了同去。却說這王老兒每日大酒大肉。擾繞吃了兩個多月。好生的快樂。又間或得他些資助。替

他買東西。又可賺錢肥家。正然吃得興頭。自從他拐了婦人到廟中之後。再也不留他吃酒吃肉了。把房門關着。也不容他進去。每日還托他買東西。買得比先前更多。却沒得與他到口。雖然給他幾文腳步錢。但他這些時好東西吃慣了。這幾文錢只好買酒呷。那得有肉來吃。喉中的饞蟲都爬將出來。心中恨道。這禿驢好可惡。你一日買這些東西。一個人也吃不了。天熱又放不得。與我些吃吃何妨。就這樣吝嗇起來。待我這樣刻薄。幾時我故意給人看見。弄個大家吃不成。心雖如此想。還貪他的錢文吃酒。尙捨不得洩露。這日正在井上打水。只見一夥人走來。他不知是做甚事。方才要問。內中一個鄰居叫道。王老爹快過來。這是衙門中的捕快師傅們來問你話。那王老兒連忙把桶放下。走近前來。笑着道。衆位老爹叫我說甚麼。捕快們就說。郎家的妻子不見了。定是跟人逃走。道你在他家常常送水。你可曾看見有甚麼人在他家走。

姑妄言

第七回

七十四

思無邪滙寶

動。那酒鬼正恨賊禿。這一問。正中心懷。即答道。我在他家送了幾年的水。不曾見有個人影兒。就是他妻子不見的頭一日。我送水去。遇見巷口土地廟中的和尚在他家來。我問他做甚麼。他說收月米。別的却不曾見。是他拐不是他拐。我也不知道。他這些話答應。原不曾疑心和尙拐婆娘。不過總成。捕快們到他廟中看見了酒肉。詐出他些錢來。出自己的氣。且又不曾破臉。後來還可以替他買東西賺錢作酒資。誰知這賊禿惡貫滿盈。應該敗露。捕快們聽了王老兒話。向衆人道。這和尚是那裡來的。住了多少時候。做人如何。現今可還在廟中。衆人道。這座廟因沒養贍。空久了沒有人住。他是個雲遊的和尙。是上江人。才來了有兩三個月。情願苦修。每日只是收了盞飯就關了廟門。從不出來化緣。是位有德行老實的和尙。他老在這廟中修行了。作馬快的人比伶賊還透露三分。王老兒雖是無心說話。他却有心。聽婦人不見這一

姑妄言

第七回

七七五

思無邪匱寶

日恰恰的和尙就在他家。十分中就有五六分動疑是他拐去。便道：你們且散了罷。我們往別處去訪問訪問。衆鄰舍散去。幾個捕快同到一個僻靜的小冷酒鋪中坐下。商議道：聽那老兒口氣，多半是這個禿驢一個道。若是他拐了婦人，這幾日爲何不逃走。還肯在這眼皮子底下住着。一個道：也定不得是不是。咱們到廟中探探看。又一個道：衆人都說他是有德行的高僧。若是踩不着，傳到官府耳朵裡，還說我們借端生事，詐騙好和尙。不是當要的。內中一個老捕快姓計名德，他想了一想，道：不然。多應是他。他裝老實慣了，說沒人疑他。定然藏在屋裡。況且光着個腦袋，帶着個婦人，怎個逃法。語道破，真是老奸，非此輩不能知強盜的心腹。我有主意了。等我吃幾杯酒，裝作醉了的樣子，敲開門嚇他一嚇。他若不動一些聲色，你們上前來拉開，替他陪禮。只說是我們是上司差來替鄆家拿人的。他請我們吃酒。天熱，要到廟中歇歇涼。要碗水吃。我有兩歲年紀了。多

姑妄言

第七回

七七六

思無邪滙覽

吃了幾杯醉了。和他頑耍。他也只得依了。若是心虛。形色一變。必定是他。再行拷問。你們說好不好。此計真妙。不愧名爲計德。衆人笑道。琉璃簪不錯。你到底

是東方朔。好個老賊。叫掌櫃的打了幾壺酒來。又煩他去買了一大盤

稀爛的狗肉。鹽醋蘸着。大家吃畢。會了賬。齊走到土地廟前。天色將

晚。這個計德將腰中的鐵線取出。提在手內。把廟門。乒乓兵亂敲。這

和尚正赤剝着。抱着羸氏在懷中吃酒。這婦人頭不梳。臉不洗。面色焦

黃。眼眶通紅。愁眉苦臉。一點東西也不吃。賊禿把婦人的胸前坦開。摸

着奶頭要笑。強讓着婦人吃酒。忽聽得打門。他道。沒有別人。這又是王

酒鬼來想酒吃。不要理他。聽得打得甚凶。有些疑影。這疑心先虛了幾分。忙把婦

人藏在櫃中鎖好。將酒肉都藏過了。披了衫子。一路問出來道。是誰打

門。外面也不答應。只是敲打。心中甚疑。不得不開。纔拔了門。只見一個

人。手拿着鐵線。一手推開門。進來就劈胸揪住。大喝道。你這個禿驢

藏得好。一般的被我拿住了。

一語雙關。妙甚。若果是好和尚。便謂敲門多時不開。你藏在裡面何事。一般要出來拿住了你。也。或是拐了婦人。便謂你藏得好。一般

被我拿住。不必定。心虛。也。至於竟是被盜。彼心懷自喜。則非計德之料矣。

這賊禿原是有心病的人。看見許多人進來。

並不想到是爲婦人。只當緝着前案盜情來拿他的。

錯認得妙。映前心疑。

不由得撲

的跪倒。衆位爺。我前案的事結過三四年了。又不是本地方的事。若饒

我的狗命。我重重的酬謝衆位爺。衆人原是來試探他。不想弄假成真。

聽了這話。就知是逃盜。遂順着他說道。果然不是我們地方上的事。但

有廣捕文書來。方來拿你。果然重謝我們。自然護庇下你來。衆人也並

不知是那一案的事。不過是想詐他一主財香。也就撒了手了。於是把

大門關了。回到房中來。那賊禿見事體不妙。強盜的事都犯了。還怕和

尙吃酒肉的罪不成。遂將酒肉搬將出來。衆人也就吃。只留心看守着

他。不多時吃完了。問他道。許我們的東西拿出來罷。我弟兄們人多。不

要一點點子。打水不渾的。一個姓滑的叫作滑游道。他走江湖的人。自

姑妄言

第七回

七七八

思無牙滙寶

然在行。何用我們說呢。倒像我們小器。他這是買命的錢。少了他也拿不出來。我們還替他擔着天大的干係呢。那賊禿此時也軟了。戰戰兢兢的將床底下一個掛箱取出來。道。小僧的家當全在這裡頭呢。將鎖開了。衆人一看。內中黃白之物約有六七百金。他只留下了一大包銀子。有四五十兩。告道。這些須留下與小僧做個盤費。別的都孝敬衆位爺罷。衆人見了這些東西。已是快活得很。但貪心再是不足。見他出手又大又快。疑他別有所蓄。說道。這點子就要買一條命。有再拿出些來。我們好放你。那賊禿何嘗是捨得。也並不見出手大。只因急了。顧命要緊。況且東西原放在一處。一時又藏不及。所以全箱送上。留這幾十兩銀子。好想方法帶着婦人逃走。此一句妙。他未嘗不想逃走。在此久住。因未曾想出好方法來。別尋安身之路的意思。聽見衆人說他還有急了道。衆位爺在上。銀錢是人掙的。自家的性命要緊。還是錢要緊。這是我一生的積蓄。因感衆位爺活命之恩。故

都送上。留這一封做盤費。不然叫小僧餓死了不成。屋裡空空的。別處也沒藏放的地方。況小僧才來不久。難道埋在地下。他這些話說得盡情。衆人道。也罷了。那滑游見了這口大櫃子。大鎖鎖着。心中一疑。道。這禿驢既做強盜。焉知不拐婦人藏在這裡面。亦未可知。滑。真就是裡面沒人。雖未必有銀子。或有衣服綉緞之類。也可分惠些。遂指着櫃子道。這裡面是甚麼東西。開了我們看看。這賊禿見事體有幾分妥了。正陪着笑臉說長道短的哀求。忽聽得要開櫃子。面色頓改。答應不出。半晌道。是是空櫃櫃子。裝着些破爛東西。並沒一個值錢的物件。滑游見他顏色有些古怪。走起來相了相。用手把櫃子推了兩推。覺得裡面沈重。上前將鎖一扭。那什件是朽了的。一下就斷了。雙手將兩扇櫃門豁刺一開。定睛一看。原來是一個蓬頭撒髮的活寶。大笑道。在這裡了。遂喝問道。你可是鄒家逃走出來的麼。那婦人初關在櫃中。只是熱悶得心慌。

姑妄言

第七回

七八〇

思無邪滙寶

尙無懼。後來聽得進來吃酒說買命討饒的這些話。已知道這賊禿是強盜了。不由得心中撲撲的跳起來。後來又聽得問道櫃子。他渾身都抖。上下牙齒逐對撕（嘶）打。及至聽見擰鎖。開了櫃門。已嚇得在裡面着急。雖聽見問他的話。那裡還答應得出來。只是戰呵呵的哭。那滑游又問了一聲。不見答應。一把抓著。拎將出來。拎字趣是嚇唬了的。劈面一掌。打得一交跌倒在地。一個道。不用打他。明日到堂上拶起來。怕他不說麼。此時賊禿已嚇昏了。跪在地下。一個捕快腰間抽出鐵尺。照膀子上儘力兩下。喝道。賊禿。細細的說如何拐出來的。免得老爺們動手。賊禿被打得頭渾眼花。哀告道。爺們不要動手。我實供罷。此時見婦人也跪在傍邊。人賊現獲。料推不掉。不如實招。免受他的拷打。遂將如何收月米。如何看見婦人獨臥。如何好他。如何設計騙他出來。這賊禿活該倒運。從頭至尾細細說出。那捕役聽了。切齒恨道。你這個禿奴。人家好好的婦女。

活活坑在你手裡。你暗暗的奸他就該死了。又設計騙他逃走。到衙門一陣拶打是不消說的。還要官賣。若賣下水去。這婦人一條性命不是你送了他的。說着。又狠狠打了幾下。計德道。且不要打。問他當日是何處的強盜。逃到我們地方上來。問明白了。明日好稟官。這賊禿聽了此話。問（不）知所措。方知他們剛纔不是來拿他的。悔之無及。不肯實供。一個發怒道。這樣惡人。不下手打他。他肯好好的說出麼。遂大家動起手來。番子們收拾強盜的非刑。說起令人寒心。先吊打了無數。和尚死握不招。計德將他兩隻膀子用鐵線拴在一處。取出一根數寸長的檀木棒來。有大指粗細。插在鐵線中。用力絞起來。勒得深入半寸。皮開肉烈。（裂）他咬牙死受不說。衆人就拿他作蝦蟆曬背。兩手兩足用繩拴了。背向上臉朝下。懸空吊在（住）衆人又背上放一大盆滾水。他尚不肯招。又將大石壓上。渾身骨縫皆開。這賊禿真是個頑皮鐵骨。他猶

姑妄言

第七回

思無邪滙寶

然堅忍。計德恨怒極了。將他放下細好。腰間取出一個包兒。打開。原來

是一包硬豬鬃。扯開賊禿的褲子。拿豬鬃通他的馬口眼。

這和尚也受用了幾日。今受此刑。也可

謂樂極生悲。

這是番子處強盜的頭一件惡刑。那禿奴不是鐵人。如何禁受得

起。他雖然性惡。也是父娘生的皮肉。被這些捕役們收拾得他就像他弄羸氏的一般。死去活來數次。忍不得了。方纔實供他是江西鄱陽湖的江洋大盜。越獄逃走。出家避難。始末原由備細說明。衆人方放了他。看那婦人時。嚇得渾身戰得要死。坐到天色微明。將和尚綁起。婦人鎖着。帶到衙門中來。這日北京有欽差官齋旨意到來。諭各府州縣替魏忠賢起蓋生祠。縣官隨上司去接旨。不得審理。吩咐一應事務都等回衙發落。衆捕役將和尚婦人墩鎖在鋪內。交付人看守着。知道官府不得就回。大家去分用和尚的金銀。還有些零星什物。席捲分之。每人約得百餘金。心中暗喜。付（復）又都到衙門口來伺候。將有午刻。官才回

衙。因辛苦了。進內歇息。直到晚堂。方升公座審事。頭一起就是衆番役跪上堂。繳捕批。將和尚拐去婦人拿獲到案。細細稟了。知縣先叫帶婦人上來。問他從何時通奸起。如和(何)跟和尚逃走。把驚堂一拍。衆衙役喝了一聲。如轟雷一般。這婦人小小的年紀。何嘗見過這樣威嚴。也顧不得羞恥了。一來心恨和尚。添了些話。就將他如何睡覺。和尚進來強奸。若不依從。便要殺害。又如何哄他逃走。藏在櫃中。不許聲張。不然也要殺。小婦人怕死貪生。纔作了這醜事。知縣喝過一邊。帶上和尙來審問。賊秃見活口質誣在傍。無可辯得。也就直招了。知縣大怒道。和奸罪只擬杖。和尚應加一等。況且這一個清白婦人被你坑陷。死有餘辜。吩咐夾起來。衆衙役吆喝了一聲。動手夾起。夾得那賊秃叫苦連天。收緊了。又吩咐敲二十槓子。然後撈下六根籤。吆喝叫重積。(責)衆衙役聽見這婦人的口供。生生被這秃驢坑害。況他又不曾用錢。上一句是實。此一句是主。

姑妄言

第七回

七、四

思無邪滙寶

揀上好頭號大板。儘力斫了個足數。已是打昏在地。知縣命人也撈起那婦人來。衆衙役將婦人撈了一撈。堂上吆喝道。再敲三十下。命帶到衙門外褪衣打他十五板。這十五板比和尚的輕了許多。一則人可憐。他被和尚坑騙。二則見這嬌嫩少婦粉團似的屁股。存了一點愛惜的心。三則官府又遠。不過打個數兒罷了。就是先撈敲時也留了些情。不然這樣個嬌怯怯的人兒。早已嗚呼尙饗了。雖說是輕。他那細皮嫩肉已打得血肉分飛。打畢繳籤。有一首花心動的詞兒。說這賊秃拐騙羸氏奸淫道。

此恨無人共說。逢賊秃粗雄。心竟飛越。竊負相逃。掩上禪扉。
枕簟忙忙鋪設。夜恣淫毒得天曙。怯身兒經他磨滅。孽緣滿。
公堂臺下。又遭笞責。

知縣吩咐衙役去傳他丈夫郎合。一面又審別件。那衙役去了。不多

會來稟道。鄔合家中鎖着門呢。問他鄰居。說他時常出門。不知何往。無從尋覓。知縣道。料道這樣婦人。他丈夫那裡還要。他情有可原。免枷。今晚暫收監。明早傳官媒領賣。衆衙役答應了一聲。將婦人帶去送監。知縣又吩咐將和尚枷號一月示衆。再行發放。一面兩個就去擡枷。衆捕役又上前跪稟道。這和尚原係江西鄱陽湖江洋大盜。已經拿獲。越獄在逃。爲僧避難。到此潛躲的話。說了一遍。又道。限滿之後。或解回本地。或申報上司。若放了出去。恐將來貽害地方。知縣大怒道。奴才。不知被他殺害了多少人的性命。又坑了地方官的功名。陷害禁子拷役的幾個身家。我也沒力氣費紙筆。吩咐衆皂隸着實打。以打死爲度。衆役見本官發怒。吩咐打死。五板一換。兩膀加勁。竭力奉承。那賊禿大喊道。老爺天恩。他衆人得了我千金東西。原說是放我。此時倒求害我。我死固當。求老爺將這項銀子追了入官。小僧死而無怨。知縣問衆捕役。衆人

姑妄言

第七回

七八六

思無邪滙寶

見活口實證。不敢隱瞞。都招承了。知縣道。今日奉旨與魏上公修祠建坊。正愁沒有錢糧。可取來供用。衆役面面廝覷。只得去取。那賊禿先已打得發昏些須。此時打不到五十。已斃杖下。知縣怒猶未息。吩咐攬出去拋於郊外。這賊禿作了一生惡人。今日零星葬於豬犬鴛鴦之腹。這就是。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衆捕役取了贓物來呈上。知縣看了道。方才和尚供稱有千金。如何只有這些。衆人跪稟道。實在只有這些。怎敢欺瞞老爺。那是和尚恨小的們。多說些。好叫小的們賠補。知縣笑道。贓物應當入官。和尚若不供出。你們也就瞞下了。本當重責。因你們有獲盜之功。准折了罷。下次再敢如此。定然重處不貸。衆捕役真是狗咬尿脬。空歡喜了一場。知縣命庫吏將金銀兌明收了。留爲建坊之用。

以盜贓建道場之坊。用得妥當之極。

且說那衙役將贏氏

帶到監門外交與禁子。討了收管。這監中有兩個窮凶極惡。貪財好色的禁子。天下之禁卒。未有不窮凶極惡。貪財好色者。閹衙門中慶（送）了他兩個雅號。一個叫色癆。

一個叫錢癆。這錢癆遇有犯人進監。不管罪輕罪重。有幾文淹心錢給他。雖是犯剛斬的重罪。他也不怕干係。鬆放着他。還滿臉是笑。爺長爺短的奉承。大盜越獄的多由於此。爲官者不可不嚴察矣。若沒錢與他。就是鬪毆的小事寄監。他拿出

那惡狠狠的。一副面孔。白日裡手扭腳鐐。兩副傢伙與人戴着。到晚來。像強盜似的上了押床。弄得人七死八活。一日到黑。嘴中喂喂嘟嘟的罵個不休。人沒奈何。連衣服都脫了。送他纔罷。他得了。同色癆罷力。此輩之惡。絲也不謬。

這色癆錢癆還在次。若見有婦人下監。就如蒼蠅見了血的一

般。定同錢癆作奸作歹的騙上了手。他二人輪流着受用。他與刑房的

書辦串通了。時常的有些須小的孝敬。故爾如此大膽。閹衙門都知他

一人的惡處。閹衙門皆知其惡。凶惡可知。有一位知縣不知。知縣者。謂要知一縣小民之疾苦。知吏胥之善矣。知風俗（俗）之厚薄也。今衙中咫尺禁卒之

姑妄言

第七回

七八八

思無邪滙寶

惡(惡)尚不知。所知者何事。豈朝廷用一知縣。只知要火耗受賄而已哉。然而此類知縣不少。

這日正該他一人當值。這婦人晦氣。剛

剛撞到他兩個手裡。他兩個收了婦人。與了收管。帶進女監來。那女監中空撈撈的。只有兩張矮板床。連破蓆也沒有一塊。將婦人推進裡面。把門倒拽上出來。那色癆見這婦人生得有幾分姿色。心中無限歡喜。拉了錢癍到僻處商議去了。那羸氏自從昨晚拿獲。一日一夜。連黃湯辣水也沒有嘗着。已餓得腰酸肚痛。適纔一頓拶打。已昏暈過去。倒也不知疼痛。此時帶來收監。先是帶到衙門外照壁下去打。打完了帶進來繳籤。監在大門內右首。又帶出來。帶出帶進兩三次。也有幾百步遠。雖那衙役憐惜。扶着他些。却要自己的脚走。心裡一來害怕。二來那高底的板子在脚下拐呀拐得吃力。這一走。血脈走開。到了監中。反疼得要死。八個指頭。皮都塌了。揸着腫疼非常。到了這間黑魃魃的屋裡。越發害怕了。屁股疼得坐也坐不得。將身子斜歪在板凳上啼哭。忽聽門

響了一聲。急擡頭看時。只見那錢癩手中拎着幾條絕大的鐵鏈鎖扣。豁刺的往地下一擲。喝道。起來。這個地方是許你睡着哭的麼。那婦人吃了一驚。忙要起來。渾身疼得爬不動。掙了一會。方才站起。那錢癩圓彪彪睜着兩隻眼睛。惡狠狠的道。畫二筆監中規矩。是女犯追來要鎖靠。子小像

(拷)了。吊在梁上的。

此一款大約是大明律之外條者。

一面拿起鎖來。道。伸過脖子來。那婦

人慌得跪下。道。爺開恩罷。我這個樣子已是要死的了。這一吊起來。實實的活不成了。求爺積陰隲罷。錢癩喝道。放屁的話。朝廷的王法。積甚麼陰隲。實對你說。我這裡但是人進監都有個常例。叫做發油錢。要送得厚呢。便搭些。干係鬆放他些。要沒有錢。是定要吊起來的。你一個錢也沒有。還說甚麼。難道我們在這裡喝風。是發子聲口。此輩索錢。皆作此話。拿過脖子來罷。

說着。理起鐵繩。要往脖子上套。那婦人知道是要錢。料沒得與他。只得任其所爲。把脖子伸着。那色癆在傍邊道。哥。他也是好人家的兒女。一

姑妄言

第七回

七九〇

思無邪滙寶

時被禿驢哄騙了。受了這一番苦。我怪可憐見他。哥。你饒了他這點情

兒罷。錢癡道。他有甚麼情到我。叫我留情與他。話口（中）有刺。色癡道。哥。你息

息怒。且出去走走。讓我和他慢慢商量出個法兒來。用手推着他。那錢

癡也就轉身。故意狠狠的道。兄弟。看你的面。且鬆他一會兒。我看他有

甚麼法。要沒有常例錢。我今夜收拾得他不死也塌層皮。說着。忿忿而

去。色癡向着婦人道。可憐可憐。你起來說話。贏氏掙着要站起。那裡起

得來。他昨晚拿來時。因天氣熱。只穿了一件夏布對衿衫兒。色癡見他

胸前露出一條白肉。影影的兩枚乳峯。好生動火。站起來上前做做扶

他。將他胸前接住。抱將起來。也就幾乎做了個呂字。是個色癡。扶他站住。道。

你看見他那個樣子了。這一吊起來。你怎麼受得。你又沒錢與他。這怎

麼處。叫我看着怪可憐的。婦人道。我昨夜空着身子拿了來。頭上有兩

根銀簪子。耳朵上的一副金丁香。才在衙門口。不知被甚麼人拔了去。

我丈夫又不知道。就是知道。他見我做了這番事。也未必肯來救我了。
鳳氏作此語者。疑郎合怨彼所爲定棄之耳。不意後來反救他。猶愛他。真是出於意想之外。故惑之深且切也。公門裡面好修行。爺你救救我罷。色

癆道。我心裡巴不得要救你呢。叫我也沒法。只是我那哥從來極愛小。

你若沒些甜頭到他。他如何肯罷。停會他再發起性子來。連我也就難
勸了。婦人哭着道。爺你看我就是這一件衫子。一條褲子。還有一個光

身子。別的還有甚麼。拿甚麼送他。死活只得憑他罷了。色癆笑道。衫褲

不留着遮肉麼。他也不稀罕。倒是身子也還使得。真是棄機而入。婦人也懂了三

分。不好答應。色癆又逼一句道。你怎麼不作聲。遲會子他再來。我就不

管了。婦人道。爺的意思怎麼樣。色癆笑嘻嘻的摟着脖子到懷中。將嘴

對着他耳朵上道。你既沒錢。捨着身子給他睡睡罷。你也不是怕羞的。

況且和尚的手段。是有名的利害。你都見過了。還倒怕他麼。這比那吊

着還好捱些。這是我愛你的話。憑你的主意。還不知他肯不肯呢。那婦

姑妄言

第七回

七九

思無邪滙寶

人已是渾身疼得難受。怕他果然吊起來。如何禁當得起。此時屁股疼得很。陰中昨夜得空了一宵。倒覺得略好些。沒奈何。只得道。憑爺們罷。色癆道。你既這樣說。就好講了。叫道。哥。你來。那錢癯走進來說道。怎麼說。色癆道。哥罷。我和他商議了這一會。實在一絲沒有。吊又禁不得。他情願把身子謝你。你好歹看我的面上。將就些罷。錢癯假作不肯道。我只要錢。沒有錢。吊起來就是了。誰煩那和尚肉剩下的騷尿。此物也有刺的。奇語。豈未解時。

又可有
味耶。

色癆道。哥。他實實的沒有。你就處死他也沒用。不過臭這塊地。凡事看我兄弟的薄面罷。遂看着婦人道。還不脫了褲子睡着呢。那婦人只因一時之錯。到了這個地步。沒奈何了。含羞忍恥。只得將褲子褪下。爬在光板床上臥着。色癆帶着笑將那錢癯推進前道。哥請受用罷。他走出去了。那錢癯急急忙忙扯下褲子。也不暇脫。也是個色癆。跨上身來。挺着根鐵硬的孽具。亂搗亂戳。尋不着路頭。急得他低頭一看。因那陰門

腫得翻着。故此門都沒了。他忙用手送了進去。如乞兒打肋磚一般。死力一場混弄。贏氏起先覺得好些。此時被他拿出築牆的手段來一陣混搗。搗得那床板亂動亂響。倒反又疼得難受。屁股是打破了的。在光板子上。頓亂揉。疼得真個要死。只得含着淚。將衫子衿兒咬着死捱。正在難受的時候。忽見上邊不動了。知是了。心中暗道。造化。逃得命了。因天熱。那錢癩弄了一身臭汗。拔將出來。提着褲子走出去納涼。那婦人定了一定。捱着疼慢慢的掙起來。歪着屁股坐着。用手一摸。兩腿鮮血淋漓。窗上月光有些微微亮影。看得明白。陰中黏黏達達淌了滿股。又沒有個甚麼擦。只得將鞋脫下。把裏腳打開。扯下些來。將股上的血擦抹乾淨。將陰戶也擦了。手指又疼。勉強着剛收拾完。才待穿褲子。只見色癆跑進來。向前攬住。親了個嘴。道。你這人好沒良心。若不虧我。此時不知如何受苦呢。就不謝謝我。不由分說。將他放倒。那婦人疼得動

姑妄言

第七回

七九四

思無邪匯覽

不得。又不敢強。只是憑他。那色癆忙自己脫了褲子。弄將起來。因有餘精在內。滑順得比先略可忍些。那色癆在門外看他兩個弄了一會。火動久矣。不多幾下。那婦人覺得那牝戶中跳了幾跳。就不見動了。暗道。這還好些。色癆把褲子也不穿。只圍在腰中。起身出去。那婦人纔要掙起來。見錢癯拿着個大土碗。點了個明晃晃的燈進來。道。住着。我還要弄弄呢。忙把燈放在牆洞內。爬上身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儘着搞個不歇。弄夠多時。方才完了出去。色癆又要來弄。婦人哀求道。爺。你先前可憐我。討情救我。你此時如何下這狠心。我實在的受不得了。色癆道。我救了你。你就不救我了。我方才弄了不多幾下。沒有盡興。你再與我弄。就罷了。那願他生死。上身就弄。這一弄。足足弄了半夜。緊抽慢扯。再不肯歇。任那婦人求告。他總不理。只見錢癯進來道。你還讓我呢。只管獨吃起來了。色癆道。好哥。你在外邊涼快涼快。略等一等兒。我也快

了。不住的又抽。錢癮急了。上前要拉下他來。他緊緊抱着婦人。死也不放。拉得狠他弄得狠。口中只叫。好哥。你只當積陰騭。再容我一會兒。色這

癮二字纏
寫得滿足。

這一拉一掙。用力分外猛大。揉得那婦人屁股疼得列（到）心

裡去。身子又被他壓緊。氣也出不來。婦人氣恨沖心。方知道他二人通同做的圈套。料道哀求也是無益。就是手好也推他不動。何況手又疼。氣迷了。就像死人一般。憑他禽搗。那色癮緊抽了一陣丟了罷。爬起來。錢癮又上。幹訖一度下來。乏倦了。對色癮道。兄弟。我夠了。讓你受用罷。我睡覺去了。走倒在那一張床榻上呼呼的睡了。那色癮滿心歡喜道。他睡了。讓我來獨享。又爬上身來弄聳。此時婦人迷一會醒一會。也疼木了。眼淚也流乾了。醒轉來。他還在上邊弄呢。把身子直挺挺的。動也不動。擱了憑他。暗恨道。小時做了不長進的事。以致爹娘撇了去。嫁到鄔家。好端端的過日子。被這賊禿奸騙。到今日受這樣的荼毒。況官府

姑妄言

第七回

七九六

思無邪滙覽

說還要官賣。不知此身落在何處。待要尋死。諒又不能夠。千思萬慮。甚是傷心。又想起鄔合的情愛來。難拋難捨。又悔又恨。後悔良遲者。此悔恨之力也。鳴鳴的哭。却沒眼淚了。看看天已大明。聽見外面敲門來帶人犯。色癆還在高興。緊一下慢一下的弄呢。真是色癆。聽見了。忙忙下身來。自己穿上了褲子。替婦人也把褲子穿好。又替他趕忙繫了褲腳帶。看見他頭髮揉散了。披散了一臉。慌忙替他亂挽上。扶將起來。推醒了錢癩。扶着婦人出去。開門交人明白。他二人關了門。欣欣得意。重復大睡。不題。他二人可謂。

此時關門監裡睡。

少刻禍從淫上來。

這衙役將婦人扶着。剛走到儀門外。一眼看見那鄔合同一個人站在那裡。他又羞又怕。羞的是沒臉見他。怕的是他心中懷恨。恐稟官加責。眼淚汪汪。低頭含愧。鄔合見羸氏臉如菜葉。髮似蓬鬆。人形都脫了。只

見他。

面容灰黑。喉間嘶隱痛之聲。頭髮蓬鬆。眼內滴傷心之淚。一雙手血跡模糊。兩隻腳拖鞋拽帶。因同那大小兩和尚做了幾夜快活道場。却被那色錢二禁子弄成這般狼狽形妝。

(狀)

鄔合看見他這個樣子。心不忍見。點了點頭。嘆了兩聲。你道鄔合爲何來得這樣早。因昨晚知縣審事時。他有個朋友叫做鮑信之。

此處出鮑信之。第一次報信與

鄔合。他在縣中也有些勾當來。親眼看見事完。回家路上恰好遇見鄔合。

把贏氏的事說與他知道。又道。官府傳你。回說不知你的去向。明早傳官媒領賣。鄔合這兩日因宦尊同賈童正在初交之時。終日會席。他在兩三家幫閒。兩日未回。竟不知道。今聽說妻子已經拿獲。明早官媒領人。忙別了鮑信之。如飛跑到宦家。將關大門。煩人進去說了。宦尊發了

姑妄言

第七回

七九八

思無邪滙寶

名帖。明早着長班去說情。將婦人給原夫領回。鄔合就在他家住下。天未大明。就約長班同往。到縣中時。知縣尙未上堂。他拿了錢煩代書寫了張領呈拿着。同長班在儀門口等候。不多時。堂府升堂。喊堂開門。長班看見帶進婦人。他同鄔合也就跟了進去。衙役認得是宦府中的人。誰敢攔阻。只見衙役上前跪稟道。犯婦到。那婦人跪在丹墀之下。又見一個人跪上去道。官媒伺候。官兒正要吩咐。那長班忙將名帖雙手高呈。走到公座傍邊遞上。將家主來意說了。知縣自然肯做分上。問道。他丈夫在這裡麼。長班道。在這裡伺候。遂叫鄔合。那鄔合聽叫。走到丹墀中間跪下。雙手舉着呈子。門子接了上來。鋪在公案上。官府看了。問道。你還情願要這妻子麼。鄔合叩頭道。老爺天恩。小人情願領回。知縣道。既然如此。你帶了去罷。那鄔合又叩了個頭起來。方要去扶那婦人。只見嬴氏高聲喊道。青天爺爺救命。這一聲叫。把鄔合嚇了一驚。恐他妻子

不願回去。別有甚話。怕官府見罪。那官兒見他喊叫。疑郭合是假冒來領。掩卷試猜。郭合疑的是。還是知縣疑的是。忙叫將那婦人帶上來。衙役將他帶到滴水簷下。問道。

你喊甚麼冤。那羸氏忿恨填胸。雖有多人。也顧不得羞恥了。遂將昨夜兩個禁子怎樣夥同奸騙。直到天明。幸得老爺天差提人。方才歇手。不然小婦人的命都被他二人送了。哭訴了一遍。看至此。方知前疑都猜不着。原來爲此。這獄卒奸

淫犯婦是官府極痛恨的事。聽了大怒。喝叫快拿了來。這兩個凶徒風流了一夜。正在高臥養神。他二人昨晚商議騙這婦人。只說他到底是少年嫩婦。就吃此虧。當堂怕羞。決不肯說出。人這一想。可見此事行過多次。受其毒者。非羸氏一人而已。據我

做書的人料着。大約要是高興一兩次。這婦人沒有吃大虧。他也就忍過去了。這兩個惡奴太刻薄了些。誰知這婦人恨毒在心。不顧羞了。細細供出。不想被官拿來。上前跪下。官府怒容滿面。鼻中冷笑道。你兩個做得好事。又叫那婦人說了一遍。二人情真罪當。大張着嘴。無可回答。

姑妄言

第七回

八〇〇

思無邪滙寶

官府切齒甚怒。將滿筒籤全攢下來。吩咐二人齊打。一邊一個。每人重斫四十。徇情者同罪。官府動怒。誰敢徇私。況這兩個惡奴。就是本衙門人也惱他淫惡。下下着肉。打完革役。命托（拖）了出去。這二人吃了一夜的扁食大空心。昏頭昏腦。又吃了這一頓毛竹筍湯。吃扁食時是婦人的股。此時吃竹筍時是子。已是發昏。雇人擡到家中。血奔了心。都做了風流之鬼了。己的股痛。可（何）報應如此之速快耶。這也是他兩個人凶淫之報。正是。

地獄新添貪色鬼。

監中少了愛錢人。

知縣吩咐禮房

紙。

拿帖子回復宦公子。交與長班。又命鄔合帶出婦人。

鄔合又叩了個頭。上前扶起了羸氏。攙着打西角門出來。到大門外扶

他站住。央煩長班馬頭去雇了一頂轎子來。將婦人扶上了轎。忙向長

班作揖道。有勞衛下。我改日酬勞。相煩先回謝老爺。我送妻子到家。就

來叩謝。說畢。跟着轎子去了。頃刻間到了自家門首。開了門。將羸氏扶

出轎來。攙他進去。到房中床上睡下。取錢打發了轎夫。忙忙進來。熱了一壺滾酒。整了些菜來替婦人暖疼。婦人吃不下去。他再三勸着。勉強呷了幾口酒。不吃了。他又取了些錢出門。忙到宦萼處謝了。到藥鋪中買了一大包甘草並幾個貼棒瘡的膏藥。又往香蠟鋪裡買了銀硃。如飛而回。到家。將銀硃調了些。替贏氏將指頭傷處都擦了。又到廚下熱了一鍋甘草湯。舀在坐盆內掇進來。替他脫了褲子。扶下床來洗瘡。贏氏手又動不得。鄔合替他洗。低頭一看。見他的陰戶腫大如桃。破爛得像翻花石榴一般。桃實中開了一朵石榴花。倒也是一種異本。他嫁了一二年。鄔合雖不曾嘗着他

這東西的滋味。却是常常撫摩愛惜。相會過無數的。今日忽然看見了這個怪樣。驚問是何緣故。婦人流着淚道。那和尚狠毒的話說了。又被昨夜那二人作賤得如此。鄔合恨了兩聲。將一塊舊紬帕替他擦臂上的血。蘸着水拭淨。又將陰戶內外輕輕用指頭掏着洗了揩乾。扶他爬

姑妄言

第七回

八〇

思無邪滙寶

在床沿上。貼上膏藥。抽（抱）他上床。換水替他擦了擦身上。換了件小

汗衫。又替他洗了洗臉。把頭髮梳梳。

梳篦如故。日（但）只少了兩把梳子。丟在土地廟中。

挽了個髻兒。放

他睡下。把夾被蓋上。然後坐在床沿上守着他。那婦人得這一番的收

拾。渾身爽利了許多。因想自己作了壞事。以爲丈夫不知如何懷恨。今

見他反加恩愛。

堅合之。不恨顧氏而反憐情（惜）者。亦猶曹孟德見張魯不焚倉庫。而厚待之意也。顧氏既背夫逃走。而不拐帶絲毫之物。換其心。不過因己之無陽而貪和尚之具耳。所謂罪

雖重而情可原者。律之以婦道。其罪目不必言。以此拿人此等事論之。或可寬一籌耳。

十分感激。況連日遇的都是凶徒。那裡有

他這種恩情。悔恨從前。反放聲哭將起來。

這哭是良。發現處。

鄔合道。你哭甚麼。

你自己做的事。難道倒恨我不成。那婦人道。哥哥。我負了你。我實該死

的了。你不恨我。倒這樣疼我。我今生報你不盡。來世變馬變狗報你的

恩罷。鄔合道。我同你雖是乾夫妻。數年的恩愛。怎麼忘得了。

顧氏聽得此話。更自抱愧。

況原是我不是。我一個廢人。把你一個花枝般的少婦就攔着。我何嘗

不悔。這是你被人坑陷說不出來。我也不要你補報。從今後一心一意。

安心樂業過日子就夠了。苦楚你也都嘗過了。再不要妄想了。

即合這一番的話真

可死婦人之至心也。

嬴氏道。我經過這一番。又蒙你這樣恩情。再生他想。真是豬狗

不如了。這婦人伏養了幾日。陰戶痊癒。棒瘡也好了。他這棒瘡原打得

輕。皮打破了。肉未傷重。所以好得快。倒是手指頭有一個來個的。月

纔好了。此後果然這婦人的慾念全消。就是一時偶動淫心。想起這和

尚的狠毒。兩個禁子的凶惡。一點高興樂趣也沒有。又想在衙門中那

一番苦楚。任你一丈高的慾火。想到此處。一星也無。他疼愛這丈夫。比

那有的更甚。一心一意。十分的和美。話分兩頭。且說那嬴陽同陰氏自

南京起身。坐船到了家鄉。雇了乘轎子。擡着陰氏。許多人搬着行李。徑

到陰老兒家來。此時陰老兒夫婦都是七旬外的人了。忽見女婿女兒

歸來。且氣概軒昂。行李甚富。悲喜交集。忙收拾房子。與他住下。過了數

日。嬴陽用了二三百金。買了一所住宅。把向年寄在丈人家的器皿傢

姑妄言

第七回

八〇四

思無邪滙寶

伙搬了去。又添了許多金漆床桌。斑竹椅凳之類。擺設得好不富麗。典了一房男婦使用。買了一個小廝聽叫。一個丫頭服事陰氏。他見丈人丈母年老。就接來同住。那陰老兒見女婿如此體面。竟像是作了顯官榮歸的一般。十分的快樂。那老婆子向老兒誇口道。你當日嫌他是戲子呢。你看看今日這個光景。窮鄉紳還趕不上他家呢。女兒該是享福的人。當日一聽見他家來提。就一心要嫁他。怪不得他今日有這個造化。有得他誇口。寫盡淺見婦人。還不知也。今愛是如何得來的銀錢。那陰老兒別無子女。將所有些須的積蓄並房

子賣了。都交與女兒女婿。爲養老送終之費。

甚矣人情之可嘆也。陰老夫婦別無子女。當日贏陽貧窮時。何不私蓄付之。寧其

養老。今見彼頗豐而反賣之。可見非親親之誼。勢利二字起見耳。

後來老兩口皆是贏陽夫妻發送殯葬。不在話下。

贏陽把門面收拾出三間來。拿出數百金。雇了個夥計。開了個香蠟鋪。俱料理完畢。然後去拜望舊日那些朋友。盡都來回。看見他這個局勢。無不致敬。千古固然。只見人有了錢就尊敬。更不問是爲何如人。世情可嘆。盡來溫房洗塵。熱鬧了幾日。一日陰氏

向他道。金大爺我們當日着實承他的厚情。我的意思要備桌酒。你去看他一看。請他來家坐坐。也見我們的情長。羸陽笑道。你的意思要想他來敘敘舊了。陰氏也笑着啐了一口道。受了人的情都不想着感謝感謝麼。羸陽笑道。他的情固然厚。自從他同你往來多半年。我覺你那蓋子上也被他磨厚了好些。可以扯直了。果如羸陽所言。大約這十幾年來。比牛皮還厚了。陰氏笑罵

道。沒良心的忘八。先的銀子東西算是爲我了。臨起身的時候他送的盤費呢。那時我們要去的。人。他還圖的是甚麼。那難道不是他的情。羸陽道。我同你說頑話。你就發急了。你收拾下。我就去請。羸陽到了金家。金鑛會着。知他夫妻回來。甚是歡喜。聽得他來請。便道。你請先回去。我隨後就到。羸陽道。舍下新買的房子。恐大爺不認得。請同去罷。金鑛就同他步了來。行至門首。讓進內室。陰氏接着。二人各滴了兩點相思淚。金鑛當他還是當日的樣子。圖來續未了之緣。不想高房大廈。呼奴喚

姑妄言

第七回

八〇六

思無邪滙寶

婢起來肅然起敬。

說盡人情。

就不像當日相得。羸陽夫婦讓他上坐。決然不

肯。定要分賓主之禮。羸陽自覺不好意思。讓之再三。不得已。金鑲客位。

羸陽叫陰氏對面相陪。自己打橫坐下了。

這一坐妙極。

羸陽道。向蒙大爺厚恩。

臨行又蒙厚賜。至今不敢稍忘。金鑲不好稱他羸大官的了。說道。臺見

言重。

稱呼更妙。

些須微物。何足掛齒。在南京去了這些年。作何貴幹。羸陽道。

不敢。也不過在列位大人門下走動。深承重愛。故戀住了。所以直至今

日才回。說着話。丫頭送上菓仁泡的茶來。陰氏拿了一盞奉與金鑲吃

了。他〔此〕時一看。陰氏的年紀雖將四旬。丰韻不減昔日。打扮得滿

頭珠翠。更覺可人。心愛得了不得。回想起當年去時懷着孕。問道。我記

得那年別時。娘子有孕來。後來生了個甚麼。陰氏道。到那裡三四個月。

生了個女兒。今年十八歲。已出嫁了。金鑲道。光陰好快。不覺一別十八

年了。陰氏問道。府上都好麼。他慘然道。都好。就是賤荆前歲不在了。

問爲

○氏作地。

陰氏又道。還不曾續娶奶奶麼。他道。先妻在日頗稱賢慧。也還有幾分姿色。今日也想要娶。但我身邊有幾個人。娘娘是知道的。是舊相（知）之語。

倘娶一個醜而潑悍的來。怎麼處。只好慢慢看緣法罷了。說着。丫頭僕婦送上酒來。他夫妻要斟鍾。金鑽再三不肯。坐定。不過說些閒話。換席後。陰氏又讓着飲了幾杯。贏陽知他是陰氏心上的密友。恐他要敘敘舊情。不敢久坐。韓即載猶爾。何況贏陽。遂道。大爺請寬坐一坐。我在前邊小鋪中照

看照看。就來奉陪。贏陽去了。陰氏就到贏陽的位上坐了。與他相近。見丫頭執壺在傍。說道。把壺放在桌上。你吃飯去罷。那丫頭去了。金鑽見他支出丫頭。上前一把抱住。就親了個嘴。道。親親。自你去後。我的魂靈兒隨你去了幾個月才回來。眠思夢想。廢寢忘餐。今日纔得重會。掀起衣裙。伸手入褲中去摸牝戶。陰氏也就欠起屁股來讓他摸。他道。親親。別了你這些年。你這件寶貝還仍然如舊。你可肯賜我一刻歡娛。以消

姑妄言

第七回

思無邪滙寶

十數年之相思麼。陰氏笑道。我承你深情。還何所顧惜。但我年將四十。半老的婦人。女兒都嫁了人家了。不堪再荐枕蓆。舊情未已。不過是這樣戲耍就罷了。況恐家下人看見。何以爲顏。因反摟過他來。送嘴遞舌。與他道。親親。你須諒我。不要怪我。金鑣只顧咂舌。咂着舌。婦人不可說話。且不答應。

又將懷解開。把雙乳摸弄了一會。方答道。別的話都是你的謙辭。至於怕你家人看見。這是實情。是我一時情之所鍾。見不及此。如何怪你。陰氏也伸手摸了摸他的陽物。堅硬如鐵。笑道。你可謂老當益壯了。二人笑了一回。怕有人來。各自坐了。陰氏斟了一杯酒。手拿着。敬了他半鍾。

剩了半杯。自己吃了。金鑣回敬。讓陰氏先吃了半杯。他吃了半杯。二人不善

學古。啖我以餘桃。當自己見。先飲。後再敬方是。然後低訴一會離情。講一會相思。少刻。羸陽進來。金

鑣起身謝別。夫婦二人挽留不住。去了。羸陽回到房中。笑問道。幾千抽。陰氏笑道。放你的屁。這幾年來你看我還同人做這事麼。羸陽道。舊情

人相遇。他如何放得過你。我不信。陰氏道。我實感他舊情。相會訴衷曲罷了。果然有事。瞞你作甚麼。他自己扯開褲子。扞（拉）羸陽的手摸道。你看這是弄來沒有。羸陽摸着笑道。這又奇了。這東西吃了多少野食。今日又禁起口來。果然奇。實非羸陽所料。陰氏笑道。不虧他吃野食。你如今不知怎個光景呢。真使羸陽沒得答。夫妻笑了一會。次日。金鑪送了一分厚下程來。陰

氏也送了他許多南京人事。此後像是親戚般常來走動。或遇沒人時。不過頑笑而已。竟不曾雀入大蛤化爲水。過了數月。羸陽聽得按院將到蘇州。他同陰氏商議要去投狀。陰氏道。你何不尋訪了閔家父親同去。羸陽道。我也想來不好。倘露風聲。那惡人必殺閔奶奶以滅口舌。不是我救他。反是我害他了。陰氏道。你說的是。遂收拾行囊起身。到了府城。方知巡按已到衙門行過香了。聽得次日放告。要情人去寫狀子。因想恐漏風聲不便。他自己也還動得筆。却寫得累累贅贅。照他前在京

姑妄言

第七回

八一〇

思無邪滙寶

面稟的話寫了一大篇。次日清晨到衙門首。遂放告牌進去。許多人都跪倒高舉呈狀。書辦接了上去呈上。鐵按院取頭一張一看。滿滿一紙。從不曾見此款式。一看名字是羸陽。忽然想起。也不看了。就把呈子摺了。收入袖中。吩咐道。叫羸陽上來。衆人接聲如轟雷一般。叫羸陽。羸陽答應了一聲。在丹墀下忙忙叩頭。按院道。上來。他膝行到滴水簷下。按院又道。你到公座前來。他匍匐到案前。問他道。這狀子是甚麼人寫的。他叩頭道。小的不敢托人。是自己寫的。按院點頭道。好。吩咐道。衆人明日早堂再聽發落。羸陽在此伺候。掩門。衙役齊聲吆喝出去。衆人向外飛跑。衆役呐喊。放炮關門。打點退堂。鐵按院叫羸陽跟着進到後堂坐下。吩咐傳推官刑廳。早在大門首官廳中伺候。隨傳。打躬已畢。按院叫放了一張椅子在傍命坐。告了坐然後坐下。按院問道。貴廳職司風憲。鉅強去惡。職所當爲。如何地方上元凶巨惡也曾訪拿一二麼。刑廳深

深一恭道。卑廳也曾拿過幾名。案牘具在。按院道。捨豺狼而問狐狸。非本院之意也。本院所說者。大奸巨惡耳。豈立豪鼠賊類耶。左右。顧道。迴避。衆人答應一聲。遠遠躲開。羸陽跟着也走。按院道。羸陽過來。羸陽忙走回跪下。按院袖中取出一張狀子。遞與刑廳。刑廳忙立身接過。坐下打開。見一大篇。不知是甚麼東西。從頭細看。方知是一張新樣的狀子。看了一會。看完了。起身雙手繳上。就站在傍邊。按院便不讓坐。滿面怒容道。該廳一府理刑。容此淫惡魚肉無辜。此奴凶惡至此。該廳竟無所聞。也可謂聾瞽之甚了。若有所聞而不敢舉。畏其勢耶。慕其賄耶。不但難免尸位素餐之誚。豈不愧民之父母四個字麼。本院白簡從事。該廳難免居首了。刑廳見按院動怒。上前搶一跪道。卑職有下情上稟。按院道。起來講。刑廳站起道。此惡卑職知之久矣。屢欲舉行而不果。皆爲上臺掣肘。時時切齒痛恨。卑職素仰老大人世秉忠貞。不避權貴。昨聞

姑妄言

第七回

八二

思無邪滙寶

得老大人按臨此地。私心竊喜。以爲定可爲民鋤害。使此一縣人得生。因老大人憲駕纔臨。不敢驟稟。欲候公務消（稍）閒。卑職方敢細呈始末。因向公服內胸前取出一個招文袋。檢出一紙呈上。道。此係卑職訪得此奴惡款。求老大人賜覽。足見卑職非敢欺老大人之語也。按院接過。一面看着。只是點頭。落後看得一款道。

農夫高鳳之女。

別女。

年十二時即擅儀容。性端莊。言笑不苟。里

中每有春秋社會之聚。鄰家姊妹莫不明妝艷服。趨觀恐後。女則閉戶紡績。未嘗履闥一窺。於是閭巷老幼男女皆目之爲迂。號曰腐頭巾阿姐。不二年。腐頭巾阿姐之名之貌共聞於一邑。求之者卜皆不兆。惟南鄙婁人子朱鑲篋吉焉。時高族有名世勳者。世爲狙獐工。於諂笑與聶變豹友善。因變豹爲鄉人多怨苦。世勳謀輸粟入太學。又教其重賄各衙門。

胥吏。又勸以妹獻京中張皇親。於●是變豹出入乘輿●張蓋。交結官吏。聲勢傾一方。而人莫敢仰視。每見其冠蓋相望。

無不搖首咋舌。世勳鄉居。現充撫軍門胥。變豹常至其家。共

謀害人利己之事。久之。窺見烈女美而艷。欲圖爲小星。世勳

乃勒朱家退婚狀而強委禽焉。其父畏勢唯命。女聞之。即不

食。其母患之。倩鄰姬相勸。女曰。爲儂語朱郎。儂不活矣。誓無

二心焉。母泣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若●之勢焰。夫誰不懼。

殺人多矣。未嘗服刑也。兒死。爾父亡無日矣。哀哉。奈何速禍

我老悖。烈女聞之。乃食。變豹擇吉來迎。里中姊妹相愛者多

泣送之。女則欣然登車。毫無悲戚之容。觀者無不異之。以其

先欲覓死。而此時樂往也。阿母哭之慟。或謂之曰。去貧就富。

女喜可知也。汝奚泣爲。母哭道。我深知兒心。彼決不苟活。必

姑妄言

第七回

八十四

思無邪滙寶

無生望。我與之永別。焉得不慟。諸人聞之不信。猶有腹排之者。鄰嫗亦賤之。心鄙其囊。●者不食之詐。女既抵變豹家。下車入室。呼世勳曰。役夫。爾則禽獸其行而盜賊其心。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我生不能食其肉。願做厲鬼以求爾之魂魄也。卒抽衣襟。●中預伏之利刃。自刺而死。年十有五歲。變豹懼。燬其屍。投之江中。以滅其跡。

鐵按院看完。大怒道。據該廳所訪數款。若始末無差。此奴不可一刻留於世者。該廳今日暗暗帶領捕役。都陸續四散起行。途中且不必指出名姓。恐此惡知風逃竄。若到彼拿獲時。即着那崑山知縣嚴解前來。婦女俟放告後。有親人者。皆着領去。其餘看守。再聽發落。家私查明封貯。其田產有占人者。亦並給還。向羸陽道。你跟了同去。該廳查出閔氏。即付他領回。刑廳打一恭道。是。羸陽也叩了個頭起來。只見那刑廳站着。

不走。按院道。該廳還有所說麼。刑廳一恭道。卑職有一鄙言。怒（恐）觸
老大人尊怒。故不敢啓齒。按院道。何妨。刑廳道。這兩個太監他毫不知
道理。倚欽差二字。妄自尊大。他若知道了。只管在老大人面前來纏繞
起來。何以處之。按院大怒。立起身來。將紗帽往上一挺道。該廳視本院
爲儒夫了。本院不但姓鐵。連心膽都是鐵的。本院既一心憚惡救民。此
時就是朝廷有特旨到來赦他。本院捨此官。棄此身。以爲衆民雪恨。也
決不肯奉詔。何況於閹狗乎。好按院。不愧鐵公之後。刑廳深深一恭道。卑職失言了。
後到正中。向上一揖道。卑職告辭。按院一拱手。刑廳抽身就走。羸陽也
跟了出來。回到衙門。打點的當。連夜悄悄去了。過了兩三日。鐵按院差
人去請那兩個太監。那太監以爲是新按院定是奉承他。請他吃酒。還
笑道。怎不下個請帖兒呢。初風初水就差人口請。這光景倒也托契。隨
即吩咐鳴鑼喝道。乘輿張蓋而來。按院迎着到堂上。分賓主。禮畢坐下。

姑妄言

第七回

八六

思無邪滙寶

這兩個太監看見又無席又無戲。惟見他一臉怒色。甚是疑惑。真不解問道。老先兒請咱們來。有甚麼見教的。按院道。有一段奇聞。特請二位老太監來奉告。他二人呵呵笑道。老先兒是大通的人還不知道。我們知道甚麼奇事。咱們只知服侍萬歲爺。還會穿衣吃飯。說了。又呵呵大笑。按院道。本院未出京時就聞知崑山縣有一個大惡叫作聶變豹。萬惡滔天。昨日沿路來告他的狀子就有幾百張。內中竟有說二位老太監是他的座主。殺人害人皆二位老太監所使。求本院題奏。本院見了大怒。開諭他們道。二位太監是朝廷家的內臣。豈不知國家法度。況荷蒙皇上天恩。今日欽差到此。焉有不愛百姓的。但非刑名衙門不能爲民除害。安有護庇惡人之理。爾等不許聽人妄言。他衆人執定是真。且說得鑿鑿可據。本院皆怒責逐去。這豈非奇聞麼。本院料二位老太監決不肯爲此。或有無知小人借老太監的聲名做此犯法之事。但此口碎

(碑)一揚。恐皇上聞知不便。故請二位來奉告。還該出張告示。曉諭百姓不可妄聽無稽之言。纔好。本院也還要差人查訪。有做老太監之名。在外生事的。定要拿處。那兩個太監面容失色。你望我。我望你。有話說不出來。掙了一會道。多承老先兒見愛。咱們回去就出告示曉諭。他坐不住。告辭去了。

這兩個太監大約生平來初次方領這般盛儀。

再說那刑廳先差人密打一角釘封公

文與崑山知縣。上批該縣密拆。知縣接着。親自拆開。看了內中事體。他雖素常與聶變豹有首尾。但這是按臺訪犯。可敢護庇洩漏。即吩咐典史暗傳捕快衙役弓兵百餘名伺候。遵奉來文。不敢出迎。將黑。刑廳一乘小轎擡到縣衙穿堂下轎。坐下。略敘寒溫。用畢酒飯。次日五鼓。率領多人到了聶家門口。四面圍住。刑廳吩咐知縣典史進前門。縣承(丞)同羸陽進後門。又吩咐道。無論男婦大小。見一個鎖一個。不許走脫一名。着縣丞隨將門戶箱櫃皆即封固。俟再清查。衆人領命。啊一聲喊。打

姑妄言

第七回

八二八

思無邪滙寶

開大門而入。縣丞同羸陽領着多人從後門打入。

羸陽可稍洩當年之恨。

此時都還

未起。如甕中捉鱉。手到禽（擒）來。一家大小不曾走脫一個。只他妻子

單氏。自從見他哄騙羸陽之後更加凶惡。屢屢苦勸不聽。後又見他逼

死了烈女高氏。他合掌道。天地鬼神亦可畏也。遂長齋繡佛。每日高聲

朗誦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寶號。決不肯與聶變豹同床。聶

變豹也強過他數次。見他執意不從。只得罷了。數年來。他終日跌坐念

佛。虔誠無比。一毫外事不問。數月前一夜。睡夢中忽然驚醒。道。大難到

了。我要先去。遂沐浴更衣。坐化而逝。聶變豹念經出殯。不用細說。剛纔

葬了。未及百日。便遭此事。聶變豹因淫毒太甚。他妾婢雖多。並無兒女。

只他一身。他正同着一個妾精赤條條高臥。衆人掀開被。一伸手。用鎖

套上。只許那妾穿了衫褲。也不曾容聶變豹穿褲子。只拿一件長衣與

他披上。

簡設亦妙。

帶了出來。那刑廳在廳上正中坐着。知縣傍坐。捕快帶他

到廳前。喝叫他跪。他氣昂昂的道。我又不犯法。我是一個大監生。

大。真我。

爲甚麼跪。我有甚麼罪。敢來拿我。冷笑道。

冷笑。妙。滿肚皮括着兩大監也。

你拿我也罷了。我

看你明日怎麼放我。刑廳大怒道。本廳久要拿你。恨我官微力薄。爲人

掣肘。今你係按臺訪犯。尙敢如此無狀。左右掌嘴。衙役上前。幾個嘴巴。

打得鼻口冒血。他才不敢作聲。刑廳向知縣道。男犯都拿齊了麼。知縣

道。都齊了。刑廳道。將幼小者留下。同婦女衆妾。命典史看守。衆犯貴縣

連夜解往按臺發落。此係憲件。不可稍遲。勿得疏虞。獲罪。知縣打恭領

出。此時轟動了合縣男女。都來聚觀。看見晶變豹蓬頭赤足。扭鎖着。鼻

口津津淌血。他家那些助惡家奴。都連連牽牽。扭鎖在後。皆合掌道。阿

彌陀佛。他也有今日這一日。有的道。他叫做晶驢子。不知他的驢子有

多大呢。衙役中也有恨他的。見他沒穿着褲子。將他衣服前衿拽起。露

出那驢腎樣的陽物。一捧一捧的走。他到此時也沒法了。只低着頭。兩

姑妄言

第七回

八〇

思無邪滙寶

邊看的人無不暢快喜笑。小孩子個個拍手打掌的笑道。都快些來看大雞巴耶。婦人們見了他那東西。彼此相顧。盡皆咬唇嚙指。張目吐舌。這日街上好熱鬧。到了縣中。吩咐且下了監。知縣收拾完備。連夜解了去了。且說

那刑廳見許多婦女皆鎖繫在廳下。問道。內中那一個是閔氏。那閔氏見衆人中單問他一個。恐說他是寵妾罪重。不敢答應。刑廳又問了一聲。衆役喝問衆婦女道。誰是閔氏。別的婦女指着道。他就是。衙役帶到面前跪下。刑廳問道。你如何到他家來的。閔氏戰兢兢的哭稟道。小婦人原是好人家兒女。被他搶來做。那個妾字還不曾說出口來。刑廳道。不消了。叫羸陽。羸陽忙上前跪下。刑廳問道。你看這是你姐姐麼。羸陽時刻念他在心。雖隔多年。面龐兒彷彿認得。答道。正是小的姐姐。刑廳吩咐道。開了刑具。衙役將鎖開了。那刑廳不知羸陽的來歷。見按臺諄諄吩咐。可有不作情的。便向閔氏道。你可將你的衣服之類進去拿了。

出來。跟你兄弟去罷。閔氏先聽說他是那人的姐姐。定睛一看。並不認得。但羸陽當日是個小孩子。如今將四十歲了。又多年不唱戲了。長了一嘴的鬚子。正在疑心。猛然想起方才叫他的名字羸陽。疑是羸旦。心中暗喜。遂叩了個頭。爬起纔要走。只見衆人中一個小女孩痛哭道。娘你去了。就不救我一救。閔氏也掉淚道。我蒙老爺天恩開釋。如何還救得你呢。刑廳問道。閔氏。這是你甚麼人。閔氏復回跪稟道。他六歲時沒了父母。小婦人憐他。當義女養了這幾年。今年十三歲了。刑廳道。與這小刻（孩）子何干。既是你的義女。你帶了走罷。吩咐道。放了他。衙役與他開了鎖。那孩子同閔氏歡喜叩頭謝恩。刑廳道。閔氏。帶這孩子進去。把他的衣服之類也查了去。這明是刑廳作情。叫他拿東西的話。此寫

一女子豈非蛇足。不過特做一勢利之嘆耳。羸陽候（係）按院所托之人。刑廳不但恩待閔氏。即閔氏之義女向羸寬窮。可見勢利二字到處無不可行也。

閔氏到了房內。將所

有頭面盡行包了。繫在腰中。將上好的衣服包了一大包。背了出來。刑

姑妄言

第七回

八一

思無邪滙寶

廳看見。對羸陽道。你領了去罷。羸陽。閔氏同那孩子都叩了頭。羸陽拿着那包袱。歡歡喜喜出了門來。叫了兩乘轎子。閔氏坐了一乘。那孩子坐了一乘。將包袱塞入轎櫃下。一直來家。到了家中。下轎讓入。那陰氏迎進。羸陽叫鋪子裡打發了轎錢。他到了裡邊。將一張椅子放在上面。讓閔氏坐。向閔氏道。奶奶你不認得我了麼。兩眼掉淚道。若非奶奶救我。安得尚有今日。奶奶請坐了。我好拜謝。撲的跪倒。閔氏也忙跪下道。我當日救你。你今日救我。我也該謝的。羸陽再三的讓他。他決不肯起來。羸陽叫陰氏攙扶。他也不肯。讓了許久。閔氏道。方纔在官衙中既說是姐弟。你若不棄。我們認作姐弟罷。羸陽大喜。問了年紀。他比羸陽大三歲。四十一歲了。讓閔氏受了兩禮。陰氏也拜見了。那孩子拜了舅舅舅母。羸陽將他那鞋取出繳還。閔氏收了。擺上酒來飲着。閔氏問道。歷年境況。今日如何。告理報仇。羸陽把他家事略敘。把告狀的話細訴了。

姑妄言

第七回

思無邪匱寶

一遍。又問閔氏的父母住處。閔氏說了。羸陽去尋了他父母來相會了。相隔了二十餘年。始得重逢。痛哭了一場。閔氏對父母說羸陽救他的事。老夫妻深感不盡。向羸陽夫妻再三道謝了。接了他母女二人家去。再說那刑廳招告。那告聶變豹的狀子有數百張。有白占人家的婦女田產。皆給原主領去。好。餘者候按臺發落。又清查了他的家私。造了冊子。諸事完畢。起身回蘇報院。羸陽也隨了去叩謝。鐵按院將聶變豹並首惡家奴並皆處死。其餘男婦隨輕重發落。合縣之人無論受害與不受害者。無不歡欣鼓舞。感恩戴德。又差役●去拿高世勳。回稱烈女死之次日。即嘔血而死。按臺深以爲異。大書廩(凜)然千古四個大字。勒名於烈女之門。把聶變豹的銀子給一百兩與烈女之父高鳳。爲烈女建祠。此一事不可少。若漏去。則只能鉅惡不能旌善矣。這年正值蘇州府六縣荒歉。按院委刑廳將

聶變豹現存的銀兩。並將家產變賣。賑濟窮民。受恩之民家家尸祝。羸

姑妄言

第七回

八二四

思無邪滙寶

陽辭了回來。同陰氏商議。請了金鑛來家。陰氏向他說。閔氏與他同歲。

此處方山金鑛年記。

相貌端莊。生性賢淑。勸他續絃。他見情人說合。必然不錯。就煩

羸陽做媒。閔氏聽說與公子做正妻。又是富家。況係恩弟做媒。焉有不肯之理。金家下禮迎娶。都不消細說。閔氏到了金家。他當日雖係聶變豹寵妾。因胸中有父翁之仇。不過勉強從順。今嫁了金鑛。不但年齒相當。且內才甚妙。恩情甚篤。金鑛見閔氏之姿不下陰氏。覺潘（端）莊過之。又見他相夫以禮。待妾以和。處家之道無不盡善盡美。十分相敬相愛。那羸陽同這姐姐彼此有相救之恩。金鑛同這小舅姆又有相知之素。惟這門親戚更覺得親厚。不必煩敘。羸陽這麼個旦而兼龜的人。有這一點報恩的好處。不但成了個好人。後來竟還做了官。焉知非冥冥之中報之耶。足見人生何不學好。這是後話。再說那鄒合的家事。占語有兩句說得好。道是。

好事不出門。

惡事傳千里。

贏氏被和尚拐去。拿到衙門的這一段新聞。不幾日。合城皆知。那龍鳳也聞得了這話。心中暗想道。這婦人和我好了三四年。生生被他爹娘拆散了。心裡久要想看看他去。替他敍敍舊。恐他夫妻和美。不肯認賬。反弄出是非來。他今既肯跟人逃走。定然是不喜他的丈夫。聽得說他丈夫成日不在家。我何不覘了去見見他。若有舊情勾搭上了。強似把自己的後竅只管與別人弄。我也弄弄他的前孔何妨。想定了主意。主

雖不錯。孰不知人謬不然。

打扮起來。他雖一十多歲。還做賣圈兒肉大臟頭的生意。他

年紀大了。比當日更覺在行。會奉承湊趣。所以倒興旺起來。他當日跟着游混公混了兩年。游混公見他長成了一個大漢。嘴上鬍子察（渣）兒也有了。屁股溝子裡的毛也老長的。就把他撇開了。有他兒子游夏流相厚的。一個初出世時興的小兔子。叫做楊爲英。隨手就帶出楊爲英。游夏流。何等的省筆。他也

姑妄言

第七回

八六

思無邪滙寶

插上一脚。父子兩個合包着這個小。這龍小官見游混公另敘上了少年。冷淡了他。他賭氣把嘴上的鬚子擣得乾乾淨淨。屁股溝子裡的毛也拔得光光撻撻。也另相與了個孤老。叫做充好古。原也是好人家的兒孫。自幼酷好小官。他的妻子郝氏。

在龍家小子事中帶出充好古郝氏甚妙。後來再說也夫婦的事。要不是將空（也）捏出的姓名。生

得也甚有姿色。他總棄而不顧。在這一件事上。把個小小家業花得精光。如今手頭短促。不能相（與）那時興的兔子了。恰遇了龍颺這一位老小官。他是新出陽關無故人的時候。賤價就售。雖無銀錢。或有酒食。他也就樂從。充好古見他的這種貨物。雖不工巧。却甚價廉。不但他攢（慣）拾爛素。而且想道。俗語說。會嫖的嫖婆兒。會騎的騎驢兒。取他個在行受用之意。他這老小官定與初出世的兔羔子不同。自相與了他。果然枕席之間。歷練無比。充好古的三魂七魄都落在他身上。把家中無所不賣。替他製了幾件綢絹衣服。龍颺辭了他回來。把他掙的這

幾件時樣蜘蛛絲織的衣服此時穿起。你道何爲蜘蛛絲。因他是屁眼中抽出來的。故有此美名。近來穿蜘蛛絲的人甚多。這小子搖搖着一路問到鄔家來。

見門關着。只說鄔合不在家。就去敲門。誰知鄔合正在家中。聽見了。開

門問道。是誰。却不認得。便道。是那裡的。那小子見了鄔合。吃了一個

定心拳。虧他會隨機應變。答道。我姓龍。原是贏老爹的緊鄰。他有信來。

我來對他姑娘說。鄔合才要讓他進去。聽後面有人叫道。鄔大哥且站

着。我有話和你說。鄔合站住了看時。是他一個相熟的朋友到跟前。讓

他同人。那人見龍颺在那裡。便道。我不進去了。有句話同你商議。鄔合

道。你請站一站。我送這位朋友進去。就來。同龍小官進來。叫婦人你出

來。你家老爹煩人送信來了。說完。他便轉身同那人說話去了。這贏氏

忽聽見爹娘有信來。滿心歡喜。忙走出來。見是龍家的小子。舊恨在心。

忽然變下臉來。因他是寄信來的。不好發作。含怒問道。我爹的信呢。那

姑妄言

第七回

八八

思無邪滙寶

小子這兩三年沒見他。見他的身子發胖了許多。越發白淨標致。魂都沒了。也不看他的臉色勢頭。恃着宿好。笑嘻嘻的道。沒有甚麼信。婦人道。沒有信。你來做甚麼。那小子笑道。我當日同你甚麼樣的恩情。忽然分開了。我日夜想你。這幾年我要來看你。不得個空兒。每日心裡惦着。近來又知你爲了官事。甚是放心不下。故此特來看看。那婦人聽了。又羞又惱。變了臉。道。各家門各家戶。你非親非故。到我家來放屁辣騷的。是甚麼。那小子一團的高興。被他這一掃。也放下臉來。道。你這沒良心的淫婦。從小兒是我破的身。偷了三四年。孩子都養過了。我是你的原夫。你老子嫌我窮。把你另嫁了人。我聽見你跟和尚逃走。捱了拶打。我好意來看你。你不認我。這個樣兒待承我。我到衙門中告你一狀。說你背夫改嫁。拿了你爹娘來。大家弄到了官。我不圖打魚。只圖渾水。那會你求我就遲了。我還未必肯饒你呢。

話未嘗不妙。真使
蘇氏無可答者。

這婦人聽了。羞氣得

了不得。果然怕弄出事來。又出乖露醜。眉頭一蹙。心生一計。走進房中。招他道。你進來。那小子見叫他進房。必有好處。忙跨入來。婦人低聲道。我同你的情還有甚麼說的。我丈夫在門口。你說話不防頭腦。我怕他聽見。故拿揀話回你。是瞞他的。你怎就惱了。今日他在家。不中用了。你明日還是這個時候來。我和你說話。寫贏氏機變之巧。活脫一個伶俐的婦人。那小子聽見這話。眉開眼笑。抱着親了個嘴。伸手就要掏褲子。婦人道。看我男人進來看見。那小子道。不妨。我望外望着呢。婦人攔他不住。被他扯開褲子。摸着了陰戶。用指頭挖挖。笑道。當日和你弄時。只一條縫兒。如今竟像個大漿口了。婦人笑着推他的手。道。你快去罷。後來有日子頑呢。那小子討了個實話。也就往外走。鄒合還同那人在門口說話。他出來拱了拱手去了。少刻。那人也告別去了。鄒合進來問道。你爹的信呢。婦人道。那裡有甚麼信呢。鄒合道。沒有信。他來做甚麼。那婦人紅着臉。掉了兩點淚。道。

姑妄言

第七回

思無邪滙寶

我當日小時在家做了件醜事。要告訴你。恐怕你惱。鄔合道。你在我家做出這番事來。我還不惱。何況你在家裡做的事。那是隔(個)過去的賬。我惱的是甚麼。好大肚皮。你只管說。那婦人把他當日先要去看小子的陽物。並後來養孩子的話不說。剪頭去尾。只說我當日年小在家。這個人姓龍。是我家雇了使用的。二番五次哄我好了。後來爹娘看得有些破綻。把他攆了。我才嫁到你家來。他氣不憤。在大街小巷敗壞我。我爹娘住不住。方搬回家鄉去了。我恨到如今。不好對你說得。今日瞞不得了。實情向你說了。你恕過我罷。鄔合方悟道。丈人丈母去的緣故。問道。他無故今日來做甚麼。婦人道。他今日又想來奸騙我。我變了臉罵他。他要往衙門去告的話也說了個盡情。又道。我哄他明日來。我同你商議。等他來時。你躲在後院裡。他要奸我的時候。我叫喊起來。你拿住他。或打個臭死。或送他到官。纔出得我這口惡氣。鄔合搖頭道。使不得。這

一鬧起來。私休不得。一到了當官。你少不得也要出去。他當堂說出舊話。又添一個醜名。婦人道。據你這樣說。明日他來。拿甚麼話回他呢。郎合見嬴氏這一篇言詞。也知他有了幾分的烈性。還要試他一試。便道。你既和他有舊情。他來也沒有甚麼歹意。不過想同你敘敘舊情。你和他弄弄。了了他的心願。好好打發他去。也就罷了。何苦又多事。惹是招非的。你要瞞着我做。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對我說了。我已知道你的心。你只管同他弄。我不惱的。我明日出去讓他。那嬴氏的臉通紅。發急道。哥哥。你把我真看得豬狗不如了。我做了不肖的事。你還這樣恩情待我。如今就殺了我。我也不肯依從了。郎合聽說。知婦人是實心改過從善。心中暗喜。又道。你果然恨他麼。恐怕到底有絲毫的情分。婦人道。他奸了我幾年。還負心揚我的醜呢。弄得我父南女北。我恨他深入骨髓。還有甚麼情意。郎合道。我想在這裡了。倒有一條好計。纔除得這個

姑妄言

第七回

八二

思無邪滙寶

禍根。不然。你終久被他纏繞不妙。只怕你下不得毒心。贏氏道。若有妙法敢自好。就是殺了他。叫我去償命。我也情願。有甚麼毒心下不得。鄔合見他是真心。遂向他道。也不用殺他。也不用與他償命。只如此如此。兩個如此。送了一個小官。這般這般。可不出了你的氣。把這禍根就拔掉了。你說可行得麼。贏氏歡喜得了不得。說道。好好。明日就是這樣行。一宿晚景休提。

次日起來。早飯後鄔合要出門。婦人叮囑道。外邊憑着有甚麼要緊的事。今日千萬可要回來。鄔合道。我知道。不用你囑咐。去了。午間。婦人把大門門拔了虛掩着。坐在房中等他。這小子活該倒運。走將來了。這正是。

豬羊走入屠家。一步步來尋死路。

這小子死到臨頭尚不自知。喜喜歡歡走來赴約。到了門口。見門是虛掩着呢。推開走了進來。婦人也笑臉相迎。這才真是笑裡藏刀。他一把抱住。就要求

姑妄言

第七回

思無邪匳寶

歡。那婦人道。使不得。我家的今日還在家。纔出去買東西去了。就回來的。你不見我開着門等他呢。撞來看見怎麼了。那小子急了。道。這麼樣處。你哄了我來。叫我空空的回去。婦人道。我怎麼肯哄你。今日早間有人來約他今夜吃戲酒。有一夜不得回家。你到日落掌燈後來。我等着你。你輕輕的敲門。不要叫別人聽見。心深而巨毒我接你進來。你在我這裡過了夜。明日五鼓再回去。神不知鬼不覺。你道可好麼。那小子當婦人是真心。他歡喜非常。摟着道。親親。久不見你那寶貝了。我急得很了。將就且見見意兒罷。那婦人道。不好。你留此精神。夜裡憑你弄罷。這會子怕他回來遇見。問你來做甚麼。你怎樣答應他。你快些回去。那小子捨不得。定還要扯開了褲子摸了摸。親了個嘴。他也怕郎合來撞見。無言回答。只得忙忙去了。日色啣山時分。郎合來家。手裡拿着幾個紙包兒。又拎着些銀鏤白錢。說猜要做甚事敲門進來。問道。他來了不曾。婦人笑道。來了。

姑妄言

第七回

八二四

思無邪滙寶

就把先的話向他說了。兩個人笑着。將包兒打開。一包是說花。一包煙子。一包瀝青。又把前次婦人擦指頭剩的銀硃性。好記也取出來。拿幾個碗裝了。都用香油調好。尋出幾枝舊筆來洗淨。都放在那邊客座桌子抽屜內。又尋出一根曬衣裳的細長繩子來。也放在客座屋裡。找了個棒槌放在手邊。安排停當。專等他來行事。看看天晚。夫妻飽餐了夜飯。點上燈來。約將起更時候。聽得外邊輕輕敲門。知是他來了。鄔合拿着棒槌躲在廚房裡去。那婦人出去開門。放那小子進來。忙把門插上。走進房來。那色鬼把婦人抱在床上。不暇言就替他褪褲子。真可有趣。婦人總不推辭。他自己脫得精光。也沒工夫上床。就站在床前。扛起婦人的兩條腿來。將屁股拉出床沿外。燈光下照得甚明。對着。攢到根。一個其大無外。一個其小無內。那小子如渴龍見水。命也不顧。下死力一陣亂抽。不多幾下就完了事了。正在麻歡的時候。被婦人伸手將他的脖子

攆過來。把舌頭遞在他的口內。這小子快活得了不得。啞了幾下。那婦人也叫他伸過來。不意顧氏竟善兵法。這叫做將欲取之必姑與之。那小子忙把舌頭伸出。恨不得連

舌根都吐出來。送入他口中。被婦人緊緊含住。猛的下力一口。訖噉●

一聲。齊齊咬下。也可爲勝他的驚聲之報。那小子疼得喊叫不出。一趺跌在地下。婦人

忙把斷舌頭吐出。叫道。有賊了。快些來。果是個偷花賊。只聽得房門外喝道。賊在

那裡。拿住。不要放他走了。那小子正疼得發昏。耳中忽聽得這話。曉得是被他暗算。也顧不得衣服了。爬起來。精光着就往外跑。那郎合嘴裡

吆喝。却不進來。他有心算計無心。在房門外等着。說時遲那時快。他纔

一隻脚跨出房門檻。屋內有燈。外面黑。看不真切。被郎合下死力對準

踝子骨。一下打得啍的一聲。一交跌倒。郎合上前按住。坐在脊背上。郎合

會降龍。那婦人也忙穿上褲子。拿出燈來。細此等句極易於漏者。取過繩子來。同郎合將

他緊緊的背綁起來。那小子舌頭沒了。疼得一聲也無。腿又打傷。又跌

姑妄言

第七回

八二六

思無邪滙寶

得昏頭暈腦。動也不能動。況這小官只會屁眼中捱那挺硬的屢子。棒槌打踝子骨上。從不曾嘗過這橫量的木棒槌。他掙挫不得。任他夫妻二人舞弄。鄔合把他綁得定定的。然後起來把他的頭髮打開。婦人已將日間預備的寶貨都搬了出來。鄔合用瀝青將頭髮替他刷得直豎豎的。然後將油調的紅黑藍三樣顏色。從頭至脚。二人用筆一陣混塗亂抹。彩畫了個花花綠綠。畫工畫龍原是五彩的。將銀鏤紙錢替他渾身掛上。婦人向那小子道。你奸了我幾年。我那些兒虧了你。你還四處花敗。我。你今日又想來奸我。我且出出氣着。拾起棒槌來。拿那一頭細些的把兒。對準他的糞門。儘力往裡一插。竟進去了有四五寸。疼得那小子把屁股只是扭。又拿了一根細繩。將棒槌紮緊。繫在他腰間。一頭在糞門內。一頭托在外邊。又找出幾根舊頭繩來。拿了些爛紙拴在棒槌上。像個大尾巴。這棒槌可名曰華龍。何以言之。曰龍尾。纔提將起來。開門放他。那小子得了命。一癩一

跛的纔要走。他夫妻二人各拿了一把錐子。照屁股肉厚處戳了兩下。
此段向日也曾有人愛惜過。今日可不幸一至於此。那小子疼得又叫不出來。屁眼內又是棒槌塞着難

走。戳得沒奈何。只得癱着腿一拐一拐的沒命往外跑。鄔合還恐他躲
在僻靜處。故意的大吆小喝。後面攆着。那小子怕錐子利害。直往前奔。
鄔合一直送他出了大街。見去遠了。方才回家關門。夫妻笑了一場。上
床而臥。他這條巷內竟無一人得知。再說那龍颺跑到街上。已有二更
天氣。人都盡了。靜悄悄的。雖有微月。昏頭昏腦。連路都認不清白。拐呀
拐的亂跑。遠遠看見一簇人拿着燈籠。知是巡夜的官來了。轉身往回
裡就跑。那官同衆人已經看見。說道。那是個甚麼東西。快快的趕上。衆
人一轟趕來。那小子被趕急了。腿癱着也跑不動。倒站住了脚。有個要
人救他的意思。却說不出話來。衆人離得不遠。見他不動。反吃了一驚。
仔細定睛一看。從不曾見過這麼個怪物。衆人心裡都有些發毛。膽小

姑妄言

第七回

八三八

思無邪滙寶

的退在人背後躲着看。有幾個膽子大的。高聲喝問。又不見他答應。那小子分明是說甚麼。因舌頭全沒。說不明白。只聽嘴中鳴嚕鳴嚕的叫。那官兒仗着膽子。說道。要是人必定會說話。他只會叫。不是鬼定是妖怪。我們人多。陽氣盛。逼住了他。脫不得形。你們快動手打。不要被他走了。那小子也聽見了。着了急。越發奔了人來。要人看看的意思。嘴裡更叫得凶。衆人見他撲了來。心中大慌。想是本官說的有理。到底是讀書的人不同。又恐他先下手傷了人。仗着膽。一齊上前。一頓亂棍。打得腦漿直流。渾身骨折。方敢近前。將燈籠照着細看。方知不是鬼怪。倒是個人怪。吃了一驚。道。這官兒因太通格物。格錯了。默無一言。次日報了察院。差人驗看。唇外血污。口中無舌。肛門內有棒槌一根。備圖了一個形狀。呈上官府。就知是這人定是因奸被人暗算。究無謀主。又無屍親。吩咐地方掩埋。這小子奸了人家閨女。這原是女子先去就他。還情有可

恕。世上有幾個魯男子柳下惠。但只後來揚他的醜名。無情負義。他已有了丈夫。今日又想來奸他。其情原自可惡。一死也不爲屈。但這鄒合夫妻也算下得毒手。這個小子的父母見兒子數日不歸。四處尋覓了幾日。杳無踪影。只疑他跟了好龍陽的大花子去了。再也想不到他這一着。這小子也算個無主的孤魂罷了。再說那鄒合次日到街上。紛紛聽得人說昨夜有一樁奇事。一個人不知作了甚麼壞事。被誰人弄得如此如此形狀。先鄒合的如此如此是起。這兩個如此如此是結。下此毒手。送了一條性命。聽了。回家告訴嬴氏。除了你的病根了。夫妻笑了一場。有一首詞兒說這獄卒凶淫並龍鬬的愚呆道。

惡毒從無過禁卒。逞凶那懼遭刑朴。嘆嬴氏雖淫。坑他機穿。幾乎就木。堪笑龍鬬愚滿腹。想當年風流再續。似投火

飛蛾。猶欣欣的反被情仇戮。

姑妄言

第七回

八四〇

思無邪滙寶

右調雨中花

此後這贏氏同鄔合過得好不和美。鄔合也疼愛他至極。一日。鄔合因有事到城外。忽然聽得一個墳圈內有小孩子啼哭。忙走去一看。却是一個一歲來的男孩子。一臉的痘瘡。原來這孩子出的是火症痘兒死了。他父母怕狗吃他。擱在人家墳圈內。這一夜得了露氣。又沾了土氣。復又活了。故此啼哭。鄔合滿心歡喜。抱了回來。叫贏氏好生養着。過了幾日。痘兒好了。好個白淨的孩子。他夫妻二人知道自己不能生育的了。待這孩子比親生的兒還疼。雖才一歲。也會吃了。買那各樣的糕點餵他。漸漸長大。起了個名字。叫作鄔繼祖。這孩子只知他夫妻二人是他的爹娘。並不知別有父母。連鄔合還不知他是甚麼人家的。何況於那小孩子。後來撫養成人。承繼了他的宗祀。這婦人幼雖淫蕩。到後來改過自新。竟做了一個賢妻慈母。壽考善終。那鄔合真是。

乾妻反勝實妻。

無子公然有子。

也受用了下半世。此係後話。不題。再說鄔合那一日領了宦尊之命邀

賈童相會。回家歇宿。這話還在羸氏被和尚拐去未曾拿獲之時。因一

枝筆寫不得兩處的事。此時方又續出。他次日大清晨起身要往他兩

家去。剛出門。遇見縣裡差來的捕快替他拿人。他送了個封兒。又同衆

鄰居問了王酒鬼。衆役去後。他方得脫身。前分得清楚。接得明白。去。正然走着。到了

一個人家的大門口。看那個門第。若非仕宦門楣。定是富翁的華宅。只

見有十來多歲的一個標致後生。身穿得十分的華麗。打着一個小廝。

也只有十來歲。打得哭喊連天。滿地下亂滾。足足打了有百數。怒猶未

息。氣狠狠罵着。走了進去。鄔合嘆道。一個下人就有過犯。將就打幾下

罷了。何苦打到這個地位。做主人的恩寬些。也好。傍邊一個老兒笑道。

兄當是主子打奴才麼。這是奴才打主子。真是天翻地覆。有冤沒處訴

姑妄言

第七回

八四

思無邪滙寶

的賬。鄔合驚問道。請教老爹。這話是怎麼說。我不明白。那老兒笑道。牆

有風。壁有耳。這話對兄說不得。兄也不必問。他說着。就走了開去。鄔合

聽了。心中胡胡塗塗。猜測不出。也就去了。你道這老兒說的是甚麼緣

故。原來這個體面的後生。姓牛名耕。字希冉。希歛的耕牛。清得甚。事不過殺才而。他父親叫作

牛質。這牛質有個堂兄。現做顯官。名爲牛解。弟爲牛之鑒質。而兄爲牛心。牛在。一。吳。可謂牛兄牛弟。這牛質

家中有數萬之富。諺云。鄉下人不識顯。是個有錢的牛。大的（約）此話因他而起。他自幼酷好的是一個色字。牛也。

好色。除妻子苟氏之外。古謂塵交牛牛生驢。他牛與狗交。不知生個甚麼異獸。妾婢約有數十。他的房子最大

而且富麗。好個牛圈。臥房之後還有一處小園。聞此偶記起一笑談。人死去。閻君命其托生。彼云。若依得我的願方去。閻君問。你願去何處。我

要萬頃良田。一湖水。小小花園在屋裡。一妻二妾和氣美。又做高官子甲科。年終百歲而已矣。閻君道。世間若有此等人。你作閻王我做你牛質。臥房之後有小園。兄（又）有美妾妾。又兄是做高官。竟將同此願矣。內中

有亭有塘。有樓有閣。曲曲折折。甚有幽致。各處供（俱）鋪設床榻。隨處

興到。便同妻婢們高興一番。各處俱設床榻。本爲自己藏淫之地。孰不知亦爲令改幸奴之所自作之妻法之又何足怪矣。他這園中果

然收拾得好。但見那。

瀟灑旁軒。高明戶牖。畫貼春官滿壁。書堆浮艷連床。庭前院內。碧桃相間海棠紅。廊下堦前。芍藥並參枚（玫）瑰柴（紫）夏月荷花映日。秋來桂蕊飄香。遶屋梅花三十樹。垣牆翠竹幾千竿。欄杆○字斜連。窗榻衢花掩映。樓閣（閣）俱鋪床榻。

一篇寶話。只爲這一個閑字。爲荀氏幸胡氏之地。

庭軒盡設枕衾。淫情一動。不拘何處便行。

騷興但濃。那管妾鬟混幹。

園後還有個小便門。通着外邊。時常叫家人們打掃出那些污穢之物。

小便門是作後來胡氏的路。欲篇觀者眼目。假說出污穢之所。巧甚。

就不從內室中走。這牛質雖有許多妻妾。總無

兒女。他這個好淫。不但這些妾婢是他分中應樂之物。至於家中僕婦。不論精粗美惡。他總放不過一個。都要賞鑒賞鑒他們的光毛肥瘦。又好南風。龍陽戲子也養着許多。真是一個色精。然而以實論之。是登徒子的傳流。只算得好淫。却算不得好色。他這妻子荀氏。坐（生）得風騷。

姑妄言

第七回

八四四

思無邪滙寶

俊美。老(是)個綿裡針笑裡刀的婦人。任憑丈夫娶妾納婢。他談笑自

如。毫無慍色。心中雖然醋氣薰蒸。面上從不露一絲形跡。俗語。咬人的狗兒不露齒。此婦人謂。

他內中又別有一番心事。待這些妾婢們不但和和氣氣。而且都施些

小惠。他確有一片狗心腸。若以那一種發罕之婦較之。更比苛虐不若矣。牛質誇他賢德。畏敬他是不消說了。這些婢

妾也沒一個不感他的恩私。牛質心愛的一個戲日。叫個胡可慥。天。下的戲日皆

可用這是蘇州人。也是蘇州人。蘇州人的祖父多係水獐。生的子孫多與人走旱路。這風水另(令)人不解。生得嬌媚如婦人一般。有

十七八歲。他不在戲班中算的。只自己家宴。偶然叫他唱幾句。養在內

書房中。竟作個婦人粧束。金簪珠墜。儼然一個女子。此輩即不女粧。乳席之問。何嘗不儼然一女子。苟

氏時常見他唱戲。恨不得搜到懷中。一口水吞他下肚。他之舉。具送入肚去。還

雖然愛到十分。礙着人多眼衆。無可奈何。只好眼飽肚飢而已。苟氏有

一個丫頭叫做紅梅。有二十歲了。生得紅白麻子。着實俏浪。那牛質自

然是饒不過他的。但這丫頭年長而騷。主人公的內寵多。雨露之恩不

能常波及到他。時常牛質叫他往書房中取東西。他也看上了胡日。反拿話兒勾他。他一個做戲子的人。這風月調情是他的拿手。況侍着主人公的疼愛。未免膽大。也就想同他做個串字。兩下裡都有心久了。但因未得其便。這一日早晨。牛質叫紅梅到書房中去取健陽固本丹。紅梅到了書房。見胡旦上身脫剝在那裡洗臉抹身。露出一身白肉。下穿一條大紅縐紗單褲。白紬褲腰畫着許多人物。紅梅心愛得了不得。笑嘻嘻的道。小廝家也穿條大紅褲子。你那褲腰上畫的是甚麼。那胡旦正想要調戲他。便把褲腰扯開。拎着那個道。你看看這樣的好故事。紅梅一看。原來畫的都是春宮。他笑得了不得。說道。不害羞的。一個褲腰上畫這東西做甚麼。胡日笑着。故意把手一鬆。褲子掉了下去。一個臊子直豎豎。硬而且大。紅梅笑着打他一下。道。好大膽子。我在這裡。怎把你老子的頭露了出來。胡日就這意兒對面一下抱住。那挺硬的陽物

姑妄言

第七回

八四六

思無邪滙寶

向他亂聾。笑道。你既不待見他。拿你的皮套子把他裝起來罷。紅梅笑着亂摔。道。你看我可告訴老爺。胡日道。你不要假做撇清了。我兩個今日完了這心願罷。紅梅被他調戲得心花撩亂。做作不得了。說道。這會兒來不得。老爺等着要藥呢。過會兒你等着我。我有空就偷着出來。胡日攬他親了個嘴。定叫他吐過舌頭來啞了啞。才放了手。取了藥付他拿去。到了午後。紅梅果然偷空溜了出來。他二人成了好事。如此者多次。久而久之。人也就有些知覺。傳到苟氏耳中。苟氏正想個人通線。聽了這話。不但不怒。而反暗喜。一日。帶了這丫頭到了後園一個小閣上坐下。他做了一個笑容。問那丫頭道。我聽得人說你同胡日私偷。可是真的。你實說。不要瞞我。那丫頭見針着了他的實病。臉色緋紅。毛骨悚然。不敢答應。把頭低着。苟氏笑着道。這呆丫頭。這件事是人的常情。怕的是甚麼。你實說了。我倒不惱。我要是怪你。肯在這沒人處問你麼。你

只管放心的說。那丫頭見主母這樣的開恩。感刻（激）入骨。況且每常主母待人性極寬厚。從不施打罵於奴輩。就說了。諒也不妨。遂跪下道。奶奶天恩。我怎敢欺瞞。事是真有的。苟氏笑道。你起來。我有話問你。那丫頭叩了個頭。站起。苟氏道。你也同他偷過有多少回數。丫頭道。像有十來次了罷。苟氏笑着道。他年紀小呢。也會弄麼。他的東西也有多大。紅梅含羞笑着。不好答應。苟氏道。你還是才見男人的女孩子麼。怕甚麼羞。你說給我聽。那丫頭紅着臉含着笑道。他年紀雖小。那個東西比老爺的還粗大些。會弄多着呢。此段雖與袁氏問春花相彷彿。却無一字雷同。說話行事俱個自別。苟氏聽了這話。渾身麻了一下。心窩裡亂癢。腹內之心乎。膝下之花心乎。不由得臉上發起燒來。笑嘻嘻的說道。當真的。我信不過。真不真。何預奶奶事。可笑。丫頭道。奶奶這樣大恩。我敢說謊麼。苟氏附着他的耳朵道。我同你商議。我今晚借個因頭到這裡來睡。你到書房裡去約下他。晚上叫他在後門口等着。你開門接他進來。我同

姑妄言

第七回

八四八

思無邪滙寶

他試試。看你的話可真。

凡事何須明。奶奶如此費心。

你要做的穩秀。(安)我不但重重的

擡舉你。我後來看巧就把你配了他。那丫頭聽見這話。笑容滿面。忙跪

下叩頭。道。謝奶奶的恩典。我此時就去對他說。連忙的推了個事故。出

去約了胡旦。俟晚行事。

可謂盛賞之下。必有勇夫。

苟氏也滿心歡喜。回到房中。打點夜

赴佳期。且說天地間造化弄人。

看官拭目看着。

真正奇絕。他要總成人做個好人。

定有好些湊巧的奇遇。要總成人做個壞人。也使他有個湊巧的機緣。

古今來事也多端。不能盡述。即如這個苟氏。忽然一點淫心。按納不住。

叫丫頭去約了這胡旦。若是不能湊巧。他脫身不得。過了後。或者一回

想。自己是主母。那到底是家奴。如何竟鸛鸛比翼。燕燕于飛。做起這樣

反常的事來。愧心一萌。翻然自愧悔。豈不使他做了一個良婦。不想剛

剛有個空兒。成全了他這淫行。豈非造化弄人。然而又有說者。那勸善

錄上有十個大字道得好。他說是。

我不淫人妻。誰肯淫我婦。

那太上感應篇上也有兩句說得好。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真是絲毫不爽。如這牛質貪淫好色。蓄了許多婢妾。雖然也是大過。這還罷了。至於家中的僕婦。雖然都是主人銀錢買來。但他各有丈夫。豈無臉面。豈無恩愛。以主人之勢壓而淫之。內中雖有無恥之流。以賤人之陰得沾尊貴之卵。欣欣以爲榮樂者。然而內中已傷了一點陰陽。或有身居下賤。雖有貞操之心。而爲勢之所凌。不敢不從。你說他這一腔的怨憤可還了得。舉頭三尺有神靈。冥冥之中自然有個乘除加減。折算到他的妻女身上。占語有兩句更道得好。他說是。

淫人妻女。妻女人淫。

雖然是八個字。却只四個字。上面的四字。何等之樂。下面只轉換一轉

姑妄言

第七回

八五〇

思無邪淫寶

換何等之苦。仔細一想。這個淫字就可化爲烏有了。

這一段才是作者之本意。那許多淫穢的事。千言萬語

不過是這幾句的引索。看者須知作者之心。

閒話少敘。

又謂人明是要緊的話。反說閒言少敘。

且說苟氏得了個甚麼空兒。你

道是何緣故。這日晚間。牛質家宴。他夫妻二人上坐。衆妾團團圍繞坐着。歡飲說笑。或彈絲或品竹。或歌或唱。好不熱鬧。這些婦人一個個逞能獻媚。容悅丈夫。那牛質有了幾分醉意。這些妾婢如花團錦簇。他見了這些光景。那裡還把持得住。把這個攪過來親個嘴。那個拉過來咬咬腕。或拿出這個的酥乳來捏捏。或伸手到那個褲襠中去摸摸。這些妾婢見大奶奶在上面。雖知他不吃醋。到底畏畏縮縮。踟躕躊躇的。苟氏見了這個機括。心中暗喜。便立起身來。說道。我在這裡。你們未免拘來。(束)我的酒也夠了。我到後邊小閣上去睡。讓你們暢快頑耍罷。只叫紅梅同我作伴去。別的丫頭都在這裡伺候。牛質大喜。吩咐點燈。衆人恐怕他是心懷醋念。還再三勸留。他決定不肯。牛質道。奶奶是極賢

慧的。倒讓他隨意罷。衆妾要送。他也止住了。只同紅梅點上燈籠而去。

這牛質以爲苟氏去了。省得衆妾婢礙眼。且痛樂一番。那裡知道他賢

妻也去別尋樂境。

他同這些婦女取樂。不過是個裏牛。那苟氏只同胡旦一個取樂。牛使化而爲龜矣。

苟氏的一隻小脚只剛三

寸。每常自臥房中到堂屋內。不過數尺之地。必須要扶着個丫頭。一

挪不得幾寸。略跨遠些。就像要跌倒的

寫盡風流嬌態。世上貴（但）有此類。

一般。此時園中係

鵝卵石鑲的路。七高八低。雖有燈籠照着。到底有些黑影。只聽得他兩

個高底板兒跔跔跔的響。走得飛快。紅梅穿着平底鞋。反落在後邊。

趕不上他。由不得心中暗暗失笑。到了閣上。紅梅忙點上大燭。爐中熬

上香。繡帳高懸。錦衾鋪設停當。

這等華麗鋪設。却與狗熊殊覺可惜。

苟氏心忙意急。催他快去

接胡旦進來。紅梅也不拿燈。黑影中悄悄的去了。這苟氏雖然淫興發

作。但自己是主母。且年紀尙未三十。未免有些含愧。心中暗想。若對了

面。到底不好意思。兼之又無寒溫可敘。不如先脫了衣裳睡下。等他弄

姑妄言

第七回

八五

思無邪滙寶

過之後就罷了。

奇想。先脫了衣裳。便好意思。

脫衣睡下。不多時。只見紅梅來說道。他來了。

荀氏道。叫他上床來罷。那胡旦忙脫光了上床。也無可說者。鑽進被中。

見他已是精光。就上肚子弄將起來。胡旦先見紅梅約他時。聽得主母

有這樣大恩。拿贍下的這件美物賞他。無可報恩之處。就把主人公放

在書房中的春藥酒吃了許多在肚裡。安心來奉承奶奶。那荀氏也有

些醺醺醉意。酒興正濃。色興大熾。見他弄了進去。十分高興。覺得比牛

質的果粗大些。幹法也甚得竅。

這是自然。嘉牛如何及得媚狐。

而且工夫更久。

藥酒之力也。牛質飽的酒。不想反作成了。

胡旦欣喜非常。連丟了兩度。叫他暫歇。荀氏見他年甚青春。身材小巧。

心愛不過。就馱在他腹上。

只聞得狼與狼彼此相依。這狗腹上馱着個狐。倒是新聞。

摟着親了他一個嘴。舌吐

丁香。彼此含咂了一會。荀氏心愛他不過。隨口編了個駐雲飛贈他。道。

你二九青春。嬌媚嫣然美婦形。你把紅褲褪。好個風流棍。暗

粗大勝良人。堅而且硬。直搗紅心。如入迷魂陣。把你做異寶奇

珍並看成。

胡日感主母相愛之甚。也就接口編了一個。在荀氏耳畔嬌聲低唱道。

恩似天高。賞我褲中這美槽。緊暖香乾妙。絕世風流竅。吟情

愛盛而饒。將何爲報。惟有竭力驅馳。稍盡忠和孝。但願你日久

天長永不驚。

荀氏聽了。愈加歡喜。緊緊的摟了他兩摟。笑說道。你年紀小小的。被窩中的事。倒這樣在行。不枉我失身一場。你若如我的心。我就地久天長的同你作樂。後來但是有空。我就叫紅梅來叫你。你要始終心不改變。我久知紅梅同你有私情。我就把他配與你作妻子。那胡日聽了。感恩無地。他長了十來多歲。只遇過紅梅一個。在書房中做那私偷的事。急忙急促。不過苟且適興而已。今見荀氏千般嫵媚。萬種風騷。吟吟笑語。不覺魂消。且要博主母的歡心。圖賞妻子。又竭力奉承了一陣。荀氏覺

姑妄言

第七回

八五四

思無邪滙寶

比每常同牛質交合賽過許多。樂到十二分地位。又伸舌頭叫他啞了一會。那胡旦鼻口聞得他脂香滿唇。口中嘗得他甜唾融心。在肚子上又抽抽扯扯的動作。苟氏心疼他年幼。怕他弄傷了。便道。你也丟了兩次了。且下來養息養息着。那胡旦也就依他下來。苟氏拿隻左臂與他枕着。用右手將他渾身撫摩。遍身光膩異常。十分心愛。又用指頭探探他的後庭。笑道。老爺每常同你弄弄這個。你也有趣麼。胡旦也笑了笑。也拿手摸他身上。滑溜如脂。先摸了摸酥胸嫩乳。漸次摸到那又肥又凸的那件妙物。他掀開被。縮身下去一看。只見又紅又紫。小小的一個花心。燈光射着微微的幾根毳毛。興又大動。(動)就側身摟抱。兩個人挺觸了一會。都乏倦了。互相摟抱着睡了一覺。醒來又親嘴啞舌。兩人調笑上興來。又上身弄起。正然兩下綢繆。看看天色漸漸微明。苟氏只得歇住。

狗性降狐。狐極畏狗。不意他兩個竟如此親熱。古謂貓鼠同眠。不足異也。

叫他起來穿衣。着紅梅悄悄送他出去。

有一個詞兒述他二人這一番幽會道。

幽房寂寂簾幃靜。擁香衾。歡心稱。金爐麝裊青煙。鳳帳燭搖紅影。無限狂心乘酒興。這歡娛。漸入佳境。猶自怨鄰雞。道今宵不永。

右調畫夜樂

還有一首花心動的詞說荀氏道。

仙苑春濃小桃開。枝枝已堪攀折。乍雨乍晴。輕寒輕暖。最動芳心時節。狡童嬌秀堪相亡。且偷閒相攜。調舌弄圈套。同衾共枕。鴛鴦帶詰。(結)

此後荀氏但是有空。就叫胡旦進來取樂。一日荀氏行經之後。正值同胡旦弄了一夜。竟受了胎。到了四五月上。那牛質知道。喜得非常。那知是個野種。不意那紅梅也是月事淨時。牛質偶然同他高興了高興。誤

姑妄言

第七回

八五六

思無邪滙寶

打誤撞。也竟得了孕。自從胡旦被苟氏占去。他一副精神心力全注在
主母身上。並未曾與紅梅沾身。道明明是主人公的嫡種了。不想苟氏
已知道這丫頭肚中有了丈夫的根芽。他因自己腹中有了寶貨。明日
生下來豈不是個異寶。設或紅梅也結了子來。不免分了些寶氣去。心
生一計。這一日。苟氏的生辰。家宴唱戲。飲夠多時。正本完了。苟氏點
了一齣必正偷詞。一齣西廂上的書館佳期。叫胡旦唱。胡旦先裝鶯鶯會
張生的那種嬌羞。看得好不動人憐愛。後來又裝陳妙常。那番浪態沒
一個不動起火來。那牛質歡喜得只是笑。連飲了十數觥。也有幾分醉
意了。苟氏留心看他那樣子有些模模糊糊的了。忽然指着胡旦。向他
道。這小廝倒唱得好。他伺候你一場。我賞他個老婆。你說可行得麼。牛
質不但心愛苟氏。要遵他的言語。且又愛胡旦。聽了這話。笑着道。這是
你的恩典了。苟氏道。這樣個好標致小廝。醜丫頭也配他不上。就指着

紅梅道。我這丫頭也還生得端正。好配他做個賀新郎罷。倒是一對好夫妻。牛質並不知紅梅腹中有物。物者猶也。何況且配了胡旦。寄之外府如

收之內庫是一樣。何礙於時常取用。便道。你旣念奴嬌。賞他個好姐姐。有何不可。點頭應允。苟氏恐怕他的酒醒後有變。說道。今日趁着我的

好日子。就在內書房裡權做他一人。的洞房。改日再撥房子與他。

遂吩咐管家婆與他收拾。他是財主人家。何所沒有。衣裳被褥首飾盆鏡之類。查些賞他。把個紅梅打扮得花花綠綠。當夜配了下去。即成好

事。他夫妻二人。在紅梅是久旱逢甘雨。在胡旦是床中遇故知。上床

就殢雨尤雲起來。感念奶奶不失前信。抽一抽。齊叫一聲奶奶。那紅梅

到了樂極的時候。他一連叫了十數聲我那知疼着熱的好奶奶。奶奶。那

知是奶奶的一條妙計。過了數月。苟氏生了一子。合家歡喜。牛質是不

必說。三朝滿月。那親友都來慶賀。熱鬧非常。那紅梅配了胡旦。只五個

姑妄言

第七回

八五八

思無邪滙寶

月也就生了個兒子。他夫妻兩個都知是主人的親種。但怎敢送了上來。少不得認爲己子。牛質算了算。也知是他的骨血。此時若苟氏無子。他也就只得認了。今見苟氏已產了麟兒。況丫頭又配下去將半年。這孩子也有了。些雜氣。故此就不要他。那裡知那丫頭生的雖染了些兔子雜氣。還是真正牛種。這正夫人生的毫無牛氣。純乎兔而且雜。這雜種就是牛耕了。打的這個小廝就是紅梅所生。與他同歲。豈非奴打主子乎。還有一件異處。這牛耕生得嬌嬌媚媚。與胡旦的模樣竟相彷彿。那個小廝粗粗實實。行動言笑與牛質一般。這牛質心中也常想。奶奶所生之子。雖類胡旦。但苟氏極美。母美兒子亦美。自然之理。他並不疑有別故。但紅梅之子全像自己。既從小不認。大了如何相認。只得罷了。這小子就服侍牛耕。每每他主僕在一處。這家中的妾婢以及下人。無不暗暗指指擗擗的談笑。他一家皆知。街鄰因而知道。所不知者。就是

牛質與牛耕假爺兒倆人耳。這妾婢們都感荀氏相待之恩。且事關重大。誰肯做冤家說破。這日。你道牛耕爲何毒打這小廝。牛耕向人家尋了一個小哈叭狗兒。每日叫這小廝抱着。此日偶到大門外。不防那狗一下跳在地下亂跑。恰值街上一條大狗趕上。一口咬死了。所以牛耕怒恨打他。且說牛質自荀氏得子之後。他常常得意。念那兩句古語道。

無官一身輕。

有子萬事足。

向妾婢們道。這兩句剛剛合着我了。喜樂非常。又過了二三年。有一個私窠子計氏。生得甚美而驕。

大約婦人美者無有不驕。若醜婦雖驕。有誰愛之。

他有一個癖好。凡與男

人交合時。單要弄他的後庭。不喜幹他的前面。

這才真是雌兔不懼。龍陽似殺耶。

他有一番

的講究。道。男子中堅久長大者少。短●小不濟者多。果然陽物大。本事的。在前面盤桓。自然有許多的妙境。若遇那短小而不濟者。不但弄在內中全無知覺。且正在興濃之時。他忽然中止。真使人心十分難過。

姑 妄 言

第七回

八六〇

思無邪滙寶

至於後路。男子中大也可。小也可。長久固佳。快亦無礙。那快的。他縱完了。我心中亦不覺怎麼。遇着長久而大者。不但其樂無窮。即前面亦有樂趣。因此十次之中。倒有八九次是走後路。他又有許多的妙想。恐有愛潔淨的人。嫌此地穢污。設或有糞屑帶出。豈不爲人憎惡。臨弄時。他將紫菜木耳。用水泡軟。這兩種是和尙家的菜蔬。不想他拿了款待。和尙。拌上許多的香末。先填入後庭中。同人弄時。不但一點穢物帶不出。且抽得有許多香氣撲鼻。有一個賞鑒家。取遼懿德皇后的十香詞內一首道。

解帶色已戰。

觸手心愈忙。

那識羅裙內。

消魂別有香。

就把別有香三字做了計氏的雅號。牛質聞得別有香的盛名。去嫖了他幾夜。果然枕席之上。妙技超群。心愛至極。用了將千金弄了他來。作妾。以供後庭之樂。胡旦奈何。只交七個月。便生下一個女兒。牛質暗想道。我

自得了他。只在陸路驅馳。從不曾水門來往。何得忽生此女。雖知這娃娃來路有些不明。因沒有多的兒女。也就葫蘆提認了。反向人拿話掩飾道。人說七成八敗。七個月生的頗多。倒是八個月的養不大。笑談云。有數人問。

話。因講起婦人生子女。七個月的養得。八個月的養不大。內中一個道。也沒有這話。我家祖當年就是八個月生的。那八道。令祖既是八個月生的。到底可養大了沒有。因計氏叫做別有

香。這女兒是他生下來的。就接了下一字。乳名香姐。家人都稱爲香姑。

可笑這牛質自己的親骨肉明知不認。倒作了家奴的兒子。却拿這一

男一女兩個雜種當作親生。豈非天斬其嗣。以償貪淫之報耶。又是一番喝棒。且

按過一邊。不知鄒合如何去邀賈進士童財主。與宦公子如何相會。這賈進士與童財主叫甚麼名字。是何出處。要知道他的事蹟。再聽下回分解。

姑妄言七卷終

姑妄言

第七回

八六

思無邪匱寶

姑妄言

第七回

八六

思無邪滙寶

校記

①「總成」原作「成總」，據文義改。

②「計德」原作「計得」，據上文改，下文或同。

③「自己」原作「已自」，據文義改。

④「工」原作「上」，據陳鼎《留溪外傳》卷十五《高烈女傳》改。

⑤「於」原作「提」，據陳鼎《留溪外傳》卷十五《高烈女傳》改。

⑥「與」原作「與」，據陳鼎《留溪外傳》卷十五《高烈女傳》改。

⑦「若」原作「茗」，據陳鼎《留溪外傳》卷十五《高烈女傳》改。

⑧「曩」字原缺，據陳鼎《留溪外傳》卷十五《高烈女傳》補。

⑨「襟」原作「禁」，據陳鼎《留溪外傳》卷十五《高烈女傳》改。

⑩「差役」原作「差沒」，據文義改。

⑪「吃噎」原作「吃噎」，據下文改。

●「花敗」原作「化敗」，據上文（第六回）改。

●「短」字原置「少」字之上，據文義改。

姑妄言

第七回

八八

思無邪集

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

Je soussigné, Michel CARTIER responsable de l'URA 1067 ("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 du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FRANCE, déclare autoriser,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 LTD,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cinquante titres),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 CHAN Hing-ho, chercheur au CNRS, et membre de l'URA.

S'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édition,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



Michel CARTIER Res
A Paris, le 19 Septembre 1994

授權書

本人以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URA1067—C.N.R.S.)負責人老義,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明清艷情小說叢書》(計五十種)。出版問題,依合約規定辦理。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

(URA 1067 C.N.R.S)

負責人

賈永吉

1994年9月9日

思無邪滙寶

編纂顧問

- 杜德橋 Glen Dudbridge (英) 牛津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
韓南 Patrick Hanan (美) 哈佛大學東亞系講座教授
侯思孟 Donald Holzman (美) 溫哥華大學研究中心副主任
夏志清 C.T. Hsia (美) 哥倫比亞大學榮譽教授
伊維德 W. L. Idema (荷) 萊登大學漢學研究所教授
雷威安 André Lévy (法) 波多大學中文系教授
劉世德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龍彼得 P. van der Loon (荷) 牛津大學東亞系講座教授
馬幼垣 Y. W. Ma (美) 夏威夷大學東亞系教授
班文干 Jacques Pimpaneau (法) 國立東方語言學院教授
蒲安迪 Andrew Plaks (美)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教授
李福清 Boris Rittin (德) 德國柏林科學院通訊院士
波多野太郎 Hateno Terô (日) 橫濱大學榮譽教授

吳曉鈴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主審

- 陳慶浩 法國巴黎大學博士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王秋桂 美國劍橋大學博士
美國大學社人新 歷史所教授

校閱

- 王三慶 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王國良 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主任
沈津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館本書室主任
李豐楙 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林明德 輔仁大學中文系教授
胡萬川 清華大學中語系教授
鄭阿財 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
缺一 編校
陳益源 中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姑妄言／(清)曹去晶編.--初版.--臺北市
·臺灣大英百科·1995 [民85]

冊：公分。(思無邪滙寶；36 45)

ISBN 957-8592-48-5(第一冊：精裝)

ISBN 957 8592-49-3(第二冊：精裝).--ISBN

957 8592 50-7(第二冊：精裝).--ISBN 957-

8592 51 5(第四冊：精裝)

857.44

84013789

思無邪滙寶 (叁拾捌)

姑妄言(三)

發行人／葉貴英

總經理／葉松田

主編／陳慶浩·王秋桂

執行編輯／陳益源

編輯／吳秀梅·羅文翠

美編／張嘉郁

校對／楊傲儀·吳啓榮

封面製作／里安工作室

編輯製作／成易圖書公司

出版發行／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巨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A棟5F之2

電話／(02)7730868

傳真／(02)7764299

排版／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印匠企劃設計有限公司

裝訂／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141號

初版／1997年1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全套定價 41200 元

ISBN957-8592-12-4(一套：精裝)

ISBN957-8592-48-5(單冊：精裝)

